

舊五代史



宋 薛居正 等撰

# 舊五代史

第

四

冊

卷七五至卷九八（晉書）

中華書局

#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

## 晉書一

### 高祖紀第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也。本衛大夫碯、漢丞相奮之後，案：歐陽史作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舊五代史考異）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汎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與沙陀軍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靈武，原本作「靈戊」，據新唐書沙陀傳：朱耶氏自沙州入居靈武。今改正。（影庫本粘籤）憲宗嘉之，隸爲河東陰山府裨校，以邊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爲孝安皇帝，廟號靖祖，陵曰義陵；祖妣秦氏，追諡爲孝安元皇后。三代祖郴，早薨，贈左散騎常侍，追尊爲孝簡皇帝，廟號肅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諡孝簡恭皇后。皇祖諱翌，任振武防禦使，贈尙書右僕射，追尊孝平皇帝，廟號睿祖，陵曰康陵；祖妣米氏，追諡孝平獻皇后。皇考諱紹雍，案：原本作「詔雍」，今從五代會要改正。番字臬振

鷄〔二〕，善騎射，有經遠大略，事後唐武皇及莊宗，累立戰功，與周德威相亞，歷平、洛二州刺史，薨於任，贈太傅，追尊爲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曰昌陵；皇妣何氏，追諡孝元懿皇后。

帝卽孝元之第二子也，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於太原汾陽里〔三〕，時有白氣充庭，人甚異焉。及長，性沈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周亞夫行事。唐明宗爲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愛女。唐莊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請隸大軍，從之。後明宗從莊宗征行，命帝領親騎，號「三討軍」，案：歐陽史作左射軍。倚以心腹。

天祐十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於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於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於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陣，多爲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伍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頒以器帛，復親爲啗酥，當時以爲異恩，由是知名。明年，鄩兵陣於莘之西北，明宗從莊宗酣戰。久之，塵埃四合，帝與明宗俱陷陣內，帝挺身躍劍，反復轉鬪，行數十里，逐鄩於故元城之東。是日，鄩軍殺傷過半。

十五年，唐軍拔楊劉鎮，梁將賀瓖設伏於無石山，明宗爲瓖所迫，帝爲後殿，破梁軍五百餘騎，按轡而還。十二月，莊宗與梁軍大戰於胡柳陂，衆號十萬，總管周德威將左軍，雜



以燕人，前鋒不利，德威死之。莊宗率步衆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銳。明宗獨完右廣，右廣，原本作「右黃」，據冊府元龜作「右廣」，薛史莊宗紀亦作「廣」，今改正。（影庫本粘籤）伏於土山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旗甚整，何計可以挫之？」帝曰：「臘後寒如此，出手墮指，彼多步衆，易進難退，莫若啜糲飲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勢不等，一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暮，梁軍列於平野，五六萬人爲一方陣，麾游騎以迫唐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令士整冑寬而羅之，命左射軍三百人鳴矢馳轉，漸束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迨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踵之，其牙竿相擊，若火爆之聲，橫屍積甲，不可勝計。由是梁人勢削，莊宗進營德勝渡。

十八年十月，又從明宗戰梁人於德勝渡，敗其將戴思遠，殺二萬餘人。十九年，戰胡盧套，唐軍稍却，帝睹其敵銳，拔劍闢道，肩護明宗而退，敵人望之，無敢襲者。

二十年十月，從明宗觀梁人之楊村寨，部曲皆不擐甲，俄而敵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將及背，帝挾戰戟而進，一擊而凶酋落馬者數輩，明宗遂解其難。是歲，莊宗卽位於鄴，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懸軍深入以取鄴。鄴人始不之覺，帝以五十騎從明宗涉濟，突東門而入，鄴兵來拒，帝中刃，翼明宗，羅兵通衢，巖然不動，會後騎繼至，遂拔中城以據之。旣而平汴水，滅梁室，成莊宗一統，集明宗大勳，帝與唐末帝功居最，莊宗朝官未顯者，以帝不好

矜伐故也，唯明宗心知之。

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爲亂，朝廷遣元行欽招之不下，招之，原本作「詔之」，今據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羣議紛然，以爲非明宗不可，莊宗乃以明宗爲統帥。時帝從行，至魏，諸軍有變，叩馬請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彥威勸，將自訴於天子，遂佯諾，諸軍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衆，明宗所全者，唯常山一軍而已。西次魏縣，帝密言於明宗曰：「猶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訴，宜決其行。某願率三百騎先趨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請大軍速進。夷門者，天下之要害也，據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將與三軍言變，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頃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驍騎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陽濟河，自汴西門而入，因據其城。及明宗入汴，莊宗親統師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歎曰：「吾不濟矣！」由此莊宗從兵大潰，來歸明宗。明宗尋遣帝令率兵爲前鋒，趨汜水關，汜水，原本作「汎水」，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俄而莊宗遇內難而崩。

是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總管府都校署陝府兵馬留後。明宗卽位，改元天成，五月，加帝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充陝州保義軍節度使，歲末期而軍民之政大治焉。二年二月，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伯，增食邑四百戶。是月，帝赴闕，以倅六軍諸衛事故也。八月，加食邑八百戶，實封一百戶，旌爲政之效也。十月，明宗幸汴，以帝爲御營



使。御營使，原作「御榮」，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車駕次京水，飛報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叛，明宗命帝董親軍倍道星行，信宿及浚城，一戰而拔之。尋以帝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兼六軍諸衛副使<sup>（三）</sup>，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

三年四月<sup>（四）</sup>，車駕還洛，制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二月，明宗南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尋詔歸任。時鄴都繁富爲天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爭訟，帝令投函府門，一一覽之，及踰年，盈積几案，滯於獄者甚衆，時論以此減之。九月，東川董璋叛，朝廷命帝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兼知東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衆西征。二年春，以川路險艱，糧運不繼，詔班師。四月，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六月，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

是時，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頻奏報，契丹族移帳近塞<sup>（五）</sup>，吐渾、突厥已侵邊地，戍兵雖多，未有統帥，早宜命大將一人，以安雲、朔。」明宗曰：「卿等商量。」從榮與諸大臣奏曰：「將校之中，唯石敬瑭、康義誠二人可行。」帝素不欲爲禁軍之副，即奏曰：「臣願北行。」明宗曰：「卿爲吾行，事無不濟。」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帝復遷延辭避。十一月乙酉，明宗復謂侍臣曰：「雲州奏，契丹自幽州移帳，言就放牧，終冬不退，其患深矣。」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已議石敬瑭與康義誠北行，然其定奪，即在宸旨。」帝奏曰：「臣雖不才，爭敢避事，但進退

惟命。」明宗曰：「卿爲吾行，甚叶衆議。」由是遂定。丁亥，加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翌日，宴於中興殿，帝捧觴上壽，因奏曰：「臣雖微怯，惟邊事敢不盡其忠力，但臣遠違玉階，無以時申補報。」帝因再拜告辭，明宗泣下霑衿，左右怪其過傷，果與帝因此爲訣，不復相見矣。十二月，明宗晏駕，帝聞之，長慟若喪考妣。應順元年正月，閔帝卽位，加中書令，及增食邑。

帝性簡儉，未嘗以聲色滋味輒自宴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曝粟於門，爲馬所食」。而軍士懇訴，無以自明。帝謂鞠吏曰：「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剗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移鎮常山，移鎮，原本作「以鎮」，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所歷方鎮，以孝治爲急，見民間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繩而殺之。勤於吏事，廷無滯訟。常山屬邑曰九門，有人鬻地與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於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訴於令。令以弟兄俱不義，送府。帝監之曰：「人之不義，由牧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價，順之則是，沮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答焉。市田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



及岐陽兵亂，岐陽，原本作「伎陽」，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推路王爲天子，閔帝急詔帝赴闕，欲以社稷爲託。閔帝自洛陽出奔於衛，相遇於途，遂與閔帝迴入衛州。時閔帝左右將不利於帝，帝覺之，因擒其從騎百餘人。閔帝知事不濟，與帝長慟而別，帝遣刺史王弘贇安置閔帝於公舍而去，尋爲潞王所害，帝後長以此愧心焉。

清泰元年五月，復授太原節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二年夏，帝屯軍於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傳詔撫諭，後軍人遽呼萬歲者數四，帝懼，斬挾馬將李暉以下三十餘人以徇，乃止。

三年五月，移授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仍改扶天啓運中正功臣。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議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與卿北門，一生無議除改。』今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亂兵見迫，忻州，原本作「沂州」，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過相猜乎？又今年千春節，公主入覲，當辭時，謂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與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狀，固且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沈湎荒惑，萬機停壅，失刑失賞，不亡何待！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觀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顛，憤憤於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朝廷自啓禍機，不可安然死於道路。況太原險固之地，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當奉之。必若加兵，我則外告鄰方，北搆強敵，興亡之數，皎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爲何

如？」案玉堂閒話云：晉祖在并部，嘗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天

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

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蓋晉祖懷不軌之心久矣，故托夢以惑衆也。（舊五代史考異）掌書記桑維

翰、都押衙劉知遠贊成密計，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詔，降旨削奪官爵，即詔晉州刺

史〔六〕、北面副招討使張敬達領兵圍帝於晉陽。張敬達，原本作「敬遠」，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

帝尋命桑維翰詣諸道求援，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案遼史太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

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八月庚午，自將以援

敬瑭。（舊五代史考異）

六月，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以部曲數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屯將安元信率一軍，

與西北面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引五百騎俱至。八月，懷州彰德軍使張萬迪等各率千餘騎來

降〔七〕。是月，外衆攻我甚急，帝親當矢石，人心雖固，廩食漸困。

九月辛丑，契丹主率衆自雁門而南，案遼史：九月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舊五

代史考異）旌騎不絕五十里餘。先使人報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賊，可乎？」帝使人馳告曰：

「皇帝赴難，比要成功，賊勢至厚，可明旦穩審議戰，未爲晚也。」使未達，契丹已與南軍騎將

高行周、符彥卿等合戰。時張敬達、楊光遠列陣西山下，士未及成伍，而行周、彥卿爲伏兵



所斷，捨軍而退，敬達等步兵大敗，死者萬人。是夜，帝出北門與戎王相見，戎王執帝手曰：「恨會面之晚。」因論父子之義。案遼史：敬瑭率官屬來見，帝執手撫慰之。契丹國志云：敬瑭見契丹帝，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大戰而勝，何也？」帝曰：「始我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是以長驅而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是以勝之。」敬瑭歎服。（舊五代史考異）明日，帝與契丹圍敬達營寨，南軍不復出矣。帝與契丹本無結好，自末帝見迫之後，遣心腹何福，以刀錯爲信，刀錯，原本作「刀錫」，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一言親赴其難，迅若流電，信天意耶！己酉，唐末帝率親軍步騎三萬出次河橋。辛亥，末帝詔樞密使趙延壽分衆二萬爲北面招討使，又詔魏博節度使范延光統本軍二萬人屯遼州。十月，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領所部萬餘人自上黨吳兒谷合延壽兵屯團谷口，與敬達寨相去百里，彌月竟不能相通。案遼史：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兵之路，趙延壽等皆逗留不進。

十一月，戎王會帝於營，謂帝曰：「我三千里赴義，事須必成。觀爾體貌恢廓，識量深遠，眞國主也。天命有屬，時不可失，欲徇蕃漢羣議，冊爾爲天子。」帝節讓久之。既而諸軍勸請相繼，乃命築壇於晉陽城南，案：通鑑作築壇于柳林，遼史亦作設壇晉陽。（舊五代史考異）冊立爲大晉皇帝，戎王自解衣冠授焉。案遼史太宗紀：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爲晉王。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爲大晉皇帝。薛史及通鑑、歐陽史俱不載先封晉王事。

案遼史：十月甲子，封敬瑭爲晉王，幸其府，敬瑭與妻李氏率其親

屬捧觴上壽。考通鑑及契丹國志俱不載先封晉王。（孔本）文曰：

維天顯九年〔九〕，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戲！元氣肇開，樹之以君；天命不恆，人輔以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亂而漢圖昌，人事天心，古今靡異。

咨爾子晉王，神鍾睿哲，天贊英雄，叶夢日以儲祥，應澄河而啓運。迨事數帝，歷試諸艱。武略文經，迺由天縱；忠規孝節，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孫順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顧予纂承，匪敢失墜。爾惟近戚，實系本枝，所以余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

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寶圖，棄義忘恩，逆天暴物，誅剪骨肉，離間忠良，聽任矯諛，威虐黎獻，華夷震悚，內外崩離。知爾無辜，爲彼致害，敢徵衆旅，來逼嚴城，雖併吞之志甚堅，而幽顯之情何負，達於聞聽，深激憤驚。乃命興師，爲爾除患，親提萬旅，遠殄羣凶，但赴急難，罔辭艱險。果見神祇助順，卿士叶謀，旗一麾而棄甲平山，鼓三作而殲屍徧野。雖以遂予本志，快彼羣心，將期稅駕金河，班師玉塞。

矧今中原無主，四海未寧，茫茫生民，若墜塗炭。況萬幾不可以暫廢，大寶不可以久虛，拯溺救焚，當在此日。爾有庇民之德，格于上下；爾有戡難之勳，戡難，原本作「甚



艱，今從契丹國志改正。（影庫本粘籤）光于區字；爾有無私之行，通乎神明；爾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用命爾，當踐皇極。仍以爾自茲并土，首建義旂，宜以國號曰晉，朕永與爲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於戲！補百王之闕禮，行茲盛典；成千載之大義，遂我初心。爾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執厥中，亦惟無疆之休，其誠之哉！

禮畢，帝鼓吹導從而歸。

案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

契丹立晉，在閏月丁卯。

歐陽史及通鑑并從薛史，作十一月

丁酉。

始梁開國之歲，卽前唐天祐四年也，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鄉人伐樹，樹倒自分兩片，內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祖令藏於武庫，然莫詳其義。至帝卽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案：原本作『中去之兩畫』，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加十字，則『申』字也。」帝卽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晉者，進也。」國號大晉，皆符契焉。又，帝卽位之前一年，年在乙未，鄴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柵有橋，橋下大鼠與蛇鬪，鬪及日之申，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數百，識者志之。後唐末帝果滅於申。又，末帝，眞定常山人也，有先人舊廬，其側有古佛刹，刹有石像，忽搖動不已，人皆異之。及重圍晉陽，帝遣心腹案：原本闕「帝遣心腹」四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何福

徑騎求援北蕃<sup>(二)</sup>，蕃主自將諸部赴之，不以繒帛，不以珠金，若響應聲，謂福曰：「吾已兆於夢，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案契丹國志引紀異錄云：契丹主德光常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輶甚盛，忽

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鎧鏐，有異人十二隨其後，內一黑兔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母忽之，不以爲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儼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

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乃召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爲助，爾須去。」未浹旬，唐石敬瑭反於河

東，爲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爲援，契丹主曰：「我非爲石郎興師，乃奉天帝敕使也。」（舊

五代史考異）時援兵未至，僞將張敬達引軍逼城設柵<sup>(三)</sup>，柵將成，必有大風暴雨<sup>(四)</sup>，柵無以

立。後築長城，城就，又爲水潦所壞，城終不能合。晉陽有北宮，宮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門天

王，帝曾焚修默而禱之。經數日，城西北闔正受敵處，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長丈餘，介金

執父，行於城上，久方不見，帝心異之。又，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崇福，原本作「從福」，今從冊府元

龜改正。（影庫本粘籤）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

僧奔赴，以爲人火所延，及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臘高者問焉，僧曰：

「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煙，觀此噴湧，甚於當時，兆可知矣。」自此，日旁多有五色雲

氣，如蓮芰之狀。帝召占者視之，謂曰：「此驗應誰？」占者曰：「見處爲瑞，更應何人！」又，

帝每詰旦使慰撫守陴者，率以爲常，忽一夕已暝，城上有號令之聲，聲不絕者三，帝使人問

之，將吏云：「從上傳來者。」皆知神助。時城中復有數家井泉，暴溢不止。及蕃軍大至，合勢破之，末帝之衆，似拉朽焉，斯天運使然，非人力也。

是日，帝言於戎王，願以鴈門已北及幽州之地爲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戎王許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三。

## 校勘記

〔二〕臬振鷄 「振」原作「揔」，據殿本、冊府卷一改。

〔三〕汾陽里 「汾」原作「派」，據彭校及冊府卷二、會要卷一改。

〔三〕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馬」字原無，據冊府卷八、通鑑卷二七六補。

〔四〕三年四月 「三年」二字原無，據冊府卷八、歐陽史卷八、晉本紀、通鑑卷二七六、本書卷三九、明宗

紀補。

〔五〕契丹族移帳近塞 「移」原作「旋」，據殿本改。劉本本句作「契丹族帳近塞」。

〔六〕晉州刺史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八作晉州節度使，通鑑卷二八〇作建雄節度使。

〔七〕彰德軍 劉本、彭本同。殿本、冊府卷八、通鑑卷二八〇作彰聖軍。

〔八〕團谷口 劉本、彭本同。殿本、歐陽史卷三三張敬達傳、冊府卷八作團柏谷，通鑑卷二八〇作



團柏谷口。

〔九〕維天顯九年 殿本、劉本同。據遼史卷三太宗紀，當爲天顯十一年。

〔一〇〕何福徑騎求援北蕃 廬本同。影庫本批校云：「『徑騎』，疑當作『輕騎』。」殿本、劉本作「輕騎」，彭校作「單騎」。

〔一一〕逼城設柵 「設」原作「投」，據殿本、劉本改。

〔一二〕必有大風暴雨 劉本、彭本同。影庫本批校云：「『必有』，按文氣應作『忽有』。」殿本、冊府卷二一作「忽有」。

# 舊五代史卷七十六

## 晉書二

### 高祖紀第二

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帝御北京崇元殿，降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十一月九日昧爽已前，應在京及諸州諸色罪犯，及曾授僞命職掌官吏，并見禁囚徒，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應明宗朝所行勅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其在京鹽貨，元是官場出糴，自今後並不禁斷，一任人戶取便糴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開場糴貨。其麴其麴，原本作「其麴」，今從文獻通考改正。（影庫本粘籤）每斤與減價錢三十文。」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守尙書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以節度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守尙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以觀察判官薛融爲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太原縣令羅周岳爲左諫議大夫，節度推官竇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

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太原少尹李玘爲尙書工部侍郎。  
李玘，原本作「李玘」，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

閏十一月甲子，晉安寨副招討使楊光遠等殺上將張敬達，以諸軍來降。丙寅，制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河東軍府、戶部侍郎、知制誥趙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以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事、禮部侍郎、知制誥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知樞密院事，並賜推忠興運致理功臣。甲戌，車駕至昭義，案：歐陽史及通鑑並從薛史作甲戌至潞州。遼史作辛未，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受趙德鈞、延壽降。是日，戎王舉酒言於帝曰：「予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須赴京都，今令太相溫勒兵相送至河梁，要過河者，任意多少，予亦且在此州，俟京、洛平定，便當北轅。」執手相泣，久不能別。脫白貂裘以衣帝，贈細馬二十匹，細馬，通鑑作「良馬」，疑原本有誤，考契丹國志亦作「細馬」，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戰馬一千二百匹，仍誡曰：「子子孫孫，各無相忘。」己卯，至河陽北，案：薛史唐紀作庚辰，晉帝至河陽，遼史又作辛巳，並與此紀異。通鑑作己卯，與此紀同。（舊五代史考異）節度使萇從簡來降，舟楫已具。庚辰，望見洛陽煙火相次，有將校飛狀請進。辛巳，唐末帝聚其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玄武樓，縱火自焚而死。至晚，車駕入洛。唐兵解甲待罪，皆慰而舍之。帝止潛龍舊第，百官稍稍見焉。詔御史府促朝官入見，詔文武兩班臣僚應事僞庭者並釋罪。是日，百辟謝恩於宮

門之外。甲申，車駕入內，御文明殿受朝賀，用唐禮樂。制：「大赦天下，應中外諸色職掌官吏內曾有受僞命者，一切不問。僞庭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等，原本脫「劉延朗」三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影庫本粘籤）並姦邪害物，貪猥弄權，罪既滿盈，理難容貸。除此三人已行勅命指揮外，其有宰臣馬裔孫、樞密使房暉、宣徽使李專美、河府節度使韓昭裔等四人，並令釋放。少帝宜令中書門下追尊定諡，擇日禮葬；妃孔氏，宜行追冊祔葬。應天下節度使、刺史下賓席郡職及將校等，委中書門下各與改轉官資。其北京管內鹽鐵戶，合納逐年鹽利，昨者僞命指揮，每斗須令人戶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極知百姓艱苦，自今後宜令人戶以元納食鹽石斗數目，每斗依時價計定錢數，取人戶便穩，折納斛斗。其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斤特與減價錢十文。應諸道商稅，仰逐處將省司合收稅條例，榜於本院前，榜內該設名目者，即得收稅。」

十二月乙酉朔，幸河陽，餞送太相溫、蕃部兵士歸國，詔降末帝爲庶人。丁亥，制以司空馮道守本官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以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裴從簡爲許州節度使，以澤州刺史劉凝爲華州節度使，以皇子重乂爲河南尹。庚寅，以滑州節度判官石光贊爲宗正卿。辛卯，以舊相姚顗爲刑部尙書。姚顗，原本作「姚顗」，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時自秋不雨，經冬無雪，命羣官徧加祈禱。癸巳，以邠州節

度使張希崇爲靈武節度使，鄧州節度使皇甫遇爲定州節度使。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閣，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鎮州衙內都虞候祕瓊作亂，逐副使李彥琦，殺都指揮使胡章。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燒劫州城。丙申，帝爲明宗皇后曹氏薨舉哀於長春殿，輟朝三日。詔封故東丹王李贊華爲燕王，遣前單州刺史李肅部署歸葬本國。以右拾遺吳涓爲左補闕，充樞密院學士。己亥，以汴州節度使李周充西京留守，以前河中節度使李從璋爲鄧州節度使。慈州奏，草寇攻城，三日而退。庚子，帝爲皇弟故彰聖指揮使敬殷、沂州指揮使敬德、檢校太子賓客敬友舉哀於長春殿。以舊相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周環爲大將軍，充三司使，以左贊善大夫馬重績爲司天監。青州奏，節度使房知溫卒，詔鄆州王建立以所部牙兵往青州安撫。中書門下奏：「請以來年二月二十八日帝慶誕日爲天和節。」從之。

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卯，日有蝕之。案：《五代春秋》

作正月乙卯朔，日食。據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蜀人亦以乙卯爲朔。蓋晉人避正朝日食，故改甲寅朔耳。是夜，有赤

白氣相間，如耕墾竹林之狀，自亥至丑，生北濁，過中天，明滅不定，徧二十八宿，徹曙方散。丁巳，故皇弟敬德、敬殷並贈太傅，皇子重裔、重進、重英並贈太保。右神武統軍康思立卒，



輟視朝，贈太子少師。是日，詔曰：「唐莊宗陵名與國諱同，宜改爲伊陵。應京畿及諸州縣，舊有唐朝諸帝陵，并眞源等縣，並不爲次赤，却以畿甸緊望爲定。其逐處縣令，不得以陵臺結銜，考滿日，依出選門官例指揮，隔任後準格例施行。其宋州亳州節度使、刺史，落太清宮使副名額。」太清，原本作「太靖」，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

庚申，以前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松爲左諫議大夫，水部郎中王易簡本官知制誥。定州奏，契丹改幽州爲南京。案：歐陽史作燕京，通鑑、遼史、契丹國志並作南京。（舊五代史考異）中書

奏，請立宗廟，從之。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和凝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詔內外文武臣僚並與加恩，皇基初造，示普恩也。太子少保致仕華溫琪卒，贈太子太保。是日，詔：「應朝臣中有藉才特除外任者，秩滿無遺闕，將來擬官之時，在外一任同在朝一任升進。其就便自求外職及不是特達選任者，不在此限。」安州上言，節度使盧文進殺行軍副使，率部下親兵過淮。案：盧文進棄鎮奔吳，通鑑作元年十二月，五代春秋、歐陽史作二年正月，與薛史同。（舊五代史考異）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建立爲平盧軍節度使，以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馮道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天雄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改封秦國公，加食邑實封；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暉加食邑實封。

乙丑，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呂琦爲檢校工部尙書、祕書監。丙寅，改中興殿爲天福

殿，門名從之。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前昭義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高行周起復右金吾衛大將軍，依前昭義軍節度使。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溫、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並加食邑實封，改功臣名號。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以左諫議大夫王松判度支。魏府范延光奏：「當管夏津鎮捕賊兵士，誤殺却新齊州防禦使祕瓊。」初，延光將萌異志，使人潛結於瓊，諾之。及是，以瓊背其謀，密使精騎殺之，由是延光反狀明矣。以工部侍郎李玘檢校右僕射，爲汾州刺史，以前彰國軍節度使尹暉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是日，詔曰：「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衛國大菩提寺三藏阿闍梨沙門室利縛羅，宜賜號弘梵大師。」庚午，涇州節度使李德瓌、徐州節度使安彥威、秦州節度使康福、延州節度使劉景巖、襄州節度使安從進、夏州節度使李彝殷，並加食邑實封。壬申，正衙備禮冊贈故皇弟、皇子等。丙子，故契丹人皇王歸葬，人皇王，原本作「天皇王」，考契丹國志，東丹王稱人皇王，今改正。（影庫本粘籤）輟視朝一日。改汴州雍丘縣爲杞縣，避廟諱也。戊寅，以兵部侍郎、判戶部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以權知樞密使事、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桑維翰爲樞密使。是日，詔曰：「應天開國，恭己臨人，宜覃繼絕之恩，以廣延洪之道。宜於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世襲，案：五代會要載原敕云：其唐朝宗屬中，舊在朝及諸道爲官者，各據資歷，考限滿日，從品秩序遷。已有出身，任令

參選。（舊五代史考異）兼隋之鄴公爲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備三恪，主其祭祀，及赴大朝會。「以前鎮國軍節度使皇甫立爲神武統軍，以前宗正卿李郁爲太子賓客。庚辰，以吏部侍郎龍敏判戶部。」

二月丙戌，以尙食使安友規充葬明宗皇后監護使，以河陽節度使安審暉爲鄴州節度使。癸巳，詔停北京西北面計度司事。吳越國王錢元瓘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己亥，詔：「應諸道行軍副使等得替後，且就私家取便安止，限一年後方得赴闕，當便與比擬。」壬寅，詔：「應諸道馬步都虞候，自今後朝廷更不差補，委自藩方，於本州衙前大將中，慎選久歷事任、曉會刑獄者充，以三年爲限<sup>（三）</sup>，仍不得於元隨職員內差補。」以左散騎常侍孔昭序爲太子賓客，尙書左僕射劉昫、右僕射盧質並加食邑實封<sup>（三）</sup>。甲辰，以滄州留後馬全節爲橫海軍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韓憚爲貝州刺史，左羽林統軍羅周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丙午，以皇子左驍衛上將軍重信爲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權知河陽軍州事周瓌爲安州節度使。詔：「中外臣僚，或因差使出入，並不得薦屬人於藩鎮，希求事任。如有犯者，並準唐長興二年勅條處分。」戊申，中書舍人陳乂改左散騎常侍。應在朝文武百僚及見任刺史，先代未封贈者，與加封贈；母、妻未敘封者，並與敘封。辛亥，天和節，天和，原本作「天河」，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帝御長春殿，召左右街僧錄威儀殿內譚經，循舊式也。

三月甲寅，制北京留守、太原尹、皇子重貴封食邑三百戶，刑部侍郎張鵬改兵部侍郎。己未，御史臺奏：「唐朝定令式，南衙常參文武百僚，每日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常食。自唐末亂離，常食漸廢，仍於入閣起居日賜食，每入閣禮畢，閣門宣放仗，羣官俱拜，謂之謝食。至僞主清泰年中，入閣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官立班重謝，此則交失唐朝賜食之意，於禮實爲太煩。臣恐因循，漸失根本，起今後入閣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準唐明宗朝事例處分。」從之。案五代會要載：其年四月，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月朔望入閣禮畢，賜廊下食。」

在京時祇於朝堂幕次兩廊下（四），今在行朝，于正衙門外權爲幕次，房廊隘狹，伏恐五月一朝會禮畢，准例賜食于幕次，難爲排比。伏見唐明宗時，兩省官于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今未審入閣日權于正衙門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爲復別有處分？」敕：宜依唐明宗時舊規，廊下賜食。（舊五代史考異）中書奏：「準勅，故庶人三月七日以王禮葬，其妻男等並以禮葬，請輟其日朝參一日。」從之。以宣徽南院使楊彥詢爲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充宣徽使。兗州李從溫奏，節度副使王謙搆軍士作亂，尋已處置。

丙寅，詔：「王者省方設教，靡憚於勤勞；養士撫民，必從其宜便。顧惟涼德，肇啓丕圖，常務去於煩苛，冀漸臻於富庶。念京城椒擾之後，屬舟船焚爇之餘，饋運頓虧，支費殊闕。將別謀於飛輓，慮轉困於生靈，以此疚心，未嘗安席。今以夷門重地，梁苑雄藩，梁苑，原本作「梁莊」，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水陸交通，舟車必集，爰資經度，須議按巡，寧免暫勞，

所期克濟，取今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云。案通鑑：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

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舊五代史考異）以前貝州刺史史圭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前澤州刺史閻至爲戶部侍郎。詔：「車駕經過州府管界，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廟、名臣祠墓，去路十里者，（舊）宜令本州排比祇候，駕經過日，以酒脯祭告。」左僕射劉昫等議立宗廟，以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伏候聖裁。御史中丞張昭遠議，請依隋、唐之制，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詔下百官定議，百官請依唐制，追尊四廟爲定，從之。

甲戌，以右龍武統軍楊思權爲左衛上將軍。乙亥，前鄜州節度使張萬進加檢校太傅，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加檢校太尉，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薛融爲左諫議大夫，以兵部郎中段希堯爲右諫議大夫。戊寅，以戶部尚書王權爲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崔居儉爲戶部尚書，兵部尚書李鱗爲太子少保，李鱗，原本作「李鄰」，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兵部尚書致仕裴皞爲工部尚書，東上閣門使李守貞爲右龍武將軍充職。庚辰，車駕離京。

四月癸未朔，至鄭州，防禦使白景友進牲餼器皿，帝曰：「不出民力否？」景友曰：「臣畏陛下法，皆辦於己俸。」命收之。甲申，駕入汴州。丁亥，制：「應天福二年四月五日昧爽已



前，諸道州府見禁囚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並釋放。天福元年已前，諸道州府應係殘欠租稅，並特除免。諸道係徵諸色人欠負省司錢物，宜令自僞清泰元年終已前所欠者，據所通納到物業外，並與除放。昨者，行至鄭州滎陽縣界，路旁見有蟲食及旱損桑麥處，桑麥，原本作「乘麥」，今據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委所司差人檢覆，量與蠲免租稅。河陽管內酒戶百姓，應欠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數年額麴錢，並放。其諸處應經兵火者，亦與指揮。當罪卽誅，式明常典；既往可憫，宜示深仁。僞清泰中，臣僚內有從誅戮者，並許收葬。天下百姓，有年八十已上者，與免一子差徭，仍逐處簡署上佐官。梁故滑州節度使王彥章，効命當時，致身所事，稟千年之生氣，流百代之令名，宜令超贈太師，子孫量才敘錄。應諸道州府管界，有自僞命抽點鄉兵之時，多是結集劫盜，因此畏懼刑章，藏隱山谷，宜令逐處曉諭招攜，各令復業。自今年四月五日已前爲非者，一切不問。如兩月不歸業者，復罪如初。」丁酉，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使楊光遠加兼侍中。己亥，陝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劉知遠加檢校太保。庚子，北京、鄴都、徐兗二州並奏旱。詔：「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將、封親王公主，宜令並降制命，餘從令式處分。」

夏五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洛京、魏府管內所徵今年夏苗稅麥等〔六〕，宜放五分之一，以微旱故也。丙辰，御史中丞張昭遠奏：「汴州在梁室朱氏稱制之

年，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平定河南，復廢爲宣武軍。至明宗行幸之時，掌事者因緣修葺衙

城，遂挂梁室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臣觀衙城內齋

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臣竊尋秦、漢已來，寰海之內，鑾

輿所至，多立宮名。近代隋室於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岐州，原本

作「岐周」，今據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唐朝於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

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七〕，以類皇居。請準故事，於汴州衙城門權挂一宮門牌額，則其餘

齋閣，並可取便爲名〔八〕。」勅：行闕宜以大寧宮爲名。湖南青草廟舊封安流侯，進封廣利

公；洞庭廟進封靈濟公〔九〕；案：洞庭廟不載舊封，疑有脫文，考五代會要，十國春秋並與薛史同。（舊五代史

考異）磊石廟舊封昭靈侯，進封威顯公；案五代會要作黃利威顯公〔一〇〕。（舊五代史考異）黃陵二妃廟

舊封懿節廟，改封昭烈廟，從馬希範之請也。戊午，以前成德軍節度判官張彭爲太府卿。壬

戌，詔在朝文武臣僚，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務裨闕政，用副虛懷。甲子，以虞

部郎中、知制誥于嶠爲中書舍人，以戶部郎中于邁爲虞部郎中、知制誥，故太子少保致仕朱

漢賓贈司空。乙丑，六宅使王繼弘送義州衙前收管，前洺州團練使高信送復州收管，二人

於崇禮門內喧爭，爲臺司所劾故也。戊辰，翰林學士、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竇貞固改工部郎

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都官郎中、知制誥李愼儀改中書舍人，仍賜金紫，並依舊充職。庚

午，制封皇第二十一女爲長安公主，封皇第十一妹烏氏爲壽安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史氏爲永壽長公主，皇第十三妹杜氏爲樂平長公主。壬申，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興唐尹范延光進封臨清王，加食邑三千戶；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曦進封岐王。丙子，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建立進封臨淄王；昭信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景延廣改寧江軍節度使，典軍如故。太常卿梁文矩，梁文矩，原本作「文舉」，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奏定四廟諡號、廟號、陵號，太常少卿裴垣奏定四廟皇后追尊諡號，從之。戊寅，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王延爲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崔悅爲兵部侍郎充承旨，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程遜爲檢校禮部尚書、太常卿，以檢校吏部尚書、太常卿梁文矩爲吏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張昭遠爲戶部侍郎，以吏部尚書盧文紀爲太子少傅。己卯，詔大社內先收掌唐朝罪人首級等，宜令骨肉或先舊僚屬收葬，其喪葬儀注不得過制。  
案：改葬梁末帝，因婁繼英之請也。事未及行而繼英誅死，至九月甲寅，始命安崇阮改葬，詳見通鑑。

六月壬午朔，制：「宗正卿石光贊奏：『滎陽道左有萬石君石奮之廟，德行懿美，宜示封崇，用光遠祖之徽猷，益茂我朝之盛典。贈奮太傅。』癸未，契丹使夷離畢來聘，致馬二百匹，及人參、貂鼠皮、走馬、木碗等物。乙酉，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王仁裕改都官郎中，右贊善大夫盧損改右散騎常侍，前有朝貶故也。以祕書少監致仕劉頎爲鴻臚卿致仕，

前光祿少卿尹玉羽以少府監致仕。丙戌，宰臣李崧上表讓樞密使於趙瑩，以瑩佐命之元臣也。詔不允。以前義成軍節度使李彥舜爲左武衛大將軍，以左散騎常侍唐洎爲檢校禮部尚書、國子祭酒，以前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左驍衛上將軍。戊子，宰臣趙瑩自契丹使回。案：薛史不載趙瑩出使之月日，五代春秋作三月，趙瑩使契丹，歐陽史作四月。（舊五代史考異）癸巳，東都奏，灋、澗河溢，壞金沙灘內舍屋。幽州趙思溫奏：「瀛、莫兩州，元係當道，其刺史常行周、白彥球乞發遣至臣本府。」詔遣行周等赴闕。

甲午，六宅使張言自魏府迴，奏范延光叛命。滑州符彥饒飛奏，有兵士自北來，傳范延光到黎陽，乞發兵屯禦。宣遣客省使客省使，原本作「安省」，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李守貞

往延光所問罪。尋命護聖都指揮使白奉進領騎士一千五百赴白馬渡巡檢。乙未，魏府范延光男閑廢使守圖送御史臺。攝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太保、歸州刺史王保義（王保義，原本作「保義」，今從十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加檢校太傅，知武泰軍節度觀察留後，充荆南行軍司

馬兼沿淮巡檢使。襄州奏，江水漲一丈二尺。丁酉，遣內班史進能押信箭一對，往滑州賜符彥饒。以前磁州刺史劉審交爲魏府計度使，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充魏府西南面都部署。遣侍衛使楊光遠領步騎一萬赴滑州。以東都副留守張延播充洛京都巡檢使。白奉進奏：「捉得賊卒張柔，稱范延光差澶州刺史馮暉充一行都部署，元從都押衙孫銳充一行兵馬都

監。」帝覽奏，謂侍臣曰：「朕雖寡德寡謀，自謂不居延光之下，而馮暉、孫銳過於兒戲，朝夕就擒，安能抗拒大軍爲我之患乎！」天平軍節度使安審琦起復舊任，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改端明殿學士。乙巳，范延光差牙將王知新齎表到闕，不令朝見，收付武德司。丁未，詔侍衛使楊光遠充魏府四面都部署；以張從賓充副，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充魏府西面都部署。是日，張從賓亦叛，與范延光叶謀，害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皇子東都留守重义。己酉，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領步騎五千往屯汜水關，備從賓之亂也。案通鑑：七月，張從賓攻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舊五代史考異）

七月辛亥，兩浙錢元瓘奏：「弟吳越土客馬步諸軍都指揮使言、靜海軍節度使元球，非時入府，欲謀爲亂，腰下搜得七首，已誅戮訖。」詔削元球在身官爵。甲寅，奉國都指揮使馬萬奏，滑州節度使符彥饒作亂，屠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尋以所部兵擒到彥饒，差立功都虞候方太押送赴闕。尋賜死於路。是日，削奪范延光在身官爵。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充西面行營諸軍都部署；以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案：原本脫「馬軍都」三字，今從通鑑增入。充西面行營副部署；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爲河陽節度使；案宋史侯益傳：「晉祖召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



卿能爲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爲西面行營副都部署。據薛史，高行周爲都部署，杜重威爲副部署，不言侯益爲副都部署，與宋史異。（舊五代史考異）以右神武統軍王周充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馬萬充魏府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案：原本脫「馬軍都」三字，今從通鑑增入。（舊五代史考異）以左僕射劉昫充東都留守，兼判河南府事。杜重威等奏：「收下汜水關，破賊千人，張從賓及其殘黨奔投入河；案宋史侯益傳：益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爲之不流，從賓乘馬入河溺死。據薛史，祇言破賊千人，與宋史異。（舊五代史考異）兼收到護聖指揮使曹再晟一百人騎，稱背賊投來，並送赴行闕。」升貝州爲防禦使額。皇子故東都留守重乂贈太傅，皇子故河陽節度使重信贈太尉。敕：「朋助張從賓逆人張延播、張繼祚等十人，宜令收捕，親的骨肉並處斬。」

丁卯，以唐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五代孫巖爲耀州司戶參軍，示勸忠之義也。壬申，帝御崇元殿，備禮冊四廟，親授寶冊於使攝太尉、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使副攝司徒、守工部尚書裴皞，赴洛京行禮。甲戌，以宰臣趙瑩判戶部，以吏部侍郎判戶部龍敏爲東都副留守。詔洛京留司百官並赴闕。安州軍亂，指揮使王暉害節度使周環。周環，原本作「周璫」，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於理所，案：王暉害周環，五代春秋、通鑑俱不書日，歐陽史作丙子，薛史作甲戌，諸史所載俱異。（舊五代史考異）遣右衛上將軍李金全領千騎赴安州。

八月辛巳，以許州節度使 裴從簡爲徐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劉知遠爲許州節度使，以權北京留守、徐州節度使 安彥威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宰臣 監修國史 趙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內庭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冕旒，繫日編錄，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當館，旋要編修日曆。」從之。丁亥，以前宋州 宋州，原本作「家州」，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 節度使 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戊子，以尙書左丞 鄭韜光爲戶部尙書致仕。改元德殿爲廣政殿，門名從之。庚子，華州渭河泛溢，害稼。宰臣馮道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左僕射劉昫加特進，兼鹽鐵轉運等使。故東京留守判官李遐可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子孫量才敘錄，仍加賻贈，長給遐在身祿俸，終母之世。先是，遐監左藏庫於洛陽，會張從賓叛，令強取錢帛，遐拒而不與，因而遇害，故有是命。乙巳，詔：「天下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放火劫舍、持杖殺人、合造毒藥、官典犯賊、欠負官錢外，其餘不問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並從釋放。應自張從賓作亂以來，有曾被張從賓及張延播脅從染污者，及符彥饒下隨身軍將等，兼安州王暉徒黨，除已誅戮外，並從釋放，一切不問。張繼祚在喪紀之中，承逆豎之意，顯從叛亂，難貸刑章。乃睠先臣，實有遺德，遽茲乏祀，深所軫懷。其一房家業，準法雖已籍沒，所有先臣并祖父母墳莊祠堂，並可交付骨肉主張。應自梁朝、後唐以來，前

後奉使及北京沿邊管界擄掠往北人口，宜令官給錢物，差使齎持，往彼收贖，放歸本家。云。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齊王，原本作「濟王」，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故有是詔。丙午，詔：「天下刑獄繫囚染疾者，宜差醫工治療，官中量給藥價。事輕者仍許家人看候，合杖者俟損日決遣。」

九月庚戌朔，以前太府卿兼通事舍人陳瓚爲衛尉卿兼通事舍人。壬子，故安遠軍節度使周環贈太傅。甲寅，皇子北京留守、知河東軍府事、太原尹重貴加檢校太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爲右衛上將軍，以前保太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張萬進爲右龍衛軍統軍，以右領軍衛上將軍、權知安州軍州事李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魏府招討使楊光遠進攻城圖。戊午，以太子賓客孔昭序爲工部尚書致仕。將作少監高鴻漸上言：「伏觀近年已來，士庶之家，死喪之苦，當殯葬之日，被諸色音聲伎藝人等作樂攪擾，求覓錢物，請行止絕。」從之。庚申，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馬希杲加階爵及功臣名號，希杲，原本作「希皋」，今從十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以前兵部侍郎楊凝式爲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賓客，故右金吾衛上將軍羅周敬贈太傅。乙丑，鄧州節度使李從璋卒，贈太師。改興唐府爲廣晉府，興唐縣爲廣晉縣。癸酉，以左諫議大夫、判度支王松爲尚書工部侍郎。甲戌，貝、衛兩州奏，河溢害稼。乙亥，以將作監王岍爲太子賓客。

十月壬午，以宣徽南院使、左監門衛上將軍楊彥詢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詔選人試判兩道。以左司郎中張瑑爲右諫議大夫；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副使史圭爲吏部侍郎；以曹州刺史宋光業爲宣徽北院使；以左金吾衛大將軍高漢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以宣徽北院使、左驍衛大將軍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丙戌，遣使祀五嶽四瀆。故天平軍節度使閻寶追封太原郡王，故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贈太師，故瀛州刺史李嗣頤贈太尉，故相州刺史史建瑭、故代州刺史王建及並贈太保，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追封燕王。燕王，原本作「菴王」，今從薛史、唐書改正。（影庫本粘籤）

十一月庚戌，賜楊光遠空名官告二百，自司空至常侍凡四十道，將士立功者，得補之而後奏。中書上言：「準唐貞元二年九月五日敕，文官充翰林學士及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事者，並朝參訖各歸所務。自累朝以來，文武在內廷充職兼判三司，或帶職額及六軍判官等，例不赴常朝，元無正敕。準近敕，文武職事官未升朝者，按舊制並赴朔望朝參。其翰林學士、侍讀、三館職事，望準元敕處分。其諸在內廷諸司使等，每受正官之時，來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大朝會不離禁廷位次。三司職官免常朝，唯赴大朝會。其京師未升朝官員，祇赴朔望朝參，帶諸司職掌者不在此例。文官除翰林、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中書省知制誥外，有兼官兼職者，仍各發遣本司公事。」從之。

丙辰<sup>〔五〕</sup>，太子賓客王恠卒。改洛京潛龍宅爲廣德宮<sup>〔六〕</sup>，北京潛龍宅爲興義宮。戊午，中書奏：「準雜令，車駕巡幸所祇承者，賜贈並同京官。」從之。戊辰，鎮海鎮東節度使、吳越王錢元瓘<sup>〔七〕</sup>元瓘，原本作「元權」，今從十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加天下兵馬副元帥，封吳越國王。庚午，以右拾遺李潛充翰林學士。甲戌，命太常卿程遜、兵部員外郎韋棫充吳越國王加恩使。丙子<sup>〔八〕</sup>，以戶部侍郎張昭遠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仍知制誥。丁丑，湖南馬希範貢寶裝龍鳳器用、結銀花果子等物，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斯何用耳！但以來遠之道，不欲阻其意。」聞者服之。壬午，安州李金全上言：「奉詔抽臣元隨左都押衙胡漢筠，其人染重病，候損日赴闕。」漢筠本滑吏也，從金全歷數鎮，而濫聲喧聞，帝知之，欲授以他職，免陷功臣。漢筠懼其罪，遂託疾，由是勸金全貳於朝廷，自此始也。

十二月，以監察御史徐台符爲尚書膳部員外郎、知制誥，以右補闕史官修撰吳承範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左諫議大夫薛融改中書舍人，辭而不拜。尚書水部郎中、知制誥王易簡改中書舍人，故隴西郡王李嗣昭追封韓王，故橫海軍節度使安審通贈太師。辛丑，湖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扶天佐運同德致理功臣。甲辰，車駕幸相國寺祈雪。<sup>〔九〕</sup>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三。

校勘記

〔二〕周環 殿本、彭本同。劉本、通鑑卷二八〇作周瓌，按本卷下文有作「瓌」，有作「環」，殿本亦不一致，今各從原文。

〔三〕以三年爲限 「爲」字原無，據會要卷二四補。

〔三〕右僕射盧質 「右」原作「左」，據殿本及本書卷九三盧質傳改。

〔四〕朝堂幕次 「朝」原作「廟」，據會要卷六改。

〔五〕名臣祠墓 「祠墓」原作「等」，據殿本、劉本改。

〔六〕所徵今年夏苗稅麥等 「稅麥」，彭本同。劉本作「麥稅」，殿本及冊府卷四九二作「稅物」。

〔七〕題署牌額 「額」字原無，據會要卷五、冊府卷一四、通鑑卷二八一補。

〔八〕則其餘齋閣並可取便爲名 「其」字原無，據會要卷五、冊府卷一四、通鑑卷二八一補。

〔九〕洞庭廟進封靈濟公 復旦大學藏抄本五代會要（以下簡稱抄本會要）卷一一作「洞庭湖廟改封靈濟公」，沈校本、殿本會要作「洞庭湖廟利涉侯改封靈濟公」，冊府卷三四作「洞庭湖廟利涉侯進封靈濟公」。

〔二〇〕廣利威顯公 抄本會要卷一一同，沈校本、殿本會要仍作威顯公。

〔二一〕夷離畢 原作「伊勒希巴」，注云：「舊作夷離畢，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



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

〔三〕楊光遠充魏府四面都部署 「都」字原無，據殿本及歐陽史卷八晉本紀、通鑑卷二八一補。

〔三〕吳越土客馬步諸軍都指揮使 「土」原作「士」，殿本、劉本同。據彭校及十國春秋卷八三錢傳、傳錢元球傳、通鑑卷二八一改。

〔四〕賜楊光遠空名官告 「楊」字原無，據殿本補。

〔五〕丙辰 原作「丙申」，影庫本粘籤云：「丙申，以長曆推之，當作丙辰。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識於此。」今據殿本改。

〔六〕洛京 原作「潞京」，據彭校及會要卷五、冊府卷一四改。

〔七〕丙子 原作「甲子」，下文「丁丑」、「壬午」原作「乙丑」、「壬申」，影庫本粘籤云：「甲子，以長曆推之，當作丙子，下文乙丑當作丁丑，今姑仍其舊，附識於此。」「壬申，以長曆推之，當作十二月壬午，原文似有脫誤，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今據殿本改。



# 舊五代史卷七十七

## 晉書三

### 高祖紀第三

天福三年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酉，百官守司，以太史先奏日蝕故也。至是不虧，內外稱賀。壬戌，是夜以上元張燈於京城，縱都人遊樂，帝御大寧宮門樓觀之。丙寅，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和凝兼判度支；工部郎中、判度支王松工部郎中，原本脫「中」字，今據通鑑增入。（影庫本粘籤）改尙書刑部侍郎；戶部郎中高延賞改左諫議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壬申，以前右諫議大夫薛融爲左諫議大夫。前興元節度使張筠卒於西京，輟視朝一日。案五代會要：太常禮院申：「准故事，前節度使無例輟朝。」勅：「宜特輟一日朝參。」（舊五代史考異）

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甲申，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加食邑實封。戊子，翰林學士李昉賜緋魚袋。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吳

承範爲庫部員外郎，充樞密院直學士。乙未，御札曰：「曾有宣示百官，令進封事，今據到者未及十人。朕雖無德，自行敕後已是數月，至於假手於人，也合各有一件事數奏，食祿於朝，豈當如是！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丙申，制武清軍節度使馬希萼改威武軍節度使。威武軍，原本脫「威」字，今據《十國春秋》增入。（影庫本粘籤）辛丑，中書上言：「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宇、邱與區也。二名不偏諱，謂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二名並諱，玄宗二名亦同，人姓與國諱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平聲字，卽不諱餘三聲；諱側聲，卽不諱平聲字。所諱字正文及偏旁闕點畫，望依令式施行。」詔曰：「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弘，禮非天降。方開曆數，虔奉祖宗，雖踰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所爲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禮施行。」案：太原縣有史匡翰碑，立於天福八年。匡翰，建唐之子也。碑於「唐」字空文以避諱，而建唐父敬思，仍書「敬」字，蓋當時避諱之體如此。乙巳，天和節，宴近臣於廣政殿。

三月戊午，鴻臚卿劉頎卒，贈太子賓客。壬戌，東上閣門使、前司農卿蘇繼顏改鴻臚卿充職。迴鶻可汗王仁美進野馬、獨峯駝、玉團、玉圍，原本作「玉圍」，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硃砂等方物。甲戌，永壽長公主薨，輟朝一日。故涇州節度觀察留後盧順密贈右驍衛上將軍。丁丑，詔禁止私下打造鑄瀉銅器。

四月丁亥，以尚書吏部侍郎盧詹爲尚書左丞。中書舍人李詳上疏：「李詳，原本作「李祥」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請沙汰在朝文武臣僚，以減冗食，仍條貫藩侯郡守，凡遇溥恩，不得多奏衙前職員，妄邀恩澤。」疏奏，嘉之。戊子，宣武軍節度、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都招討使楊光遠加兼中書令。昭義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都排陣使杜重威，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馬步都虞候侯益，並加檢校太傅。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岐王李從暉進封秦王，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臨淄王王建立進封東平王。甲午，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溫、西京留守京兆尹李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並加兼侍中。是月，諸道藩侯郡守皆等第加恩。改雍熙樓爲章和樓，避廟諱也。

五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丁巳，詔應諸州縣名犯廟諱者並改之。庚申，以楊光遠男承祚爲檢校工部尚書、左威衛將軍、駙馬都尉。丁卯，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右神武統軍王周加檢校太保。戊辰，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本贈太尉。己巳，詔：「中外臣僚，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諸道節度使，並許私門立戟，仍並官給及據官品依令式處分。」

六月丁丑，右監門衛上將軍王彥璘卒。甲申，以太子詹事王居敏制置安邑、王居敏，原本

作「君敏」，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解縣兩池榷鹽事。左諫議大夫薛融上疏，請罷修洛京大內，優詔褒之，尋罷營造。庚寅，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竇貞固改中書舍人充職。戶部尚書致仕蕭蘧卒，贈右僕射。詔貢舉宜權停一年，以員闕少而選人多，常調有淹滯故也。丁酉，詔：「尚書省司門應管諸闕令丞等，宜準唐天成四年四月四日勅，本司不得差補，祇委闕鎮使鈐轄」，見差補者，並畫時勒停訖奏聞。應常帶使相節度使，自楊光遠已下凡七人，並改鄉里名號。」

七月丙午朔，差左諫議大夫薛融、祕書監呂琦、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皞、刑部郎中司徒詡、大理正張仁瑒，同共詳定唐明宗朝編勅。庚戌，御史中丞王延改尚書右丞，尚書右丞盧導改尚書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薛融爲御史中丞。辛酉，製皇帝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案五代會要：天福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准勅，製皇帝受命寶。今按唐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所刻之璽，白玉爲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勅：「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刻之。」（舊五代史考異）據六典，受命寶者，天子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其始皆破皇業錢以製之。皇業者，藩邸主事之所有也。壬戌，虞部郎中、知制誥于遘改中書舍人。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各改鄉里名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東坊，改爲擁旌鄉浴鳳里。

八月戊寅，以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冊禮使，左散騎常侍韋勳副之，給事中盧重爲契丹皇太后冊禮使。

案歐陽史：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冊禮使。

通鑑：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爲契丹主冊禮使。

據薛史，則爲太后冊禮使者乃盧重，非馮道也。

壬午，魏府軍前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

逆城來歸。

定州奏，境內旱，民多流散。詔曰：「朕自臨寰宇，每念生民，務切撫綏，期於富

庶，屬干戈之未戢，慮徭役之或煩。惟彼中山，偶經夏旱，因茲疾苦，遽至流移，達我聽聞，

深懷憫惻。應定州所差軍前夫役逃戶夏秋稅並放。」甲申，襄州奏，漢江水漲一丈一尺。己

丑，以前澶州刺史馮暉爲檢校太保<sup>〔三〕</sup>，充義成軍節度使。詔：「河府<sup>〔三〕</sup>、同州、絳州等三處

災旱，逃移人戶下所欠累年殘稅，并今年夏稅差科，及麥苗子沿徵諸色錢物等並放。其逃

戶下秋苗，據見檢到數不計是元額及出剩頃畝，並放一半。委觀察使散行曉諭，專切招

攜<sup>〔四〕</sup>，應歸業戶人，仍指揮逐縣切加安撫。」丙申<sup>〔五〕</sup>，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上言：「請

令文武百僚，逐司之內，各奏舉一人，述其人有某能，堪爲某官某職，據所薦否臧，定舉主黜

陟。」案：宋史竇貞固傳載此疏，略云：爲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議定一

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謂當才，所奏之官，望加獎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

官，宜加黜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尙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狷。（舊五代

史考異）疏奏，嘉之，仍令文武百官於縉紳之內、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宴



契丹冊禮使於廣政殿。戊戌，鄆州奏，陽穀縣界河決。青州王建立奏，王建立，原本作「建位」，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從之。辛丑，鎮、邢、定三州奏，奉詔共差樂官六十七人往契丹。詔：「魏府城下，自屯軍已來，墳墓多經剽掘，雖已差人收掩，今更遣太僕卿邢德昭往伸祭奠。」

九月己酉，宮苑使焦繼勳自軍前押范延光牙將馬諤齋歸命請罪表到闕。壬子，延光領部下將士素服於本府門俟命（六），案：歐陽史作九月己酉，赦范延光，蓋併書于奉表請罪之日也。（舊五代史考異）有詔釋罪。乙卯，詔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官一品，給門戟十六枝，中書侍郎平章事桑維翰、李崧給門戟十二枝。己未，宣遣靜鞭官劉守威、左金吾仗勘契官王英、案：歐史作王殷。司天臺鷄叫學生商暉等，案：歐史作殷暉。宋避「殷」作「商」。（劉本）並赴契丹。庚申，契

丹使人往洛京般取趙氏公主。案宋史趙贊傳：德鈞父子降晉，契丹盡錮之北去，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贊奉母歸薊門。（舊五代史考異）襄州奏，漢江水漲三丈，出岸害稼。東都奏，洛陽水漲一丈五尺，壞下浮橋。乙丑，于闐國王楊仁美遣使貢方物。迴鶻可汗遣使貢駝馬。丙寅，趙延壽進馬謝恩，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案：通鑑不載趙延壽進馬之事。胡三省云：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范延光差節度副使李式到闕，奉表首罪，兼進玉帶一條。遣宣徽南院使劉處讓權知魏府軍府事。己巳，復范延光官爵，其制略曰：「頃朕始登大寶，未靜中原，六飛

纔及於京師，千里未通於懷抱。楚王求舊，方在遺簪；曾子傳疑，忽成投杼。尋聞懊悔，遽戮奸回，干戈俄至於經時，雷雨因思於作解。果馳賓介，疊貢表章，向丹闕以傾心，瀝衷誠而効順。而況保全黎庶，完整甲兵，納款斯來，其功非細。得不特頒鐵契，重建牙章，封本郡之士茅，移樂郊之旌鉞。至於將吏，咸降絲綸。於戲！上玄之運四時，不愆者信；大道之崇三寶，所重者慈。活萬戶之傷夷，息六師之勞瘁，遂予仁憫，旌爾變通。永貽子孫，長守富貴，敬佩光寵，可不美歟！可復推誠奉義佐運致理功臣、天雄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兼中書令〔七〕、廣晉尹、上柱國、臨清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改授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齊案：原本有缺文。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仍令擇日備禮冊命。〕以天雄軍節度副使、檢校刑部尚書李式，檢校尚書右僕射，充亳州團練使；以貝州刺史孫漢威，檢校太保、隴州防禦使；以天雄軍三城都巡檢使薛霸爲檢校司空、衛州刺史；以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王建爲檢校司空、虢州刺史；以天雄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藥元福爲檢校司空、深州刺史；以天雄軍內外步軍都指揮使安元霸爲檢校司空、隨州刺史；以天雄軍都監、前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爲檢校司空、坊州刺史。李式，延光之舊僚也，其餘皆延光之將佐也，故有是命。庚午，遣客省使李守貞押器幣賜魏府立功將校。辛未，以魏府招討使楊光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廣晉尹，充天雄軍節度使。

天雄，原本作「天榮」，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

十月乙亥，福建節度使王繼恭遣使貢方物。戊寅，契丹命使以寶冊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案：歐陽史作契丹使中書令韓頗來奉冊。（舊五代史考異）是日，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太常鼓吹等並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如儀。鄆州范延光奏到任內。庚辰（乙），御札曰：「爲國之規，在於敏政；建都之法，務要利民。歷考前經，朗然通論，顧惟涼德，獲啓丕基。當數朝戰伐之餘，是兆庶傷殘之後，車徒旣廣，帑廩咸虛。經年之輓粟飛芻，繼日而勞民動衆，常煩漕運，不給供須。今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勝，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爰自按巡，益觀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爲東京，置開封府，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爲赤縣，其餘升爲畿縣。應舊置開封府時所管屬縣，並可仍舊割屬收管，亦升爲畿縣。其洛京改爲西京，其雍京改爲晉昌軍，留守改爲節度觀察使，依舊爲京兆府，列在七府之上，其曹州改爲防禦州。其餘制置，並委中書門下商量施行。」丙戌，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張彥澤爲鎮國軍節度使，以工部尙書裴皞爲尙書右僕射致仕。是日，詔改大寧宮門爲明德門，又改京城諸門名額，南門尉氏以薰風爲名，西二門鄭門、梁門以金義、乾明爲名，北二門酸棗門、封丘門以玄化、宣陽爲名，東二門曹門、宋門以迎春、仁和爲名。戊子，以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爲契丹國信使，考功郎中劉知新副之。案：馬從斌使契丹，以報其加尊號也。考通鑑則

始以命王權，權辭以老疾，乃改命從斌耳。歐陽史止書從斌，不載劉知新。五代春秋作十月，馮道使於契丹。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審琦爲晉昌軍節度使，行京兆尹。襄州奏，江水漲害稼。壬辰，以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兼兵部尚書，皆罷樞密使。案：以上疑有闕文。據通鑑考異引晉高祖實錄，維翰與李崧並罷樞密使。戊戌，大赦天下，以魏府初平故也。庚子，楊光遠朝覲到闕，對於便殿，錫賚甚厚。于闐國王李聖天冊封爲大寶于闐國王〔九〕。以杭州嘉興縣爲秀州，從錢元瓘之奏也。

十一月甲辰，樞密直學士、祠部員外郎吳涓可金部郎中、知制誥，樞密直學士、庫部員外郎吳承範可祠部郎中、知制誥。乙巳，鄆州范延光來朝。丙午，封閩王昶爲閩國王，加食邑一萬五千戶。又以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蘇州誠州刺史錢元璪爲太傅，以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刺史錢元璿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仍改名元懿。應付魏府行營將校及六軍諸道〔三〕、本城將校等，並與加恩。戊申，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戶部趙瑩兼吏部尚書。以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王繼恭爲特進、檢校太傅，仍封臨海郡王。以魏博節度使楊光遠爲守太尉、洛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判度支和凝改尚書戶部侍郎充職。庚戌，鄆州范延光上表乞休退，詔不允。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置留守。升廣晉、元城兩縣爲赤縣，屬府諸縣升爲畿

縣。升相州爲彰德軍，置節度觀察使，以澶、衛二州爲屬郡，其澶州仍升爲防禦州，移於德勝口爲治所。升貝州爲永清軍，置節度觀察使，以博、冀二州爲屬郡。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廣晉尹（二）、鄴都留守，廣晉府行營中軍使、貝州防禦使王庭胤加檢校太傅，充相州彰德軍節度使；廣晉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甲寅，以范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丙辰，以祕書監呂琦爲禮部侍郎，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改天平軍節度使，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杜重威改忠武軍節度使，杜重威，原本作「仲威」，考重威至少帝時始避諱改名仲威，不應于高祖紀先避「重」字，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忠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改歸德軍節度使，前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侯益改昭義軍節度使。癸亥，割濮州濮陽縣隸澶州。詔許天下私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案洪遵泉志引宋白續通典云：「天福三年十一月，詔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爲文，左環讀之。委鹽鐵使鑄樣，頒下諸道。」（舊五代史考異）丙寅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十二月甲戌朔，以前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子少師，以鎮州節度副使符蒙爲右諫議大夫，以吏部郎中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丙子，以前涇州彰義軍節度使李德珣爲晉州建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皇太子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爲檢校太傅、開封尹，封鄭王，加食邑三千戶。戊寅，制以大寶于闡國進奉使、檢校太尉馬繼榮可鎮國大將軍（三），使副黃門將

軍、國子少監張再通可試衛尉卿，監使殿頭承旨、通事舍人吳順規可試將作少監。迴鶻使都督李萬金可歸義大將軍，監使雷福德可順化將軍。是日，詔：「宜令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案泉志云：天福元寶錢，徑七分，重二銖四參。銅質薄小，字文昏昧，蓋以私鑄不精也。（舊五代史考異）戊子，以河陽潛龍舊宅爲開晉禪院，邢州潛龍舊宅爲廣法禪院。龍武統軍李從昶卒，輟朝一日，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三。

## 校勘記

〔一〕委闕鎮使鈴轄 「鈴」原作「鈴」，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鈴轄，『鈴』訛『鈴』，今改。」

〔二〕檢校太保 「校」原作「討」，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檢校太保，『校』訛『討』。」

〔三〕河府 殿本同。劉本作河中府，冊府卷四九二作河南。

〔四〕專切招攜 「招」字原無，據冊府卷四九二補。

〔五〕丙申 二字原無，據冊府卷六八補。

〔六〕部下將士 原作「部下部士」，據劉本改。殿本作「部下士」。

〔七〕守太傅兼中書令 「守」字原無，據殿本及本書卷七六晉高祖紀補。

〔八〕庚辰 原作「丙辰」，影庫本粘籤云：「丙辰，以長曆推之，當作庚辰，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

今據殿本及歐陽史卷八晉本紀改。

〔九〕于闐國王李聖天冊封爲大寶于闐國王「爲」字原無，據殿本及冊府卷九六五補。

〔一〇〕應付魏府行營將校劉本同，殿本「付」作「有」。

〔一一〕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廣晉尹「尹」字原無，據通鑑卷二八一補。

〔一二〕戊寅制以大寶于闐國進奉使檢校太尉馬繼榮可鎮國大將軍「制以」二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殿本本句及下文四句中「可」均作「爲」。



# 舊五代史卷七十八

## 晉書四

### 高祖紀第四

天福四年春正月癸卯，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丙午，召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宴于便殿，以延光歸命之後，慮懷疑懼，故休假之內，錫以款密。帝謂之曰：「無忿疾以傷厥神，無憂思以勞厥衷，朕方示信於四方，豈食言於汝也。」延光俯伏拜謝，其心遂安。丁未，以西京副留守龍敏爲吏部侍郎。戊申，盜發唐閔帝陵。己酉，朔方軍節度使張希崇卒，贈太師。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副使〔一〕。希崇，原本作「希宗」；「防禦」，原本作「防御」，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甲寅，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景延廣爲義成軍節度使，以義成軍節度使馮暉爲朔方軍節度使。乙卯，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言：「請於內外臣僚之中，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俾無漏落，別爲

書一部，目爲大晉政統。」從之。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師梁文矩（三）、左散騎常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汭、大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呂咸休、司勳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升等一十九人充。文矩等咸曰：「改前代禮樂刑憲爲大晉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晉典革名。」列狀駁之曰：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故，則事乃維新，或改正朔而變犧牲，或易服色而殊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於近代，率由舊章；比及前朝，日滋條目。條目，原本作「眞目」，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多因行事之失，改爲立制之初，或臣奏條章，君行可否，皆表其年月，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後昆，述自聖賢，歷於朝代，得金科玉條之號，設亂言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尙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歷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德。所宜直筆，具載鴻猷，若備錄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政統，此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時掠美，非其實矣。若翦截其辭，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啓爭端，而禮樂刑政，於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爲新制，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既當革故從新，又須廢彼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而不失乎（三）？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

疏奏，嘉之，其事遂寢。辛酉，以前晉昌軍節度使李周爲靜難軍節度使。是日，封皇第十一妹安定郡主爲延慶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廣平郡主爲清平長公主。

二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爲永福殿。中書上言：「太原潛龍莊望建爲慶昌宮，使相鄉望改爲龍飛鄉，都尉里望改爲神光里。」從之。丁酉，宰臣馮道、左散騎常侍章勳、禮部員外郎楊昭儉自契丹使迴。案：馮道出使之期，當從五代春秋作三年九月，至四年二月始得歸也。帝慰勞備至，錫賚豐厚。庚子，以天和節宴羣官於廣政殿，賜物有差。

三月癸卯朔，三月癸卯朔，原本作「癸亥」，以前後干支考之，當作「癸卯」，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左僕射劉昫、給事中盧重自、契丹使迴，頒賜器幣如馮道等。乙巳，迴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中有玉浚猊，實奇貨也。丙午，涇州節度使張萬進卒，贈太師。己未，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忠武軍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平軍節度使趙在禮封衛國公。庚申，遣內臣趙處玘以版詔徵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案：歐陽史作左拾遺，考薛史前後俱作右拾遺，今仍其舊。（舊五代史考異）玉筍山道士羅隱之。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作叛，帝遣供奉官齊延祚乘驛而往，彥忠率衆出降，延祚矯制殺之。詔：「齊延祚辜我誓言，擅行屠戮，彰殺降之罪，隳示信之文，宜除名決重杖一頓配流。王彥忠贈官收葬。」辛酉，封迴鶻可汗仁美爲奉化可汗。癸亥，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鎮國軍節

度使，張彥澤爲彰義軍節度使。

夏四月壬申朔，以河中節度副使薛仁謙爲衛尉卿。丙子，以汝州防禦使宋彥筠爲同州節度使，以護聖左右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以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郭謹爲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夔州寧江軍節度使。戊寅，詔廢長春宮使額。案：五代會要載原勅云：同州長春宮使額宜停，沿宮職務，委州司制置。（舊五代史考異）己卯，改明德殿爲滋德殿，宮城南門同名故也。以華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右龍武統軍，以右龍武統軍張廷蘊爲絳州刺史。（四）絳州，原本作「降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庚辰，徵前右拾遺鄭雲叟爲右諫議大夫，玉笥山道士羅隱之賜號希夷先生。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悅權判太常卿，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和凝爲翰林學士承旨。樞密院學士、尙書倉部郎中司徒詡，樞密院學士、尙書工部郎中顏衍並落職守本官。樞密副使張從恩改宣徽使，初廢樞密院故也。先是，桑維翰免樞密之務，以劉處讓代之，奏議多不稱旨，及處讓丁母憂，遂以密院印付中書，故密院廢焉。丙戌，以韓昭裔爲兵部尙書致仕，馬裔孫爲太子賓客致仕，房暉爲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皆唐末帝之舊臣也。戊子，升永、岳二州爲團練使額，改湘川縣爲全州，從馬希範之奏也。

五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癸卯，以左僕射劉昫兼太子太保，封譙國

公。乙巳，昭順軍節度使姚彥章卒。升靈州方渠鎮爲威州，隸於靈武，改舊威州爲清邊軍。  
戊申，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加天策上將軍。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滄州節度使。庚戌，虞  
部郎中楊昭儉可本官知制誥。辛亥，置靜海軍於溫州，靜海，原本作「清海」，今從十國春秋改正。（影  
庫本粘籤）從錢元瓘之請也。壬子，以侍御史盧價爲戶部員外郎、知制誥。戶部尚書崔居儉  
卒〔五〕。甲寅，詔止絕朝臣，不得外州府求覓表狀，奏薦交親。乙卯，升金州爲節鎮，以懷德  
軍爲使額。以齊州防禦使潘環爲懷德軍節度使。右諫議大夫致仕鄭雲叟賜號逍遙先生，仍  
給致仕官俸。丁巳，以刑部尚書姚顗爲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崔悅爲尚書  
左丞，以工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以禮部尚書李懌爲刑部尚書，以左丞盧詹爲禮部尚書，  
以左散騎常侍韋勳爲工部侍郎。庚申，廢華清宮爲靈泉觀。辛酉，御史臺奏：「省郎知雜之  
時，赴臺禮上，軍巡邸吏之輩，咸集公參，赤縣府司，悉呈杖印。今後年深御史判雜上事，欲  
依前例。」從之。丙寅，以鎮海軍衙內統軍、上直馬步軍都監、檢校太傅、睦州刺史陸仁章爲  
同平章事，遙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以鎮海軍興武左右開道都指揮使、明州刺史仰仁銓爲  
檢校太傅、仰仁銓，原本作「任銓」，今從十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同平章事，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  
從錢元瓘之請也。

六月辛未朔，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黃金數餅，州牧取而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既非符

寶，不合入官。」命付所獲之家。庚辰，西京大風雨，應天福門屋瓦皆飛，鴟吻俱折。辛卯，詔禮部貢舉宜權停一年。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西京大水，伊、洛、瀍、澗盡溢，壞天津橋。癸卯，以華清宮使李頤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甲辰，以定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以潞州節度使侯益爲徐州節度使。案宋史侯益傳：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薛史不載同平章事。五代會要所載天福中使相有侯益，與宋史同。（舊五代史考異）戊申，御史中丞薛融等上詳定編勅三百六十八道，分爲三十一卷。是日，詔：「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鑄錢，近多鉛錫相兼，缺薄小弱，有違條制。今後私鑄錢下禁依舊法。」案歐陽史：七月丙辰，復禁鑄錢。薛史作七月戊申。（舊五代史考異）壬戌，以太子少師梁文矩爲太子太保致仕（六）。

閏七月庚午朔，百官不入閣，雨露服故也。壬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爲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以彰德軍節度使王庭胤爲義武軍節度使（七）。尙書戶部奏：「李自倫義居七世，準勅旌表門閭。義居七世，據歐陽史云：李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薛史作「七世」，未詳孰是。（影庫本粘籤）案歐陽史作六世。」

又旌表門閭，歐陽史作正月，與薛史作閏七月異。（舊五代史考異）先有鄧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案：王仲昭，歐陽史作登州人。（舊五代史考異）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闕闊一丈二尺，二柱

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桷墨染，號爲烏頭，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烏頭之南，原本作「之內」，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舉此爲例，則令式不該。」詔：「王仲昭正廳烏頭門等制，不載令文，又無勅命，既非故事，難黷大倫，案五代會要作既非故實，恐紊彝章。（孔本）宜從令式，祇表門閭。於李自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外綽楔，綽楔，原本作「掉楔」，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坊以白泥，四隅漆赤。其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其同籍課役，一準令文。」壬午，濮州刺史武從諫勒歸私第，受贓十五萬故也。丁酉，故皇子河南尹重父妻虢國夫人李氏落髮爲尼，賜名悟因，仍錫紫衣、法號及夏臘二十。

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甘陵大水。辛丑，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馮道爲守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壬寅，詔曰：「皇圖革故，庶政惟新，宜設規程，以諧公共。其中書印祇委上位宰臣一人知當。」戊申，前兵部尙書王權授太子少傅致仕。己酉，以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大師、行中書令、吳越王錢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壬子，升亳州爲防禦使額，依舊隸宋州。丙辰，司天監馬重績等進所撰新曆，原本作「崇績」，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降詔褒之，詔翰林學士承旨和凝制序，命之曰調元曆。



九月辛未，以右羽林統軍周密爲鄆州節度使。癸酉，升婺州爲武勝軍額。丁丑，宴羣臣於永福殿。契丹使粘木孤來聘〔八〕，案遼史：會同二年正月戊申，晉遣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考功郎中劉知新來貢珍幣。丙辰，晉遣使謝免沿邊四州錢幣。七月戊申，晉遣使進犀帶。閏月乙酉，遣使賜晉良馬。八月己丑，晉遣使貢歲幣，奏輸戊、亥二歲金幣于燕京。（舊五代史考異）致牛馬等物〔九〕。己卯，遙領洮州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湖州諸軍事。辛巳，相州節度使桑維翰上言：「管內所獲賊人，從來籍沒財產，請止之。」詔：「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資，天下諸州準此。」癸未，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郇國公，案五代會要：九月，勅：「周受龍圖，立夏、殷之祀；唐膺鳳曆，開鄴、介之封。乃瞻前朝，載稽舊典，宜封土宇，俾奉宗祧。宜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郇國公。」云。（舊五代史考異）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仍以西京至德宮爲廟，牲幣器服悉從官給。丙戌，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己丑，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崧權判集賢殿事。庚寅，詔停寒食、七夕、重陽及十月暖帳內外郡官貢獻。丙申，以威勝軍節度副使羅周岳爲給事中，中書舍人李詳改禮部侍郎，禮部侍郎呂琦改刑部侍郎，刑部侍郎王松改戶部侍郎，戶部侍郎閻至改兵部侍郎，中書舍人王易簡充史館修撰，判館事。

冬十月戊戌朔，故昭信軍節度使白奉進贈太尉。丙午，以太常卿程遜沒于海，廢朝一日，贈右僕射。庚戌，閩王王昶、威武軍節度使王繼恭遣僚佐林思〔一〇〕、鄭元弼等朝貢，致書

於宰執，致書，原本作「致事」，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無人臣之禮。帝怒，詔令不受所貢，應諸州綱運，並令林思、鄭元弼等押歸本道。既而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疏，請禁錮使人，籍沒綱運，可之，收林思等下獄。丙辰，谿州刺史彭士愁，以錦、獎之兵與蠻部萬人掠辰（三）、禮二境，湖南節度使馬希範遣牙兵拒之而退。金州山賊度從讜等寇洵陽，遣兵討平之。

十一月甲戌，以太子賓客李延範爲司農卿。乙亥，詔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於洛陽。案：立唐廟於西京，歐陽史作十二月，與薛史作十一月異。（舊五代史考異）丁丑，祠部郎中、知制誥吳承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改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薛融改尚書左丞（三）；尚書右丞王延改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崔悅改太常卿。戊寅，史館奏：「請令宰臣一人撰錄時政記，案五代會要：史館奏：「唐長壽二年，右丞姚璹奏，帝王謨訓，不可闕文，其仗下所言軍國政事，令宰臣一人撰錄，號『時政記』。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錄，逐季送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宜令宰臣一人撰述。」（舊五代史考異）逐時以備撰述。」從之。己卯，吏部侍郎龍敏改尚書左丞。己丑，以太子賓客楊凝式爲禮部尚書致仕。詔建錢鑪於欒川。丙申，諫議大夫致仕逍遙先生鄭雲叟卒。

十二月丁酉朔，百官不入閣，大雪故也。己亥，故皇子重英妻張氏落髮爲尼，賜名悟慎，并夏臘二十。庚戌，禮官奏：「來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再飲，奏文

同之樂；三飲，奏同前。」從之，歌辭不錄。丙辰，詔今後城郭村坊，不得創造僧尼院舍。丁巳，帝謂宰臣曰：「大雪害民，五旬未止，京城祠廟，悉令祈禱，了無其驗，豈非涼德不儲，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壬戌，禮官奏：「正旦上壽，宮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法曲。」從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

### 校勘記

〔二〕張從恩爲樞密副使 「副」字原無，據殿本及本卷下文、歐陽史卷八晉本紀、宋史卷二五四張從恩傳、通鑑卷二八二補。舊五代史考異云：「案：原本作樞密使，考下文亦作樞密副使，今從歐陽史及宋史張從恩傳改正。」

〔三〕太子少師梁文矩 「師」原作「卿」，據本書卷七七高祖紀、本書卷九二梁文矩傳改。

〔三〕能守而不失乎 「失」原作「守」，據冊府卷六〇七改。殿本本句作「能守不能守乎」。

〔四〕張廷蘊 「廷」原作「延」，據本書卷九四張廷蘊傳改。

〔五〕崔居儉 原作「崔檢」，據本書卷七六高祖紀、歐陽史卷五五崔居儉傳改。

〔六〕太子少師梁文矩 「少師」原作「少保」，據本書卷七七高祖紀、本書卷九二梁文矩傳改。

〔七〕王庭胤 「庭」原作「延」，據本書卷八八王庭胤傳改。通鑑卷二八二、歐陽史卷三九王處直傳

「庭」作「廷」。

〔八〕粘木孤 原作默納庫，注云：「舊作粘木孤，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殿本、劉本作納默庫。

〔九〕致牛馬等物 殿本、劉本作「致牛馬犬腊顛駝十四」。

〔一〇〕林恩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二二三、通鑑卷二八一、卷二八二作林恩。下同。

〔一一〕錦獎之兵 「獎」原作「蔣」，據歐陽史卷六六馬希範傳改。通鑑卷二八二前作「蔣」，後作「獎」，注云：「蔣」當作「獎」。唐長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縣置舞州……大曆五年，又更名獎州。」

〔一二〕薛融改尚書左丞 殿本、劉本同。按本書卷九三薛融傳云：「俄轉御史中丞，秩滿，改尚書右丞。」



# 舊五代史卷七十九

## 晉書五

### 高祖紀第五

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降德音：「應天福三年終，公私債欠，一切除放。」壬申，蜀人寇西鄙，羣盜張達、任康等劫清水德鐵之城以應之。德鐵之城，原本作「得鐵」，考通鑑注云：「德鐵在清水砦，今改正。」（影庫本粘籤）癸酉，湖南奏，閩人殺王昶，夷其族，王延義因民之欲而定之。甲戌，遣宣徽使楊彥詢使於契丹。辛巳，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加檢校太尉。己丑，迴鶻可汗仁美遣使貢良馬白玉，謝冊命也。庚寅，以二王後前右贊善大夫、襲鄴國公楊延壽爲太子左諭德，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加食邑三千戶。辛卯，升絳州爲防禦州。癸巳，以左神武統軍陸思鐸爲右羽林統軍，以隴州防禦使何福進爲右神武統軍。甲午，太常少卿裴羽奏：「請追諡唐莊宗皇后劉氏爲神閔敬皇后」，明宗

皇后曹氏請追諡爲和武憲皇后，閔帝魯國夫人孔氏請追諡爲閔哀皇后。」從之。丙申，河中節度使安審信奏：「軍校康從受、李崇、孫大裕、張崇、于千等以所部兵爲亂，尋平之，死者五百人。」

二月丁酉朔，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曹義金卒，義金，原本作「議金」，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贈太師，以其子元德襲其位。乙巳，御史中丞竇貞固奏：「國忌日，宰臣跪爐焚香，文武百僚列坐。案：五代會要作宰臣跪爐，僧人表讚，文武百官，儼然列坐。（孔本）竊惟禮例，有所未安。今欲請宰臣仍舊跪爐，百僚依班序立。」詔可之，仍令行香之後飯僧百人<sup>三</sup>，永爲定制。庚戌，北京留守安彥威來朝，帝慰接甚厚，賜上樽酒。壬子，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丁巳，青州節度使、東平王王建立來朝。己未，以中書門下侍郎爲清望正三品，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爲清望正四品。

三月丁卯朔，左散騎常侍張允改禮部侍郎<sup>三</sup>。辛未，宋州歸德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加特進，改鄴都留守、廣晉尹，典軍如故。以兗州節度使李從溫爲徐州節度使，以北京留守安彥威爲宋州節度使。壬申，詔朝臣覲省父母，依天成例頒賜茶藥。癸酉，以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爲昭義軍節度使，進封韓王，仍割遼、沁二州爲昭義屬郡，以建立本遼州人，用成其衣錦之美也。以晉州節度使李德珣爲北京留守，以潞州節度使皇甫遇



爲晉州節度使。是日，容州節度使馬存卒。甲戌，以給事中李光廷爲左散騎常侍，亳州團練使李式爲給事中。乙亥，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司徒，改兗州節度使。許州節度使杜重威改鄆州節度使，河中節度使安審信改許州節度使。丁丑，長安公主出降駙馬都尉楊承祚。戊寅，詔：「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於兩省上事，宰臣押角之禮；押角，舊唐書裴坦傳作「壓角」，

文昌雜錄引宋次道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間，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疑原本「押」字有誤，據五代會要仍作「押角」。又，文昌雜錄引李涪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臣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

牀，連上事官坐於四隅，謂之「押角」。則「壓」「押」二字，可以通用，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及第舉人與主司選勝筵宴，及中書舍人鞞鞋接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廢之。」己卯，以前樞密使劉處讓爲相州節度使。辛巳，湖南遣牙將劉勅領兵大破溪峒羣蠻，收溪、錦、獎三州〔四〕。丁亥，以秦州節度使康福爲河中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侯益爲秦州節度使。庚寅，御明德樓，餞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玉斧、蜀馬。甲午，詔吏部三銓，聽四時選擬官旋奏，不在團甲之限。

夏四月丙申朔，宴羣臣於永福殿。戊戌，曹州防禦使石暉卒，帝之從弟也。禮官奏：「天子爲五服之內親本服周者，三哭而止。」從之。己亥，罷洛陽、京兆進苑園瓜果，憫勞人也。壬寅，右僕射致仕裴皞卒，贈太子太保。丙午，詔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

以稟朕旨，宣予言，是以大朝會宰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別，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爲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爲承宣，御史臺、三司、閣門、客省所有承旨，並令別定其名。」庚戌，以滄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禮部侍郎張允奏，請廢明經、童子科，童子科，原本闕「科」字，今據五代會要增入。（影庫本粘籤）從之。因詔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之。

五月癸酉，宋州貢瑞麥兩歧。甲申，以前徐州節度使裴從簡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詔新授安州節度使馬全節以洛、汴、汝、鄭、單、宋、陳、蔡、曹、濮十州之兵討之，案五代春秋：五月，李金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

六月，放吳俘還。歐陽史作五月，李金全叛。六月，克安州。馬令南唐書作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紀年互異。（舊五代史考異）以前鄆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副，以內客省使李守貞爲都監，仍遣供奉官劉彥瑤奉詔以諭金全。命麾下齊謙以詔送於淮夷，（五）雲夢人齊峴斬謙，歸其詔於闕。辛卯，昭義節度使韓王王建立薨，輟朝二日，冊贈尙書令。

壬寅，案：壬寅上疑脫「六月」兩字。（舊五代史考異）少府監致仕尹玉羽卒。癸卯，淮南使李承裕代李金全，金全南走，承裕以淮兵二千守其城。甲辰，馬全節自應山縣進軍於大化鎮。戊申，與鄂州賊軍陣於安陸之南，三戰而後克之，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供奉官安友謙登

鋒力戰，奮不顧身，全節賞其忠勇，使馳獻捷書，喝死於路。是日，削奪李金全官爵。丁巳，淮夷僞校李承裕率衆掠城中資貨而遁，馬全節入城撫其遺民，遣安審暉率兵以逐承裕，擒而斬之。執其僞都監杜光鄴。案：馬令南唐書作監軍通事舍人。（舊五代史考異）杜光鄴，通鑑作「光業」，十

國春秋仍作「鄴」，今從其舊。（影庫本粘籤）及淮南軍五百餘人，露布獻於闕下。帝曰：此輩何罪，皆厚給放還。癸亥，道士崇眞大師張薦明賜號通玄先生。是時帝好道德經，嘗召薦明講說其義，帝悅，故有是命。尋令薦明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

秋七月甲子朔，降安州爲防禦使額，以申州隸許州。丙寅，安州節度使馬全節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使。前鄆州節度使安審暉加檢校太傅，爲威勝軍節度使。丁卯，湖南奏：遣天策府步騎將張少敵領兵五萬，樓船百艘，次於岳陽，將進討淮夷也。甲戌，宣徽使楊彥詢加檢校太傅，充安國軍節度使。乙亥，戶部尙書致仕鄭韜光卒，贈右僕射。戊寅，福州王延義遣商人間路貢表自述。戊子，宿州奏，淮東鎮移牒云：本國奏書於上國皇帝，曰：「久增景慕，莫會光塵，但循戰國之規，敢預睦鄰之道。一昨安州有故，脫難相歸，邊校貪功，乘便據壘，據壘，原本作「居壘」，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矧機宜之孰在，顧茫昧以難申。否臧皆凶，乃大易之明義；進取不止，亦聖人之厚顏。適屬暑雨稍頻，江波甚漲，指揮未到，

事實已違。今者猥沐睿咨，曲形宸旨，歸其俘獲，示以英仁。其如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揚名建德，曲直相懸。雖認好生，匪敢聞命。其杜光鄴等五百七人，已令却過淮北。」帝復書曰：「昨者災生安陸，釁接漢陽，當三伏之炎蒸，動兩朝之師旅。豈期邊帥，不稟上謀，泊復城池，備知本末。尋已捨諸俘執，還彼鄉閭，不唯念效命之人，兼亦敦善鄰之道。今承來旨，將正朝章，希循宥罪之文，用廣崇仁之美。其杜光鄴等再令歸復。」尋遣使押光鄴等於桐墟渡淮，案：原本作「桐廬」。據通鑑注引九域志云：宿州蘄縣有桐墟鎮，自桐廬而南，至渦口則濟淮矣。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淮中有棹船，甲士拒之，南去不果。詔光鄴等歸京師，授以職秩，其戎士五百人，立爲顯義都。顯義都，原本脫「義」字，今考通鑑云：帝悉授唐諸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今增入。（影庫本粘籤）

八月丁酉，帝觀稼於西郊。己亥，詳定院以先奉詔詳定冬正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事具樂志。庚子，以前金州防禦使田武爲金州懷德軍節度使。辛丑，升復郢二郡爲防禦使額。戊午，左龍武統軍相里金卒，廢朝一日，贈太師。己未，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卒於河陽，廢朝二日，案：歐陽史作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考本傳，延光本爲楊光遠推墮溺水死，爲之輟朝，諱之也。（舊五代史考異）贈太師。

丁卯，案：歐陽史作九月丁卯，原本疑有脫字。（舊五代史考異）宰臣李崧加集賢殿大學士，以翰林學

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子，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丁丑，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愼儀爲右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左右補闕李瀚爲吏部員外郎，以右散騎常侍趙元輔爲太子賓客，以太子賓客韓憚爲兵部尚書，以右諫議大夫段希堯爲萊州刺史。甲申，西京留守楊光遠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戊子，改東京上源驛爲都亭驛。

冬十月丁酉，制：天下兵馬元帥、鎮海鎮東浙江東西等道節度使、中書令、吳越王錢元瓘加守尚書令，充天下兵馬都元帥。戊戌，戶部尚書姚顗卒，廢朝一日，贈右僕射。癸卯，湖南上言：福建王延義與弟延政互起干戈，內相侵伐。甲辰，升萊州爲防禦使額，以汝州防禦使楊承貴領之。以新授萊州刺史段希堯爲懷州刺史。丁未，契丹使舍利來聘（六），案遼史：會同三年三月戊辰，遣使使晉，乙未，晉遣使來觀。四月壬寅，遣人使晉，丙午，晉遣宣徽使楊端、王朮等來問起居。丙辰，晉遣使進茶藥，癸亥，晉遣使賀端午。五月庚辰，晉遣使進弓矢，甲申，遣皇子天德及檢校司徒郢用和使晉。六月庚子，晉遣使來見。九月丙戌，晉遣使貢名馬，庚申，晉遣使貢布。十二月丙申，遣使使晉。（舊五代史考異）致馬百疋及玉鞍、狐裘等。己酉，宴羣臣於永福殿，賜帛有差。癸丑，詔：「今後竊盜賊滿五匹者處死（七），三匹已上者決杖配流，以盜論者准律文處分。」又詔：「過格選人等，許赴吏部南曹召保，委正身者降一資注官。」

十一月壬戌，遙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鎮海軍衙內統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陸仁璋卒，贈太子太傅。甲子，滑州節度使景延廣加檢校太傅，改陝州保義軍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爲義成軍節度使。戊辰，曹州防禦使石贊加檢校太保，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庚午，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始用二舞。帝舉觴，奏玄同之樂；登歌，奏文同之樂；舉食，文舞歌昭德之舞，武舞歌成功之舞。典禮久廢，原本脫「典禮」二字，今據歐陽史增入。（影庫本粘籤）至是復興，觀者悅之。丁丑，吳越國進奉使陳元亮進冬日觀仗詩一首，帝覽之稱善，賜服馬器幣。癸未，移德州長河縣大水故也。甲申，制授閩國王延義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福州威武軍節度使，封閩國王。以兩浙西南面安撫使錢元懿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遙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又以恩州團練使錢鐸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丁亥，割衛州黎陽縣隸滑州。十二月壬辰朔，遙領洮州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湖州軍州事鮑君福卒，贈太傅。丙申，詔：故靜海軍兼東南面安撫制置使、檢校太傅、温州刺史錢弘巽贈太子太傅，故吳越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錢弘傳贈太子太師。

天福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刑部員外郎李象上二舞賦，

帝覽而嘉之，命編諸史冊。甲子，同州指揮使成殷謀亂事洩，伏誅。時節度使宋彥筠御下無恩，既貪且鄙，故殷與子彥璋陰構部下爲亂，會有告者，遂滅其黨。乙丑，青州奏，海凍百餘里。丙寅，遣供奉官張澄等領兵二千，發并、鎮、并、鎮，原本作「并、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忻、代四州山谷吐渾，令還舊地。案：晉逐吐谷渾在天福六年，通鑑與薛史同。考天福六年即遼會同四年也。遼史作會同三年，晉以并、鎮、忻、代之吐谷渾來歸，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先是，吐渾苦契丹之虐，受鎮州安重榮誘召，叛而南遷，入常山、太原二境，帝以契丹歡好之國，故遣歸之。戊辰，詔：「應諸州無屬州錢處，今後冬至、寒食、端午、天和節及諸色謝賀，不得進貢。」壬申，以左司郎中趙上交爲諫議大夫。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神爲昌寧公，差給事中張璩、戶部郎中張守素就行冊禮。又詔：嶽鎮海瀆等廟宇，並令崇飾，案：五代會要作宜各令修葺。（孔本）仍禁樵採。丙戌，故皇第二叔檢校司徒萬友贈太師，皇第三叔檢校司空萬銓贈太尉，皇兄故檢校左僕射敬儒贈太傅。

二月辛卯，詔：「天下郡縣，不得以天和節禁屠宰，輒滯刑獄。」壬辰，置浮橋於德勝口。甲午，詔：「諸衛上將軍月俸舊三十千，令增至五十千。」戊戌，以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爲太子率更令。率更，原本作「率吏」，今從唐書百官志改正。（影庫本粘籤）己亥，詔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同修唐史，仍

以宰臣趙瑩監修。壬寅，以三白渠制置使張瑒爲給事中。戊申，詔侯伯來朝，君臣相見，賞宴貢奉，今後宜停。起居郎賈緯以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上之，案五代會要：起居郎賈緯奏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略。臣今搜訪遺聞及耆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爲唐朝補遺錄，以備將來史館修述。」（舊五代史考異）帝覽之嘉歎，賜以器幣，仍付史館。癸丑，長安公主薨，帝之長女也，笄年降於駙馬楊承祚，帝悼惜之甚，輟視朝二日，追贈秦國公主。

三月甲子，河中節度使康福進封許國公。乙丑，左驍衛上將軍李承約卒〔九〕。癸酉，詔天福四年終已前，百姓所欠夏秋租稅，一切除放。

夏四月庚寅朔，湖南奏，溪州刺史彭士愁、五溪酋長等乞降，已立銅柱於溪州，鑄誓狀於其上，以五溪銅柱圖上之。丙申，詔顯義指揮使劉康部下兵五百人放還淮海，即安州所俘也。己亥，虞部郎中、知制誥楊昭儉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王松改御史中丞，禮部郎中馮玉改司門郎中、知制誥。辛丑，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奉詔差張昭遠等五人同修唐史，內起居郎賈緯丁憂去官，請以刑部侍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與編修。」又奏：「史館所闕唐朝實錄，請下敕購求。」並從之〔一〇〕。案五代會要云：監修國史趙瑩奏：「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近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案于舊章，既闕簡編，先虞漏略。今據史館所闕



唐書實錄，請下勅命購求。況咸通中宰臣章保衡與蔣伸、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皆遇多事，或值播遷，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章保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記纂修，聞此討論，諒多欣愜。請下三京諸道及內外臣僚，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進納，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除授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酬，以勸來者。自會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涂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事類，記述頗多。請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學，有于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史館日曆、制勅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臣與張昭遠等所撰唐史，敘本紀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所陳條例，請下所司。〔從之。〕（舊五代史考異）壬寅，以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價爲虞部郎中、知制誥，以昭義節度副使陳玄爲光祿卿致仕。乙巳，齊、魯民饑，詔兗、鄆、青三州發廩賑貸。

五月庚申朔，以前邢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延州節度使，延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邠州節度使。故皇子杲冊贈太尉，進封陳王。庚午，涇州奏，雨雹，川水大溢，壞州郡鎮成二十四城。甲戌，北京遣牙將劉從以、吐渾大首領白承福、念龐里、赫連功德來朝。案通鑑：四月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瑊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薛史作五月甲戌，與通鑑異。歐陽史從薛史。（舊五代史考異）邢州上言，吐渾移族帳於鎮州封部。

六月丙申，以前衛尉卿趙延父爲司天監。丁酉，詔：「今後藩侯郡守，凡有善政，委倅貳

官條件聞奏，百姓官吏等不得遠詣京闕。」壬寅，右領衛上將軍李頌卒，贈太師。甲辰，迦葉彌陀國僧喀哩以佛牙泛海而至。丙午，高麗國王王建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食邑一萬戶。戊午，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拽刺〔三〕，案：遼史作二月，晉安從榮使者伊喇。〔薛史作六月，先後互異。〕〔舊五代史考異〕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於博野，仍貢表及馳書天下，述契丹援天子父事之禮，貪傲無厭，困耗中國，已繕治甲兵，將與決戰。帝發所諭而止之，重榮跋扈愈甚，由是與襄州節度使安從進潛相構謀爲不軌。〔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

### 校勘記

〔一〕追諡唐莊宗皇后劉氏爲神閔敬皇后。「唐」字原無，據殿本補。

〔二〕仍令行香之後。「令」字原無，據殿本、冊府卷三一、會要卷四補。

〔三〕左散騎常侍張允。「左」原作「右」，據本書卷七七晉高祖紀、卷一〇八張允傳改。

〔四〕收溪錦獎三州。「獎」原作「蔣」，據通鑑卷二八二改。

〔五〕以諭金全命麾下齊謙以詔送於淮夷。殿本、劉本同。按「命麾下」句上疑有脫文，冊府卷一二三作「……以諭金全，彥瑤既至，金全麾下齊謙以詔送於淮南」。

〔六〕舍利。原作「錫利」，注云：「舊作『舍利』，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

改，今恢復原文。

〔七〕賊滿五匹者處死 「五匹」二字原無，據冊府卷六一三、會要卷九補。

〔八〕錢鐸 原作「錢驛」，據劉本、本書卷八四少帝紀、十國春秋卷八三改。

〔九〕左驍衛上將軍李承約卒 「左」字原作「右」，據殿本、本書卷九〇李承約傳改。

〔一〇〕並從之 「並」字原無，據殿本、舊五代史考異補。

〔一一〕故皇子杲 殿本、劉本同。按歐陽史卷一七晉家人傳云：「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

〔一二〕拽刺 原作伊嗽，注云：「舊作拽刺，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殿本、劉本作伊喇。



# 舊五代史卷八十

## 晉書六

### 高祖紀第六

天福六年秋七月己未朔，帝御崇元殿視朝。崇元殿，原本作「崇班」，考薛史前後俱作崇元，今改正。

（影庫本粘籤）庚申，升陳州爲防禦使額。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爲貝州節度使。壬戌，

涇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今年二月四日閉宅門自焚，遣元入西涼府譯語官與來人齎三部族蕃書進之。以三司使劉審交爲陳州防禦使。癸亥，以前鄆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許州節度使，以前鄴都留守、廣晉尹高行周爲河南尹、西都留守。詔改拱辰、威和、內直等軍並爲興順。甲子，以宣徽使、權西京留守張從恩判三司。己巳，以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晉尹劉知遠爲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仍割遼、沁二州却隸河東。以北京留守李德琬爲廣晉尹，充鄴都留守，以昭義節度使馬全節爲邢州節度使，加同平章

事。甲戌，詔：「今後諸道行軍副使，不得奏薦骨肉爲殿直供奉官。」己卯，以前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爲昭義軍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景延廣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以河陽節度使石贊爲陝州節度使。壬午，突厥遣使朝貢。以遙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守貞遙領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軍指揮使。甲申，降御札，取八月五日暫幸鄴都，沿路供頓，並委所司以官物排比，州縣不得科率人戶。丙戌，以右諫議大夫趙遠爲中書舍人，吏部郎中鄭受益爲右諫議大夫，刑部郎中殷鵬爲水部郎中、知制誥。殷鵬，原本作「殷鵬」，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

八月戊子朔，以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爲東京留守，以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杜重威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爲東京內外兵馬都監。改奉德馬軍爲護聖。放文武百官朝參，取便先赴鄴都。壬辰，車駕發東京。己亥，至鄴，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排列如儀，迎引入內。改舊澶州爲德清軍。以內客省使劉遂清爲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壬寅，制：「應天福六年八月十五日昧爽已前，諸色罪犯，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其持仗行劫及殺人賊〔二〕，並免罪移鄉，配逐處軍都收管；犯枉法贓者，雖免罪不得再任用；諸徒流人並放還；貶降官未量移與量移者，約資敘用〔三〕。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並放。應河東起義之初及收復鄴都、汜水立功將校，並與加恩；亡歿者與追贈。」

自東京至鄴都緣路，昨因行幸，有損踐田苗處，據頃畝與放今年租稅。鄴都管內，有潛龍時在職者，並與加恩。耆年八十已上者，版授上佐官。天下農器，並許百姓自鑄造。亡命山澤者，招喚歸業；百日不出者，復罪如初。唐梁國公狄仁傑宜追贈官秩。應天福三年已前，敗闕場院官無家業者，並與除放，其人免罪，永不任使。私下債負徵利及一倍者並放，主持者不在此限。」丁未，以客省使、將作監丁知浚爲內客省使，〔丁知浚，原本作「知浚」，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引進使、鴻臚卿王景崇爲客省使，殿中監、判四方館事劉政恩爲引進使。壬子，改鄴都皇城南門應天門爲乾明門，大明館爲都亭驛。甲寅，遣光祿卿張澄、國子博士謝攀使高麗行冊禮。

九月己未，以兵部侍郎閻至爲吏部侍郎。辛酉，滑州河決，一溉東流，一溉東流，原本疑有誤字。考薛史五行志亦作一溉東流，今姑存其舊。〔影庫本粘籤〕鄉村戶民攜老幼登丘冢，爲水所隔，餓死者甚衆。壬申，忠武建武等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行蘇州睦州刺史錢元璪進封彭城郡王，遙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判婺州軍州事錢元懿爲檢校太師。乙亥，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錫賚甚厚。案：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作九月。遼史作二月己未，晉遣楊彥詢來貢，且言鎮州安重榮跋扈狀，遂留不遣，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通鑑云：帝以安重榮殺其使者，恐其犯塞，故遣彥詢使於契丹〔三〕。今附識於此。（影庫本粘籤）丁丑，吐渾遣使朝貢。壬午夜，有彗星出於西方，長二丈餘，在房一

度，尾跡穿天市垣東行，踰月而滅。丙戌，兗州上言，水自西來，漂沒秋稼。

冬十月丁亥朔，遣鴻臚少卿魏玘等四人，分往滑、濮、鄆、澶視水害苗稼。己丑，詔以胡梁度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壬寅，詔唐梁國公狄仁傑可贈太師。

十一月丁未，鄭王夫人張氏薨。福州王延義遣使貢方物。甲寅，遣太子賓客聶延祚、

吏部郎中盧撰持節冊天下兵馬元帥、守尙書令、吳越國王錢元瓘。甲子，以御史中丞王松爲尙書右丞，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王易簡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國子祭酒田敏以本官兼戶部侍郎。辛未，太妃、皇后至自東京。壬申，遣給事中李式、考功郎中張鑄持節冊閩國王王延義。甲戌，太子少傅致仕王權卒，贈左僕射。丁丑，襄州安從進舉兵叛，案歐陽史、五代春秋俱作十月，通鑑從薛史作十一月。遼史作十二月戊子，晉遣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從進反，則因其赴告之月而書之也。（舊五代史考異）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率兵討之，

以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爲副，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監護焉。

十二月丙戌朔，以東京留守、開封尹、鄭王重貴爲廣晉尹，進封齊王；以鄴都留守、廣晉尹李德珣爲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南面軍前奏，十一月二十七日，武德使焦繼勳、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等於唐州南遇安從進賊軍一萬餘人，大破之，案宋史陳思讓傳：思讓爲先鋒右廂都監，從武德焦繼勳領兵進討，遇從進之師于唐州花山下，急擊，大破之。（舊五代史考異）生擒衙內都指揮使安宏



義，案：宋史焦繼勳傳作擒其牙將安洪義、鮑洪等五十餘人。（舊五代史考異）獲山南東道之印，其安從進單

騎奔逸。安從進單騎奔逸，通鑑作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與薛史微異，今附識於此。（影庫本粘籤）案焦繼勳等

破安從進于唐州，歐陽史作十二月，通鑑作十一月。（孔本）丁亥，詔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權知襄州軍

州事。是日，鎮州節度使安重榮稱兵向闕，案：安重榮反在十二月丁亥，五代春秋誤繫于十月。歐陽史、通

鑑俱從薛史、遼史作十一月丙寅，晉以討安重榮來告，與薛史異（五）。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杜重威

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率兵擊之，以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副，以前貝州節度使王周爲馬步軍

都虞候。癸巳，武德使焦繼勳奏，安從進遣弟從貴領兵千人，取接均州刺史蔡行遇，尋領所

部兵掩殺賊軍七百餘人，生擒安從貴，截其雙腕，却放入城。戊戌，以皇子重睿爲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己亥，北面軍前奏，十三日未時，於宗城縣西南大破鎮州賊軍，

宗城，原本作「宋城」，據通鑑注云：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今改正。（影庫本粘籤）殺一萬五千人，餘黨走保宗城

縣。是夜三更，破縣城，前深州刺史史虔武自縛歸降，獲馬三千疋，絹三萬餘疋，餘物稱是。

安重榮脫身遁走。是日，百官稱賀。癸卯，削奪安從進、安重榮在身官爵。右金吾上將軍

萇從簡卒，廢朝，贈太師。乙巳，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元瓘薨，廢朝三日，

諡曰文穆。是日，帝習射於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丁未，南面行營都

部署高行周奏，今月十三日，部領大軍至襄州城下，相次降賊軍二千人。其降兵馬軍詔以

「彰聖」爲號，步軍以「歸順」爲號。庚戌，以權知吳越國事錢弘佐爲起復鎮軍大將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之〕，封吳越國王。壬子，杜重威部領大軍至鎮州城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丙辰朔，不受朝賀，用兵故也。戊午，以前將作監李鍇爲少府監。北面招討使杜重威奏，今月已收復鎮州，斬安重榮，傳首闕下。案遼史云：戊辰，晉函安重榮首來獻，上數欲親討重榮，至是乃止。（舊五代史考異）帝御乾明樓，乾明樓，原本作「韓明」。薛史前後皆作「乾明」，五

代會要亦作「乾」，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宣露布訖，大理卿受讖，付市徇之，百官稱賀。曲赦廣晉府

禁囚。辛酉，追贈皇弟三人：故沂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贈太傅德再贈太尉，追封福王；故檢校太子賓客、贈太傅殷再贈太尉，追封通王；故彰聖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長州刺史〔之〕，贈太傅威再贈太尉，追封廣王。壬戌，追贈皇子五人：故右衛將軍、贈太保重英再贈太傅，追封號王；故權東京留守、河南尹、贈太傅重父再贈太尉，追封壽王；故皇城副使、贈太保重裔再贈太傅，追封郟王；故河陽節度使、贈太尉重信再贈太師，追封沂王；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重進再贈太傅，追封夔王。癸亥，改鎮州爲恆州，成德軍爲順國軍。丙寅，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趙瑩爲侍中；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加食邑，改賜功臣名號；兗州節度使

桑維翰加檢校太保；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加兼侍中；以鄆州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恆州順國軍節度使，加兼侍中；皇子廣晉尹兼功德使、齊王重貴加兼侍中；秦州節度使侯益加特進，增食邑。丁卯，以判四方館事孟承誨爲太府卿充職。戊辰，以滄州節度使安叔千爲邢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定州節度使，馬全節，原本作「王節」，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以定州節度使王庭胤爲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爲華州節度使。恆州立功將校王溫以降等第除郡。庚午，契丹遣使來聘。是日上元節，六街諸寺燃燈，御乾明門觀之，夜半還宮。壬申，延州節度使丁審琦加爵邑，鄧州節度使安審徽加檢校太傅，陝州節度使石贇加檢校太傅。乙亥，契丹遣使來聘。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景延廣加檢校太尉，改鄆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以前貝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王周爲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丁丑，以刑部侍郎竇貞固爲門下侍郎，以禮部郎中邊歸讜爲比部郎中，比部郎中，原本脫「郎」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知制誥。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爲涇州節度使，以恆州節度副使王欽祚爲殿中監。

二月丁亥，皇妹清平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契丹遣使來聘。己丑，宴於武德殿，新恆州節度使杜重威已下、諸軍副兵馬使已上悉預焉（九），賜物有差。己亥，以曹州防禦使何建

爲延州留後。涇州奏，差押牙陳延暉齎勅書往西涼府，本府都指揮使等請以陳延暉爲節度使。辛丑，宰臣李崧丁母憂，起復舊任。延州蕃寇作亂，同州、鄜州各起牙兵討平之。丙午，詔：「鄧、唐、隨、郢諸州，多有曠土，宜令人戶取便開耕，與免五年差稅。」

三月己未，兵部尙書韓憚卒。庚申，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鄴、案：遼史避諱作宋暉業。（舊五

代史考異）翰林茶酒使張言使于契丹。壬戌，分命朝臣諸寺觀禱雨。丙寅，皇后爲妹契丹樞密使趙延壽妻燕國長公主卒於幽州，舉哀於外次。辛未，滑州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卒，輟朝，贈太保。詔唐州湖陽縣蓼山神祠宜賜號爲「蓼山顯順之神」。乙亥，以晉昌軍節度使安審琦爲河中節度使，以前亳州防禦使王令溫爲貝州節度使。丙子，賜宰臣李崧白藤肩輿，以起復故也。丁丑，以晉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河陽節度使，以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李守貞爲滑州節度使<sup>(二)</sup>，以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爲相州節度使<sup>(三)</sup>，皆典軍如故。宰臣於寺觀禱雨。

閏月丙戌，以兵部郎中司徒詔爲右諫議大夫。戊子，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特進，封開國公。庚寅，以延州留後何建爲延州節度使，以引進使兼殿中監劉政恩爲太子詹事。壬辰，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奏，修滑州黃河功畢，案：修河事，薛史紀于閏月壬辰，歐陽史作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蓋以奉使之月言，薛史以奏功之日言也。（舊五代史考異）詔於河決之地建碑立廟。丙

申，以鄜州節度使周密爲晉州節度使，以左羽林統軍符彥卿爲鄜州節度使。壬寅，詔百官五日一度起居，日輪定兩員，具所見以封事奏聞。案：五代會要作實封以聞。（孔本）詔改鄴都宣明

門爲朱鳳門，案：五代會要作來鳳門。（舊五代史考異）武德殿爲視政殿，文思殿爲崇德殿，崇德殿，原

本作「從德」，今據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畫堂爲天清殿，寢殿爲乾福殿，其門悉從殿名。皇城

南門爲乾明門，北門爲玄德門，東門爲萬春門，西門爲千秋門。案：五代會要：晉改皇城四門爲乾

明、玄德、萬春、千秋，在天福六年，薛史統繫于七年，與會要異。（舊五代史考異）羅城南塼門爲廣運門（三），觀

音門爲金明門，橙槽門爲清景門，寇氏門爲永芳門（三），朝臣門爲景風門（四）。大城南門爲

昭明門，觀音門爲廣義門，北河門爲靜安門，魏縣門爲應福門，寇氏門爲迎春門（五），朝城門

爲興仁門（六），上斗門爲延清門，下斗門爲通遠門。戊申，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封邠國公，賞

修河之勞也。癸丑，涇州節度使王周奏，前節度使張彥澤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條，已改正

停廢，詔褒之。是春，鄴都、鳳翔、兗、陝、汝、恆、陳等州旱，鄆、曹、澶、博、相、洛諸州蝗。

夏四月甲寅朔，避正殿不視朝，日蝕故也。是日，太陽不虧，百官上表稱賀。詔沿河藩

郡節度使、刺史並兼管內河堤使。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兩疏論張彥澤在涇州之日，右諫

議，原本脫「諫」字，今從通鑑增入。（影庫本粘籤）違法虐民，支解掌書記張式、部曲楊洪等，請下所司，

明申其罪，皆留中不出。庚申，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同詣閣門上疏，論

張彥澤罪犯，詞甚懇切。

案宋史李濤傳：

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

奪其妻，

式家人詣闕上訴，

晉祖以彥澤有

軍功，釋其罪。濤伏閣抗疏，請置于法。

晉祖召見諭之，

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

晉祖怒叱之，

濤執笏如初。晉祖

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

濤厲聲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

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

晉祖不能

答，即拂衣起。

（舊五代史考異）

辛酉，詔：

「張彥澤剝削賓從，誅剝生聚，冤聲穢跡，流聞四方，章表

繼來，指陳甚切。尙以曾施微功，特示寬恩，深懷曲法之慚，貴徇議勞之典。其張彥澤宜削

一階，仍降爵一紀。」其張式宜贈官，張式父鐸、弟守貞、男希範並與除官。仍於涇州賜

錢十萬，差人津置張式靈柩并骨肉歸鄉，所有先收納却張式家財物畜，並令却還。其涇州

新歸業戶，量與蠲減稅賦。」

翌日，以前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爲左龍武大將軍。

案宋史楊昭儉

傳：昭儉與李濤論張彥澤不報，會有詔命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

幾，懋建諍臣，彌縫其闕。今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于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御史臺紀綱之

府，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爲蠹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

章，屠害幕吏，始訴冤于丹闕，反執送于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願回宸斷，誅彥澤以謝軍吏。」

（舊五代史考

異）

左龍武，原本「左」作「右」，今從歐陽史及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

戊辰，廢雄州爲昌化軍，警州爲威

肅軍，其軍使委本道差補。故涇州節度掌書記張式贈尙書虞部郎中，以式父鐸爲沁州司馬

致仕，弟守貞爲貝州清河縣主簿，男希範爲興元府文學。甲戌，詔皇子齊王就前河中府節

度使張式贈尙書虞部郎中，以式父鐸爲沁州司馬

致仕，弟守貞爲貝州清河縣主簿，男希範爲興元府文學。甲戌，詔皇子齊王就前河中府節

度使康福第<sub>(二)</sub>，以教坊樂宴會前，見任節度使。戊寅，前慶州刺史米廷訓追奪在身官爵，配流麟州，坐姦妻兄之女也。是月，州郡十六處蝗。

五月己亥，中書門下奏：「時屬炎蒸，事宜簡省，應五日百官起居，望令押班宰臣一員押百官班，其轉對官兩員封付閣門使引進<sub>(三)</sub>，本官隨百僚退，不用別出謝恩。其文武內外官僚乞假、寧觀、搬家、婚葬、病損並門見門辭。諸道進奉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進使引至殿前奏云『某等進奉』，奏訖，其進奉使出<sub>(三)</sub>。其進奉專使朝見日，班首一人致詞，都附起居。刺史并行軍副使、諸道馬步軍都指揮使已下，差人到闕，並門見門辭。州縣官謝恩日，甲頭一人致詞，不用逐人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當直及合於殿前排立者，卽入起居；如不當直排立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徽使點檢，常須整齊。」從之。時帝不豫，難於視朝故也。案遼史：二月甲午，遣使使晉，索吐谷渾叛者。契丹國志云：遼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責讓，晉高祖憂悵成疾。（舊五代史考異）左威衛上將軍衛審除卒，贈太子少保。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皇太后。案徐無黨五代史記注云：高祖所生母也。（舊五代史考異）丁未，工部侍郎韋勳改刑部侍郎。壬子，以左散騎常侍李光廷爲祕書監，給事中蕭愿爲右散騎常侍，蕭愿，原本作「肅原」，今據列傳改正。（影庫本粘籤）左諫議大夫曹國珍爲給事中，太常卿裴坦爲左諫議大夫。是月<sub>(三)</sub>，州郡五奏大水，十八奏旱蝗。

六月丁巳，以兗州節度使桑維翰爲晉昌軍節度使，以前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襄州都部署高行周奏：「安從進觀察判官李光圖出城請援，送赴闕。」乙丑，帝崩於保昌殿。案通鑑考異云：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取之久矣。」寡人既謝，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舊五代史考異）壽五十一，遺制齊王重貴於柩前卽皇帝位，喪紀並依舊制，山陵務從節儉，馬步諸軍優紀並從嗣君處分。

八月，太常卿崔悅上諡曰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號高祖，以其年十一月十日庚寅葬於顯陵，宰臣和凝撰諡冊哀冊文。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

五代史補：高祖尙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于太原，京師夜間狼皆羣走，往往入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謂之「射狼」。或遇諸塗，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看射狼。」未幾，高祖至。蓋「射」音與「石」相近也。

五代史闕文：梁開平初，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函關縣穰鄉民伐樹，樹仆，自分爲二，中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帝藏於武庫，時莫詳其義。

至帝卽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兩畫加之于傍，卽「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卽「申」字也。帝卽位之年，迺「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姓也。臣謹按，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其年莊宗建號，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歲丙申，其年晉祖卽位，改元天福元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識書云「天十四載石進」者，言自天祐滅後十四載石氏興於晉也，豈不明乎！而拆字解識以就丙申，非也。



史臣曰：晉祖潛躍之前，沈毅而已。及其爲君也，旰食宵衣，禮賢從諫，慕黃、老之教，樂清淨之風，以絕爲衣，以麻爲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終。然而圖事之初，召戎爲援，獫狁自茲而孔熾，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連禍結，卒使都城失守，舉族爲俘。亦猶決鯨海以救焚，何逃沒溺；飲鳩漿而止渴，終取喪亡。謀之不臧，何至於此！儻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茲睿德，惠彼蒸民，雖未足以方駕前王，亦可謂仁慈恭儉之主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

## 校勘記

〔一〕持仗行劫 「劫」原作「劍」，據殿本、劉本改。

〔二〕貶降官未量移與量移者約資敘用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九四作「貶降官等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約資敘進用」。

〔三〕故遣彥詢使於契丹 「契丹」原作「蜀」，據通鑑卷二八二改。

〔四〕王權 原作「王瓘」，據本書卷九二王權傳改。

〔五〕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與薛史異 二十九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六〕鎮海鎮東等軍 「鎮東」原作「東」，據殿本、通鑑卷二八二補。

〔七〕長州刺史 殿本、劉本同。按本書卷八七廣王敬威傳作「常州刺史」。

〔八〕王庭胤 「庭」原作「延」，據本書卷八八王庭胤傳改。

〔九〕諸軍副兵馬使已上 「上」原作「下」，據殿本改。

〔一〇〕馬步軍指揮使李守貞 「馬步軍」，劉本同。殿本作「馬軍」。

〔一一〕郭謹 殿本同。劉本作「郭達」，注云：「『郭達』，刻本作『郭謹』。」

〔一二〕南博門爲廣運門 「南博門」，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一四作「南博門」。

〔一三〕寇氏門爲永芳門 「寇氏門」，殿本、冊府卷一四同，劉本作「寇氏門」。

〔一四〕朝臣門爲景風門 「朝臣門」，殿本、劉本同，彭校及冊府卷一四作「朝城門」。

〔一五〕寇氏門爲迎春門 「寇氏門」，殿本同，劉本作「寇氏門」，冊府卷一四作「尉氏門」。

〔一六〕朝城門爲興仁門 「朝城門」，殿本、劉本同，彭校及冊府卷一四作「朝臣門」。

〔一七〕案宋史……請置于法 「涇帥張彥澤……釋其罪」三十一字及「請置于法」四字原無，據殿本及

宋史卷二六二李濤傳補。

〔一八〕降爵一紀 殿本、劉本同。彭校作「降爵一級」。

〔一九〕河中府 「中」字原無，據劉本及本書卷九一康福傳補。

〔二〇〕其轉對官兩員封付閣門使引進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一〇八「封」字下有「事」字。

〔三〕其進奉使出 廬本同。殿本作「令進奉使便出」，劉本作「令進奉使出」。

〔三〕是月 原作「是日」，據殿本、劉本改。

〔三〕以前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 殿本、劉本同。張森楷云：「琦當作信」。安審信、審琦傳並有自許州遷兗州之文。而審琦爲許、兗在出帝世，是時方爲晉昌，未鎮許州。唯本紀天福五年有審信爲許州之文，六年趙在禮代之，故稱前許州，決知此爲審信，非審琦也。」

〔四〕馬步諸軍優紀 殿本、劉本同。彭校「紀」作「給」。

© 2001



५७२

世

44

14

CR

२३



३३

25

—



知

想

五

93

55



瘰癧



1957

# 舊五代史卷八十一

## 晉書七

### 少帝紀第一

少帝，名重貴，高祖之從子也。考諱敬儒，母安氏，以唐天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生帝於太原汾陽里。敬儒嘗爲後唐莊宗騎將，早薨，高祖以帝爲子。帝少而謹厚，高祖愛之，洎歷方鎮，嘗遣從行，委以庶事，但性好馳射，有祖禰之風。高祖鎮太原，「鎮太原」上原本脫「高祖」二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影庫本粘籤）命瑯琊王震案：歐陽史作博士王震。（舊五代史考異）以禮記教

帝，不能領其大義，謂震曰：「非我家事業也。」及高祖受圍於太原，親冒矢石，數獻可於左右，高祖愈重焉。高祖受契丹冊，將入洛，欲留一子撫晉陽，先謀於戎王，戎王曰：「使諸子盡出，吾當擇之。」乃於行中指帝謂高祖曰：「此眼大者可矣。」遂以帝爲北京留守，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原尹，知河東管内節度觀察事。天福二年九月，徵赴闕，授光祿大夫、

檢校太保、右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十二月，授開封尹，加檢校太傅，封鄭王，增食邑三千戶，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改廣晉尹，進封齊王。案：以下疑脫「七年正月，加兼侍中」八字。（舊五代史考異）

是歲 案：此歲爲天福七年，此承上六年爲言，于中當有脫文。（劉本） 六月十三日乙丑，高祖崩，承遺制命柩前卽皇帝位。帝在并州未著人望，及保釐浚郊，大有寬裕之稱。從幸鄴都，是歲遇旱，高祖遣祈雨於白龍潭，有白龍見於潭心，是夜澍雨尺餘，人皆異之，至是果登大位焉。丁卯，賜侍衛諸軍將校錢一百貫下至五貫，以初卽位示賚也。戊辰，宰臣馮道等率百僚請聽政，凡三上表，允之。庚午，始聽政於崇德殿門偏廊，分命廷臣以嗣位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西山撲祭，用北俗禮也。丙子，以司徒、兼侍中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固副之，太常卿崔悅爲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案徐無黨五代史記注云：舊史實錄無橋道頓遞使，疑不置或闕書，

漢高祖亦然。（舊五代史考異） 己卯，遣判四方館事朱崇節、案：歐陽史作館使宋崇節。 右金吾大將軍梁言持國信物使於契丹。是時，河南、河北、關西並奏蝗害稼。

秋七月癸未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戊子，詔應宮殿、州縣及官名、府號、人姓名、與先帝諱同音者改之。改西京明堂殿爲宣德殿，中書政事堂爲政事廳，堂後官房頭爲錄事，

餘爲主事。案東都事略陶穀傳：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改姓陶，蓋當時避諱之體如此。（殿本）己丑，大行皇帝大祥，帝釋縗服，百官衣繡。辛卯，帝除禪服，百官吉服。壬辰，太皇太后劉氏崩，高祖之庶母也。遺詔服紀園陵毋用后禮，皇帝不得廢軍國機務。既而禮官奏：「準令式，爲祖父母齊縗周，又準喪葬令，皇帝本服周者，三哭而止。請準後唐同光三年，皇太妃北京薨，莊宗於洛京西內發哀素服，不視事三日。」從之。從之，原本作「存之」，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仍遣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奏告高祖靈座。癸巳，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中書舍人楊昭儉並停見任，以請假在外，不赴國哀故也。丁酉，宰臣馮道等率文武百僚詣崇德殿門拜表，請御正殿，凡三上表，允之。安州奏，水平地深七尺。庚子，帝御正殿，宣制：「大赦天下，諸道州府諸色罪犯，除十惡五逆、殺人強盜、官典犯賊、合作毒藥、屠牛鑄錢外，其餘罪犯，咸赦除之。襄州安從進如能果決輸誠，並從釋放。其中外臣僚將校，並與加恩。天下有蟲蝗處，並與除放租稅。」

辛丑，恆州順國軍節度使杜威、案杜重威避少帝諱去「重」字，至漢始復，故少帝紀皆作杜威。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並加檢校太師，仍增爵邑。青州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加守太師。癸卯，鄆州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郭謹，並加檢校太傅，仍增爵邑。宰臣馮道等上表，請依舊置樞密使，略曰：「竊以樞密使創自前朝，置諸近侍，其來已久，所便尤多。頃歲樞密使劉處讓偶屬家艱，爰拘喪制，既從罷免，暫議改更，不曾顯降敕文，永停使額。所願各歸職分，豈敢苟避繁難，伏請依舊置樞密使。」初，高祖事後唐明宗，覩樞密使安重誨秉政擅權，賞罰由己，常惡之，及登極，故斷意廢罷，一委中書。至是馮道等厭其事繁，故復請置之，庶分其權。表凡三上，不允。

乙巳，徐州節度使李從溫、宋州節度使安彥威並加兼中書令，西都留守、充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加兼侍中，鳳翔節度使李從轍加守太保。遣中使就中書賜宰臣馮道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辭不受。丙午，以給事中羅周岳爲左散騎常侍，以右諫議大夫符蒙爲給事中，以祕書少監兼廣晉少尹邊蔚爲右散騎常侍，以廣晉少尹張煦爲右諫議大夫，以廣晉府判官、光祿少卿邊光範爲右諫議大夫。丁未，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加兼尙書令，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太傅。自是藩侯郡守，皆第加官封，示溥恩也。是月，州郡十七蝗。

八月壬子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乙卯，以左散騎常侍羅周岳爲東京副留守。庚申，以山陵禮儀使、太常卿崔悅爲太子賓客，分司西都，病故也。壬戌，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太傅。甲子，宰臣馮道加守太尉，趙瑩加中書令，李崧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和凝加右



僕射。契丹遣使致慰禮馬二十匹及羅絹等物。是日，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收復襄州，安從進自焚而死，生擒男弘贊斬之。案：高行周克襄州，五代春秋及通鑑俱不書日，遼史作甲子，晉復襄州，

蓋以奏聞之日爲收城之日也。歐陽史作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當得其實。（凡本）前河東節度使康福卒，贈太

師，諡曰武安。戊辰，以太子太保兼尚書左僕射劉昫爲太子太傅。詔賜襄州城內百姓粟二，大戶二斛，小戶一斛，以久困重圍也。己巳，以太子賓客趙元輔權判太常卿事，充山陵禮儀使。庚午，葬太皇太后於魏縣秦固村。癸酉，契丹遣使致祭於高祖，賻禮御馬二匹、羊千口、絹千匹。契丹主母亦遣使來慰。詔免襄州城內人戶今年夏秋來屋稅，其城外下營處與放二年租稅。應被安從進脅從者，一切不問。是月，河中、河東、河西、徐、晉、商、汝等州蝗。

九月丁丑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己卯，分命朝臣詣寺觀禱雨。辛巳，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弘佐、福建節度使王延義，並加食邑，仍改賜功臣名號。癸未，帝御乾明門，觀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都監張從恩等獻俘馘，有司宣露布訖，以安從進男弘受等四十四人狗於市，皆斬之。曲赦京城禁囚。甲申，宴班師將校於崇德殿，賜物有差。乙酉，宰臣和凝上迴河頌，賜鞍馬器帛。丁亥，以宋州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爲西京留守兼河南尹；以襄州行營都部署、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戊子，降襄州爲防禦使額，均、房二州割屬鄧州，升泌州爲團練使額。己丑，以東京留守兼開封尹李德珣爲廣晉尹；以宣

徽南院使、襄州行營都監張從恩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加檢校太尉；以前同州節度使、襄州行營副部署宋彥筠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山陵禮儀使撰高祖祔饗太廟酌獻樂章，上之。庚寅，詔今後除授留守，宜降麻制。癸巳，樂平公主史氏進封魯國大長公主，壽安長公主烏氏進封衛國大長公主，鄭國長公主杜氏進封宋國大長公主。荆南高從誨累表讓尚書令之命。己亥，追封故秦國長公主爲梁國長公主，故永壽長公主爲岐國大長公主，故延慶長公主爲邠國大長公主。辛丑，以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充大行皇帝山陵一行都部署。壬寅，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劉遂清爲鄭州防禦使，以澶州防禦使李承福爲宣徽北院使。癸卯，詔大行皇帝十一月十日山陵，宜自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不坐，放文武百官朝參。甲辰，上大行皇帝尊諡寶冊，案五代會要：天福七年，中書門下奏：山陵禮儀使狀：高祖尊諡號及廟號，伏准故事，將啓殯宮前，擇日命太尉率百僚奉諡冊，告于園丘畢，奉諡冊跪讀于靈前。此累朝之制，蓋以天命尊極，不可稽留。今所上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尊諡寶冊，伏緣去洛京地遠，寶冊難以往來，當司詳酌，伏請祇差官往洛京，奏告南郊太廟。其日，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立班，中書令、侍中升靈座前讀寶冊，行告諡之禮。（舊五代史考異）百官素服班於天清殿。禮儀使撰進高祖祔饗太廟酌獻樂章舞名，禮儀使，原本作「禮俊使」，據上文云：山陵禮儀使撰高祖祔饗太廟樂章上之，蓋先進樂章，至此乃請定舞名也。原本「俊」字誤，今改正。（影庫本粘籤）請以咸和之舞爲名。從之。

冬十月辛亥朔，百官素服臨於天清殿。襄州利市廟封爲順正王，仍令本州修崇廟宇。癸亥，啓攢宮，百官衣初喪服入臨。甲子，靈駕進發，帝於朱鳳門外行遣奠之祭，辭畢還宮。丁丑，太保盧質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己卯，宰臣李崧母喪，歸葬深州，遣使弔祭之。庚辰，契丹遣使致祭於高祖，賻馬三匹、衣三襲。

十一月庚寅，葬高祖皇帝於顯陵。壬辰，湖南奏，前洪州節度使馬希振卒。戊戌，詔宰臣等分詣寺廟祈雪。庚子，附高祖神主於太廟。辛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權判三司董遇爲三司使。詔：「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sup>（三）</sup>，州府鹽院並省司差人勾當。」先是，諸州府除蠶鹽外，每年海鹽界分約收鹽價錢一千七萬貫<sup>（四）</sup>，高祖以所在禁法，抵犯者衆，遂開鹽禁，許通商，令州郡配徵人戶食鹽錢，上戶千文，下戶二百，分爲五等，時亦便之。至是掌賦者欲增財利，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其關市之征，蓋欲絕其興販歸利於官也。其後鹽禁如故，鹽錢亦徵，至今爲弊焉。是日，詔：「天地宗廟社稷及諸祠祭等，訪聞所司承管，多不精潔。宜令三司預支一年禮料物色，於太廟置庫收貯，差宗正丞主掌，委監察使監當，祭器祭服等未備者修製。」<sup>案五代會要：敕差宗正丞石載仁專主掌，監察御史宋彥昇監庫，兼差供奉官陳審隣往洛京，于太廟內隱便處修蓋庫屋五間，俟畢日，催促所支物色，監送入庫交付訖，取收領文狀歸閣。每有祠祭，諸司各請禮料。至時委監庫御史宋彥昇、宗正丞石載仁旋行給付。其大祠、中祠兼令監察御史檢點，小祠卽令行事官檢點。如致</sup>

慢易，本司准格科罪。其祭器未有者修製，已有者更仰整飭。（舊五代史考異）

十二月辛酉，以威武軍節度副使、充福建管内諸軍都指揮使王亞澄爲威武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詔：「諸道州府，每遇大祭祀、冬正、寒食、立春、立夏、雨雪未晴，不得行極刑，如有已斷下文案，可取次日及雨雪定後施行。」乙丑，以前鄧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左羽林統軍，以前延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右羽林統軍，以前金州節度使潘環爲左神武統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皇甫立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劉遂凝爲左驍衛上將軍，以前貝州節度使馬萬爲右驍衛上將軍，以左龍武大將軍張彥澤爲右武衛上將軍。丙寅，宰臣馮道、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河陽節度使皇甫遇、西京留守安彥威、廣晉尹李德琬，並加爵邑，以山陵充奉之勞也。己巳，迴鶻進奉使密里等各授懷化歸德大將軍、將軍、將軍郎將，放還蕃。庚午，故洪州節度使馬希振追封齊國公。辛未，故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彭城郡王錢元璪追封廣陵郡王。丙子，于闐、迴鶻皆遣使貢方物。

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盜發唐坤陵，莊宗母曹太后之陵也。河南府上言：「逃戶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餓死者兼之。」詔：「諸道以廩粟賑饑民，民有積粟者，均分借便，以濟貧民。」時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餓死者千萬計，東都人士僧道，請車駕復幸東京。後唐莊宗德妃伊氏

自契丹遣使貢馬。德妃，原本作「得妃」，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庚寅，沙州留後曹元深加檢校太傅，充沙州歸義軍節度使。癸巳，發禁軍萬人并家口赴東京。乙巳，于闐、迴鶻入朝使劉再成等並授懷化大將軍、將軍郎將，放還蕃。

二月庚戌，御札取今月十一日車駕還東京，沿路州府，不用修飾行宮，食宿頓遞，並以官物供給，文武臣僚除有公事合隨駕外，並先次進發。以侍衛親軍使景延廣充御營使。癸丑，以廣晉尹李德瑋權鄴都留守。己未，車駕發鄴都，曲赦都下禁囚。甲子，次封丘，文武百官見於行宮。乙丑，至東京。案：遼史作丁未，晉主至汴，與薛史異。五代春秋、歐陽史、通鑑並從薛史。（舊五代史考異）甲戌，以東京留守張從恩爲權鄴都留守，以皇弟檢校司徒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年幼未出閣，差左散騎常侍邊蔚知府事。丁丑，以前太僕卿薛仁謙爲衛尉卿。河中逃戶凡七千七百五十九。是時天下饑，穀價翔踊，人多餓殍。右金吾衛上將軍劉處讓卒，贈太尉。

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監修國史趙瑩爲晉昌軍節度使，以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監修國史。案：通鑑作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爲侍中。胡三省注云：桑維翰始居藩鎮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爲門下省長官。（舊五代史考異）辛巳，以左散騎常侍盧重爲祕書監，以東京副留守羅周岳爲右散騎常侍。癸未，青州節度使、東平王楊光遠進封壽王，北京留守劉知遠、恆州節度使杜威並

加兼中書令。乙酉，以鄜州節度使符彥卿爲河陽節度使，以權鄴都留守、前開封尹張從恩爲鄴都留守、廣晉尹；以右羽林統軍丁審琪爲鄜州節度使。丁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尙書令、兼中書令。己丑，桂州節度使馬希杲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兼知朗州軍州事；朗州武平軍節度使馬希萼加檢校太尉、進封爵邑。以武平軍節度副使〔五〕、岳州團練使馬希瞻爲檢校太尉〔六〕，領廬州昭信軍節度使；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團練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領洪州鎮南軍節度使〔七〕；皆楚王馬希範之弟也。庚寅，以宣徽北院使李承福爲右武衛大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前鄭州防禦使劉繼勳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經書上進，以印本五經書上進，考唐天成二年已開雕，至此始得印本書也。今附識於此。（影庫本粘籤）賜帛五十段。甲午，有白鳥棲作坊桐樹，作坊使周務掠捕而進之。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契丹。詔京百司攝官親公事及五年，與授初官。癸卯，以左諫議大夫司徒詔爲給事中，左司郎中王仁裕爲右諫議大夫，前鴻臚卿王均爲少府監。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戌，以許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從溫爲許州節度使。己巳，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二十七日降誕日爲啓聖節。」從之。是月，河南、河北、關西諸州旱蝗，分命使臣捕之。案：歐陽史作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舊五

（代史考異）

五月己卯，追封皇故長姊爲吳國長公主。癸未，皇姪女永福縣主薨，輟朝三日，追封平昌郡主。丁亥，皇第二叔祖贈太師萬友追封秦王；皇第三叔祖贈太尉萬銓案：原本作「詮」，今從歐陽史改。贈太師，追封趙王。皇伯贈太傅敬儒贈太師，追封宋王；皇叔贈太尉福王德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叔贈太傅暉贈太師，追封韓王；皇叔贈太尉通王殷、皇叔贈太尉廣王威、皇兄贈太傅鄴王重裔並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兄贈太師沂王重信追封楚王；皇兄贈太傅虢王重义〔八〕、皇兄贈太師夔王重進〔九〕、皇弟贈太尉陳王重杲等並贈太師，追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冊命。辛卯，以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尙書左丞，以禮部侍郎張允爲御史中丞，以中書舍人吳承範爲禮部侍郎，以吏部侍郎王延爲尙書右丞〔一〇〕，以尙書右丞王松爲吏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張昭遠爲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呂琦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韋勳爲戶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詳爲刑部侍郎。癸巳，命宰臣等分詣寺觀禱雨。己亥，飛蝗自北鬲天而南。太子賓客李悅卒。甲辰，詔：「諸道州府見禁罪人，除十惡五逆、行劫殺人、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官典犯贓各減一等外，餘並放〔一一〕。」是時所在旱蝗，故有是詔。乙巳，幸相國寺祈雨。

六月庚戌，以螟蝗爲害，詔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往臯門祭告，仍遣諸司使梁進

超等七人分往開封府界捕之。

案：歐陽史作癸亥，供奉官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三），與薛史異。（舊五代

史考異）

乙卯，以左羽林統軍安審暉爲潞州節度使。宿州奏，飛蝗抱草乾死。丙辰，貝州奏，

逃戶凡三千七百。遣供奉官衛延韜詣嵩山投龍祈雨。戊午，以西京留守馬從斌爲左監門

衛上將軍。開封府界飛蝗自死。庚申，河南府奏，飛蝗大下，徧滿山野，草苗木葉食之皆

盡，人多餓死。禮部侍郎吳承範卒。丙寅，以將冊皇太后，遣尙書左丞王易簡奏告天地。

陝州奏，蝗飛入界，傷食五稼及竹木之葉，逃戶凡八千一百。丁卯，以給事中符蒙爲禮部

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裴坦爲給事中。辛未，遣內外臣僚二十八人分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

案通鑑：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穀。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時使臣希旨，

立法甚峻，民間確磈泥封之，隱其數者皆斃之，由是人聊生，物情胥怨。是月，諸州郡大

蝗，所至草木皆盡。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九。

## 校勘記

〔二〕百姓 原作「百官」，據殿本、冊府卷一〇六改。

〔三〕告天于園丘 「于」原作「子」，據殿本、劉本、會要卷一改。

〔三〕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 殿本、劉本、殘宋本冊府卷四九四同，明本冊府兩「錢」字均作「分」。



〔四〕一千七萬貫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四九四作「一十七萬貫」。

〔五〕武平軍 原作「平武軍」，據殿本、劉本改。

〔六〕馬希瞻 殿本、劉本作「馬希瞻」。

〔七〕鎮南軍 「軍」原作「州」，據劉本改。

〔八〕皇兄贈太傅號王重父 殿本、劉本同。張森楷云：「案宗室傳作號王重英、壽王重父，新家人傳同上。高祖紀天福七年，重英再贈太傅，追封號王；重父再贈太尉，追封壽王。則是贈太傅號王者重英，非重父也。」號王下蓋脫「重英、皇兄贈太尉壽王」九字，各本並譌。」

〔九〕皇兄贈太師夔王重進 殿本、劉本同。本書卷八○高祖紀謂重進「再贈太傅，追封夔王」。

〔一〇〕王延爲尚書右丞 「右丞」原作「左丞」，據殿本、劉本改。按上文王易簡已作左丞，此處王延當爲右丞。

〔一一〕除十惡五逆行劫殺人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官典犯賊各減一等外餘並放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九四作：「除十惡行劫諸殺人者及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官典犯賊外，人犯死罪者減一等，餘並放。」

〔一二〕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 原作「分往開封府界及京畿」，據殿本、劉本、歐陽史卷九晉本紀改。



# 舊五代史卷八十二

## 晉書八

### 少帝紀第二

天福八年秋七月丁丑朔，京師雨水深三尺。辛巳，許州節度使李從溫來朝，進封楚國公。壬午，以前河陽節度使皇甫遇爲右龍武統軍。丁亥，以宣徽南院使李承福爲同州節度使。癸巳，改陝州甘棠驛爲通津驛，避廟諱也。案東都事略陶穀傳：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改姓陶，蓋當時避諱及偏旁字及同音字也。甲午，正衙命冊皇太后，以宰臣李崧充使，右散騎常侍李愼儀爲副。丁酉，幸南莊，召從駕臣僚習射，路左農人各賜布衫麻屨。

八月戊申，右衛上將軍楊思權卒，贈太傅。辛亥，分命朝臣一十三人分檢諸州旱苗。涇、青、磁、鄴都共奏逃戶凡五千八百九十。諸縣令佐以天災民餓，攜牌印納者五。癸酉，以前昭義節度使李從敏爲左龍武統軍。

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帝所生母也。丁亥，追冊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帝之元妃也。是日，以金部郎中、知制誥馮玉爲檢校尙書右僕射，充潁州團練使。戊子，前潁州團練使田令方追奪在身官爵，勒歸私第，坐前任耀州日，額外配民麴錢納歸私室故也。延州奏，綏州刺史李彝敏拋棄郡城，與弟彝俊等五人將骨肉二百七十口來投，當州押送赴闕，稱與兄夏州節度使彝殷偶起猜嫌，互相攻伐故也。辛卯，夏州奏，差宥州刺史李仁立權知綏州。癸巳，故絳州刺史張從訓贈太尉，絳州，原本作「鋒州」；刺史，原本脫「史」字，今從冊府元龜增改。（影庫本粘籤）追冊皇后之父也。甲午，夏州李彝殷奏：「衙內都指揮使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凶黨，顯恣逆謀，骨肉之間，尙興屠害，照臨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丙申，幸大年莊，遂幸侍衛使景延廣第，延廣進金玉器玩，賜延廣玉帶名馬，母妻、賓佐、部曲、僮僕錫賚咸及之。庚子，以右諫議大夫邊光範爲給事中，以吏部郎中劉知新爲右諫議大夫。是月，諸州郡括借到軍食，以籍來上，吏民有隱落者，並處極法。州郡二十七蝗，餓死者數十萬。

冬十月戊申，制以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庚戌，封皇第十一妹爲嘉興長公主，第十二妹爲永泰長公主。是夕五更，有彗見於東方，在角，旬日而滅。壬

子，以權知延州軍州事、前鳳州防禦使杜威爲延州留後。甲寅，以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以吏部侍郎張昭遠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給事中司徒詡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西京奏，百姓馬知饒殺男吳九不死，以其侵母食也。詔赦之。甲子，以前延州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丙寅，以涇州節度使王周爲陝府節度使。己巳，以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邊蔚爲工部侍郎，依前知府事。壬申，以前兵部侍郎李玘爲吏部侍郎。癸酉，命使攝太尉、右僕射平章事和凝，使副攝司徒、給事中邊光範追冊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奉寶冊至西莊影殿行禮，鹵簿儀仗如式。

十一月丁丑，以鄧州節度使宋彥筠爲晉州節度使，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爲鄧州節度使。己卯，以前鄴都留守、廣晉尹李德珣爲涇州節度使。丙申，所司奏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元瓘諡曰莊穆，詔改爲文穆。戊戌，遣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貝州軍事，詔節度使王令溫赴闕。庚子，單州軍事判官趙岳奏，刺史楊承祚初夜開門出城，稱爲母病，往青州寧親，於孔目官齊琪處留下牌印，臣已行用權知州事。辛丑，高麗遣使朝貢。昭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等使杜建徽進封鄖國公。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領兵赴鄆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押兵士屯於鄆州，仍遣供奉官殿直二十六人，自河陰至海口，分擘地分巡檢，以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謀叛故也。庚戌，前左御正齊國夫人

吳氏已降二十一人。前左御正，原本脫「左」字，今從五代會要增入。（影庫本粘籤）並進封郡國夫人，太后宮、皇后宮知客夫人等亦如之。太子太保致仕梁文矩卒，贈太子太傅。癸丑，詔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宋州節度使高行周、貝州節度使王令溫、同州節度使李承福、陳州梁漢璋、亳州李勣、懷州薛懷讓並赴闕，分命使臣諸州郡巡檢，以契丹入寇故也。遣給事中邊光範、前登州刺史案：歐陽史作登州刺史。（舊五代史考異）郭彥威使於契丹，行至恆州，敵已犯境，不能進，留於公館數月，不達其命而回。案遼史：天福八年二月乙卯，晉遣使進先帝遺物。辛酉，晉遣使請居汴，從之。三月丁未，晉主至汴，遣使來謝。五月己亥，遣使如晉，致生辰禮。六月辛酉，晉遣使貢金。秋八月丁未朔，晉復貢金。己未，如奉聖州，晉遣其子延煦來朝。（舊五代史考異）甲寅，以單州刺史楊承祚爲登州刺史，從其便也。華州陝府奏，逃戶凡一萬二千三百。乙丑，臘，車駕不出。詔前陝州節度使石贇率諸節度使畋於近郊。太子賓客聶延祚卒。丁卯，詔宣徽使劉繼勳就杜威園亭會節度使統軍等習射。淄州奏，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反，案：光遠叛，五代春秋作十一月，歐陽史作十二月。（舊五代史考異）遣兵士取淄州，刺史翟進宗入青州。是冬大飢，河南諸州餓死者二萬六千餘口。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是夕陣雲掩北斗之魁星。乙亥，滄、恆、貝、鄴馳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案：歐陽史作甲戌朔，契丹寇滄州。據遼史云：甲戌朔，趙延壽、延昭率前鋒五萬騎次任邱，與歐陽史合。（舊五代史考異）青州楊光遠召之也。己卯，契丹陷貝州，知州

吳巒死之。庚辰，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排陣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以陝州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陣使，以左羽林統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陣使。太原奏，契丹入鴈門，圍忻、代二州。案通鑑，契丹入鴈門不書日；遼史作丙子，入鴈門，圍忻、代。（舊五代史考異）恆、滄、邢三州上言，契丹大至。是歲，天下餓死者數十萬人，詔逐處長吏瘞之。壬午，詔取此月十三日車駕北征，以前邠州節度使李周爲權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東京。丁亥，敵騎至黎陽。案：歐陽史作丙戌，契丹寇黎陽。（舊五代史考異）通鑑作丁亥，渭州奏，契丹至黎陽。（孔本）以待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前軍都虞候。

河北危蹙，諸州求救者人使相望。戊子，車駕至澶州。以貝州節度使王令溫爲鄧州節度使，時令溫弟令崇自契丹至，訴以舉族陷於甘陵，故有是命。辛卯，鄴都留守張從恩遣人夜縋城間行，奏契丹主以鐵騎三四萬建牙帳於元城，以趙延壽爲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延壽日率騎軍摩壘而退。案遼史太宗紀：正月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蓋遼人封延壽自在己丑，晉人至辛卯始得奏聞也。歐陽史作辛卯，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殊誤（一）。甲午，以北京留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以恆州節度使杜威副之，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都虞候，其職員將校委招討使便宜署置。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偶，占者曰：「斯爲海淫，其下必將有戰。」詔率天下公私之馬以資騎軍。丙申，契丹攻黎陽，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率勁

騎三千以禦之。己亥，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於契丹主，求修舊好。守忠自敵帳迴，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案遼史云：辛丑，晉遣使來修舊好，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

與薛史微異。辛丑，太原奏，與契丹戰於秀谷，斬首三千級，生擒五百人，獲敵將一十七人，賊軍散入鶚鳴谷，已進軍追襲。

二月甲辰朔，遣石贛守麻家口，何建守楊劉鎮，白再榮守馬家渡，安彥威守河陽。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案五代春秋：正月，契丹陷博州。歐陽史作正月辛丑，薛史及遼史作二月。（舊

五代史考異）

案：博州刺史周儒降于契丹，歐陽史、通鑑、契丹國志俱作正月，是書及遼史作二月。（殿本）又與楊光

遠潛約，光遠引契丹於馬家渡濟河。時郭謹在汝陽，遣左武衛將軍蔡行遇率數百騎赴之，遇伏兵於葭葦中，突然而出，轉鬪數合，部下皆遁，行遇爲賊所執，鋒鏑重傷，不能乘馬，坐畚中舁至幕帳。遣李守貞等水陸進兵而下，以救汝陽。丙午，先鋒指揮使石公霸與契丹遇於戚城之北，爲契丹所圍。高行周、符彥卿方息於林下，聞賊至駭愕，督軍而進，契丹衆甚盛，被圍數重，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行周等大譟，瞋目奮擊賊衆，傷死者甚多，案宋史符彥卿傳：契丹騎兵數萬，圍高行周于鐵邱，諸將莫敢當其鋒，彥卿獨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行周得免。高懷德傳：至戚城，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挾父而出。（舊五代史考異）帝自御親兵救之方解。登戚城古臺，置酒以勞三將，咸咎延廣不遣兵赴難，相對泣下。



戊申，契丹築壘於馬家渡東岸，以騎軍列於外，以禦王師，李守貞以師搏之，遂破其衆。賊騎散走，赴河溺死者數千，遂拔其壘。初，西岸敵軍數萬，鼓譟揚旗以助其勢，及見東岸兵敗，號哭而去。獲馬八百匹，生擒賊將七十八人，部衆五百人，送行在，悉斬之。辛亥，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合蕃漢之兵四萬抵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牽脅之。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易州刺史安審約奏，戰契丹於北平，賊退保祁溝關，斷其橋梁而還。癸丑，博州殘兵至自賊中。周儒之降也，賊執其軍士，將獻於幕帳，行次中途，守者夜寢，其中軍士一人自解桎梏，爲諸兵釋縛，取賊戈矛，盡殺援者二百餘人，南走而歸，至河無舟，浮水而過，溺死之餘，所存者六十七人。是日，日有黃白暈，二白虹夾日而行。己未，滄州奏，賊衆三千人援送所掠人口寶貨等，由長蘆入蕃，以輕騎邀之，斬獲千餘人，人口輜重悉委之而走。庚申，宰臣馮道等再上表請聽樂，皆不允。時帝自期年之後，於宮中間舉細聲女樂，及親征以來，日於左右召淺蕃軍校，奏三絃胡琴，和以羌笛，擊節鳴鼓，更舞迭歌，以爲娛樂。常謂侍臣曰：「此非音樂也。」故馮道等奏請舉樂，詔旨未允而止。壬戌，楊光遠率兵圍冀州〔三〕，刺史李瓊以州兵擊之，棄營而遁。冀州奏，敗賊軍於城下，見昇棺者，訊其降者，曰：「戚城之戰，上將金頭王中流矢而死，此其櫬也。」癸亥，以前鄧州節度使何建爲東南面馬步軍都部署，率師屯汝陽。甲子，蜀人寇我階州。

三月癸酉朔，契丹主領兵十餘萬來戰。時契丹僞棄元城寨已旬日矣，伏精騎於頓丘故

城，以待王師。

案通鑑：

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敵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舊五代史考異）

設伏累

日，人馬饑頓，趙延壽謀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不敢前進，不如徑造城下，四面而進，攻奪其橋梁，天下定矣。」契丹主然之。是日，前軍高行周在戚城之南，賊將趙延壽、趙延昭以數萬騎出王師之西，契丹主自擁精騎出王師之東，兩軍接戰，交相勝負。至晡時，契丹主以勁兵中央出而來，帝御親軍列爲後陣，東西濟河，爲偃月之勢，旗幟鮮盛，士馬嚴整。契丹主望之，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朝兵馬半已餓死，今日觀之，何其壯耶！」敵騎往來馳突，王師植立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空，賊軍稍却。會有亡者告契丹主曰：「南軍東面人少，沿河城柵不固，可以攻之。」契丹乃率精騎以攻東邊，王師敗走，敵騎追之。時有夾馬軍士千餘人在堤間治水寨，旗幟之末出於堰埭，敵望見之，以爲伏兵所起，追騎乃止。久之復戰，王師又退，李守超以數百騎短兵直進擊之，敵稍却。戰場之地，人馬死者無算，斷箭殘鏃，橫厚數寸。遇夜，賊擊鉦抽軍而退，夜行三十里而舍焉。

案：歐陽史作癸酉，及契丹戰於戚城，契

丹去。蓋戚城之戰，兩軍互有勝負，

歐陽史以薛史爲據也。

五代春秋作三月，及契丹戰於戚城，王師敗績。疑未詳考。

（孔本）護聖指揮使協霸

案：「協霸」二字上疑有脫文。

亡入賊中，夷其族。

護聖第二軍都指揮使安

重懷、指揮使烏韓七、監軍何彥超等臨陣畏怯，手失兵仗，悉斬之。乙亥，契丹主帳內小校

竊其主所乘馬來奔，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案契丹國志云：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帝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舊五代史考異）齊州奏，青州賊軍寇明水鎮。壬午，禮部尙書盧詹卒，贈太子少保。甲申，契丹車帳已過貝州，以趙延昭守貝州。案遼史：三月壬午，留趙延昭守貝州（三），徙所俘戶於內地。四月癸丑，還次南京。辛卯，定州馬全節攻泰州，拔之，俘其兵士二千人，雜畜戎仗稱是。癸巳（四），北京留守、兼中書令劉知遠封太原王，餘如故。是日，詔天下抽點鄉兵，凡七戶出一士，六戶資之，仍自具兵仗，以「武」爲號（五）。太常丞王緒棄市。緒家於青州，常致書於楊光遠，緒有妾之兄懽，緒不爲賄給，遂告與光遠連謀，密書述朝廷機事，遂收捕斬之。

夏四月，車駕在澶州。滄州奏，契丹陷德州，刺史尹居璠爲敵所執。甲辰，鄴都留守張從恩來朝。丁未，加從恩平章事，還鄴。己酉，詔取今月八日車駕還京，令高行周、王周留鎮澶淵，近地兵馬委便宜制置。甲寅，至自澶州，曲赦京城大辟以下罪人。丁巳，升冀州爲防禦使額。同、華奏，人民相食。己未，以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爲右神武統軍。辛酉，以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爲西京留守，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爲兗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是日，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諸道州府括率錢帛，以次軍門（六）。癸亥，以西京留守安彥威爲晉昌軍

節度使，以晉昌軍節度使趙瑩爲華州節度使，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是日，置酒宮中，召景延廣謂之曰：「卿有佐命之功，命保鰲伊洛，非酬勳之地也。」因解御衣、寶帶以賜之。丙寅，隴州奏，餓死者五萬六千口。

五月壬申朔，太原劉知遠奏，邊境未寧，軍用甚廣，所封王爵，乞未行冊命。戊寅，遣侍衛親軍都虞候李守貞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丁亥，以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案通鑑：張從恩上言：「趙延昭雖據貝州，麾下將士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擊。」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

（舊五代史考異）以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爲行營都虞候，以左神武統軍潘環掌騎兵，右神武統軍張彥澤掌步兵。辛卯，張從恩奏，貝州賊將趙延昭縱火大掠，棄城而遁。案通鑑：延昭屯于瀛、莫，阻水自固。（舊五代史考異）以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副之。戊戌，以鄧州節度使何建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是月，澤路上言，餓死者凡五千餘人。

六月辛丑朔，王師拔淄州，斬楊光遠僞署刺史劉翰。癸卯（七），以太尉、兼侍中馮道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同州節度使。丙午，詔復置樞密院。丁未，以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權開封府尹李周卒，輟朝，贈太師。辛亥，以邢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晉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晉州節度使宋彥筠爲陝州節度使；以吏部郎中李穀充樞密直學士。丙辰，滑州河決，漂注曹、單、漕、譚，原本作「曹鄴」，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濮、鄆等州之境，案宋史

楊昭儉傳：河決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帝喜，詔立碑紀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擯華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舊五代史考異）環梁山合於汶、濟。戊午，升府州爲團練使額。庚申，襄州獻白鵲。甲子，復置翰林學士。乙丑，宰臣等三上表請聽樂，詔允之。戊辰，以門下侍郎王松爲左丞；以右丞王易簡爲吏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蕭愿爲祕書監；以右諫議大夫王仁裕爲給事中；以給事中李式爲左散騎常侍；以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翰林學士；以禮部郎中李潛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刑部郎中劉溫叟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以主客員外郎范質充翰林學士；御史張宜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庚午，以前晉州節度使周密爲左龍武統軍，以同州節度使李懷忠爲左羽林統軍。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九。

## 校勘記

〔一〕歐陽史作辛卯……殊誤 二十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二〕楊光遠率兵圍冀州 「冀州」，殿本、劉本作棣州。

〔三〕趙延昭 「延」原作「德」，據本卷正文、殿本及遼史卷四太宗紀改。

〔四〕癸巳 原作「己亥」，據殿本改。影庫本批校云：「『癸巳』訛『己亥』。」

〔五〕以武爲號 彭本、盧本同。殿本、劉本作「以『武定』爲號」。

〔六〕以次軍門 彭本、盧本同。殿本、劉本作「以資軍用」。

〔七〕癸卯 原作「辛卯」，按本卷上文「六月辛丑朔」，是月無辛卯。影庫本粘籤云：「辛卯，以前後干支計之，當作『癸卯』，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識于此。」今據通鑑卷二八四改。

# 舊五代史卷八十三

## 晉書九

### 少帝紀第三

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大赦天下，改天福九年爲開運元年。河北諸州，曾經契丹蹂踐處，與免今年秋稅。諸軍將士等第各賜優給。諸州率借錢帛，赦書到日，晝時罷徵，出一千貫已上者與免科徭，一萬貫已上者與授本州上佐云。是日宣赦未畢，會大雷雨，匆遽而罷。時都下震死者數百人，明德門內震落石龍之首，識者以爲石乃國姓，蓋不祥之甚也。癸酉，以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鄴都留守，加兼侍中；以昭義節度使安審暉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乙亥，前陝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尉，改定州節度使；鄴都留守張從恩改鄆州節度使。禮官奏：「天子三年喪畢，祫享於太廟，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今年八月喪終畢，明德，原本缺「德」字，今從歐陽史增入。（影庫本粘籤）合以十月行大祫之禮，冬季祠

祭，改薦爲禘。」從之。丁丑，虞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改倉部郎中、知制誥，大理卿吳德謙改祕書監致仕。辛巳，以左龍武統軍李從敏爲潞州節度使，天策府都護軍、桂州節度使、知朗州軍事馬希杲加檢校太師。壬午，降金州爲防禦州，降萊州爲刺史州。戶部侍郎田敏改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祥改尙書右丞；以潁州團練使馮玉爲戶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中書舍人趙上交改刑部侍郎。己丑，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充弘文館大學士，太子太傅、譙國公劉昫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宰臣李崧、和凝進封爵邑。庚寅，宣徽北院使劉繼勳改宣徽南院使，劉繼勳，原本作「斷勳」，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三司使董遇改宣徽北院使。辛卯，以前陝州節度使石饒爲鄧州節度使。同州節度使李承福卒，贈太傅。

八月辛丑，命十五將以禦契丹，案東都事略范質傳：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機事。」遂獨爲之。歐陽史云：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杜威爲都招討使，蓋略之也。（舊五代史考異）北京留守劉知遠充北面行營都統，鎮州節度使杜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鄆州節度使張從恩充馬步軍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馬步軍都排陣使，徐州節度使趙在禮充馬步軍都虞候，晉州節度使安叔千充馬步軍左廂排陣使，前兗州節度使安審信充馬步軍右廂排陣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充馬軍左廂都指揮使，



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二〕，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節度使王廷胤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宋彥筠充馬軍右廂都指揮使〔三〕，前金州節度使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左神武統軍潘環充步軍右廂排陣使。案遼史七月辛卯，晉遣張暉奉表乞和，留暉不遣。蓋其時桑維翰爲相，乞和于契丹，既不見許，遂分命十五將以禦之也。（孔本）壬寅，閩王王延義爲其下連重遇、朱文進所害，衆推文進知留後事，稱天福年號，間道以聞。甲辰，太子少傅盧文紀改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麟改太子太保〔三〕，刑部尙書李懌改戶部尙書，給事中司徒詡改右散騎常侍，以府州刺史折從阮爲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是夜，熒惑入南斗。乙巳，詔復置明經、童子二科。己酉，以鄧州節度使王令溫爲延州節度使。癸丑，以威武軍兵馬留後、權知閩國事朱文進爲檢校太傅、福州威武軍節度使，知閩國事。癸亥，升澶州爲節鎮，以鎮寧爲軍額，割濮州爲屬郡。甲子，以延州節度使史威爲澶州節度使。

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乙酉，以戶部侍郎韋勳爲太子賓客〔四〕，以前棣州刺史段希堯爲戶部侍郎〔五〕，以光祿卿張仁愿爲大理卿。己丑，禮部侍郎符蒙卒。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於七里烽，案：通鑑作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與薛史異。歐陽史契丹國志並與薛史同。（舊五代史考異）斬首千餘級，生擒將校七十餘人。癸巳，以前隴州防禦使翟光鄴爲宣徽北院使。己亥，以滄州節度使王廷胤卒輟朝，贈中書令。

冬十月壬寅，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弘佐加守太尉。

吳越國王，原本脫「吳」字，今據歐陽史增。

入。（影庫本粘籤）庚戌，以徐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

留守馬全節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甲寅，以起居郎、知制誥賈緯爲戶部郎中、知制誥。戊

午，詔曰：

朕虔承顧命，獲嗣丕基，常懼顛危，不克負荷，宵分日昃，罔敢怠寧，夕惕晨興，每懷祇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

向者，頻年災沴，稼穡不登，萬姓飢荒，道殣相望，上天垂譴，涼德所招。仍屬干戈尙興，邊陲多事。倉廩不足，則輟人之餼食；帑藏不足，則率人之資財；兵士不足，則取人之丁中；戰騎不足，則假人之乘馬。雖事不獲已，而理將若何！訪聞差去使臣，殊乖體認，不能敦於勉諭，而乃臨以威刑，自有所聞，益深愧悼。旋屬守臣叛命，敵騎入邊，致使甲兵不暇休息，軍旅有征戰之苦，人民有飛輓之勞，疲瘵未蘇，科徭尙急，言念於茲，寢食何安！得不省過興懷，側身罪己，載深減損，思召和平。所宜去無用之資，罷不急之務，棄華取實，惜費省功，一則符先帝慈儉之規，一則慕前王朴素之德〔六〕。

向者，造作軍器，破用稍多，但取堅剛，不須華楚，今後作坊製器械，不得更用金銀

裝飾。比於遊畋，素非所好，凡諸服御，尤欲去奢，應天下府州不得以珍寶玩好及鷹犬爲貢。在昔聖帝明君，無非惡衣菲食，況於薄德，所合恭行，今後大官尙膳，減去多品，衣服帷帳，務去華飾，在禦寒溫而已。峻宇雕牆，昔人所誡，玉杯象箸，前代攸非，今後凡有營繕之處，丹堊雕鏤，不得過度，宮闈之內，有非理費用，一切禁止。

於戲！繼聖承祧，握樞臨極，昧於至道，若履春冰。屬以天災流行，國步多梗，因時致懼，引咎推誠，期於將來，庶幾有補。更賴王公、將相、貴戚、豪宗，各啓乃心，率由茲道，共臻富庶，以致康寧。凡百臣僚，宜體朕意。

十一月壬申，詔曰：「蕃寇未平，邊陲多事，卽日雖無侵軼，亦須廣設隄防。朕將親率虎貔，躬擐甲冑，候聞南牧，卽便北征，不須先定日辰，別行告諭。所有供億，宜令三司預行計度，合隨從諸司職員，並宜常備行計」云。己卯，以陳州刺史梁漢璋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午，以貝州節度使何建爲澶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右廂排陣使，以澶州節度使史威爲貝州節度使。丙戌，以前金州節度使田武爲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七〕，以前相州節度使郭謹爲鄜州節度使。

十二月己亥朔，幸臯門，射中白兔。癸丑，福州節度使朱文進加同平章事，封閩國王。丁巳，青州楊光遠降。光遠子承勳等斬觀察判官邱濤，牙將白延祚、楊贍、杜延壽等首級，

送於招討使李守貞，乃縱火大譟，劫其父處於私第，以城納款，遣卽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楊光遠亦遣節度判官楊麟奉表請死。詔釋之。

閏月庚午，以楊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騎衛將軍，皆光遠之子，先詣闕請罪，故特授是官。癸酉，李守貞奏，楊光遠卒。初，光遠既上表送降，帝以光遠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議者曰：「豈有反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乙酉，前登州刺史張萬迪削奪官爵處斬，青州節度判官楊麟配流威州，掌書記任邈配流原州，支使徐晏配流武州，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並以楊光遠叛故也。工部尙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試進士諸科舉人入策，舊例夜試，以三條燭盡爲限，天成二年改令晝試，今欲依舊夜試。」從之。曲赦青州管內罪人，立功將士各賜優給，青州吏民爲楊光遠誣誤者，一切不問。青州行營招討使、兗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加同平章事，副招討使、河陽節度使符彥卿改許州節度使。丙戌，降青州爲防禦使額，以萊州刺史楊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己丑，以工部尙書竇貞固爲禮部尙書，太常卿王延爲工部尙書，左丞王松爲太常卿，以前尙書右丞龍敏爲尙書左丞。癸巳，以前安州防禦使李建崇爲河陽兵馬留後（八），以宣徽使翟光鄴爲青州防禦使，以內客省使李彥韜爲宣徽北院使。甲午，以給事中邊光範爲左散騎常侍，以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李穀爲給事中，依前充職。是月，契丹耶律德光與

趙延壽領全軍入寇，圍恆州，分兵陷鼓城、棗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晉、蒲澤、欒城、柏鄉等縣，案遼史：己卯，圍恆州，下其九縣。歐陽史繫於乙酉之後，疑誤。前鋒至邢州，河北諸州告急。詔張從

恩、馬全節、安審琦率師屯邢州，趙在禮屯鄴都。

開運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賀，不豫故也。己亥，張從恩部領兵士自邢州退至相州，人情震恐。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歸鄴都，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詔西京留守景延廣將兵守胡梁渡。契丹寇邢州。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改鄭州防禦使，典軍如故。以齊州防禦使劉在明爲相州留後。癸卯，以客省使孟承誨爲內客省使。滑州奏，今月二日至四日，相州路烽火不至。甲辰，以前汝州防禦使宋光鄴爲左驍衛大將軍。詔青州行營將校，自副兵馬使以上，各賜功臣名號。乙巳，帝復常膳。以左威衛上將軍袁義爲客省使，上將軍如故。詔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率兵赴邢州，馬全節赴相州。契丹寇洛、磁，犯鄴都西北界，所在告急。壬子，王師與契丹相拒於相州北安陽河上，皇甫遇、慕容彥超率前鋒與敵騎戰於榆林店，遇馬中流矢，僅而獲免。案遼史云：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兵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都，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却，至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安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還。與薛史所載，互有詳略。是夜，張從恩引軍退保黎陽，唯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既而知州符

彥倫與軍校謀曰：「此夜紛紜，人無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橋！」卽抽入相州，嬰城爲備。至曙，賊軍萬餘騎已陣於安陽河北，彥倫令城上揚旗鼓譟，賊不之測。至辰時，渡河而南，悉陳甲騎於城下，如攻城之狀。彥倫曰：「此敵將走矣。」乃出甲士五百於城北，張弓弩以待之，契丹果引去。當皇甫遇榆林戰時，至晚敵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戎王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官軍亦南保黎陽。甲寅，以河陽留後李建崇爲邢州留後，以鳳州防禦使案：原本下有闕文「九」。爲河陽留後。詔李守貞領兵屯滑州，以宣徽北院使李彥韜權侍衛馬步都虞候。改諸道武定軍爲天威軍。己未，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爲北面行營都招撫使，以鄆州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辛酉，相州奏，契丹抽退，其鄉村避寇百姓，已發遣各歸本家營種。初，帝以不豫初平，未任親御軍旅，旣而張從恩、馬全節相次奏賊軍充斥，恆州杜威告事勢危急，帝曰：「此賊未平，固難安寢，當悉衆一戰，以救朔方生靈，若晏安遲疑，則大河以北，淪爲寇壤矣。」卽日命諸將點閱，以定行計。辛酉，下詔親征。誅楊光遠部下指揮使張迴等五人，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搖故也。癸亥，以樞密直學士李穀爲三司副使，判留司三司公事。乙丑，車駕發離京師。是月，京城北壕春冰之上有文，若大樹花葉，凡數十株，宛若圖畫，觀者如堵。

二月戊辰朔，車駕次滑州。己巳，渡浮橋，幸黎陽勞軍，至晚還滑州。以滄州節度使田

武充東北面行營都部署。甲戌，幸澶州，以景延廣爲隨駕馬步軍都鈐轄。丙子，大閱諸軍于戚城，帝親臨之。戊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馬全節、行營都監李守貞、右神武統軍張彥澤等以前軍先發。己卯，以許州節度使符彥卿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左神武統軍潘環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辛巳，幸楊村故壘。符彥卿、皇甫遇、李殷率諸軍進發。以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樞密直學士。詔河北諸州，應蕃寇經由之地，吏民遭殺害者，委所在收瘞，量事祭奠。詔恆州杜威與馬全節等會合進軍。丙戌，幸鐵丘閱馬，因幸趙在禮、李從溫軍。是日大雪。戊子，安審琦、梁漢璋領兵北征。府州防禦使折從阮奏，部領兵士攻圍契丹勝州，降之，見進兵趨朔州。甲午，以河中節度使安審琦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許州節度使符彥卿充馬步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充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李殷充步軍左右廂都指揮使；左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左右廂都排陣使，右神武統軍潘環充步軍左右廂排陣使。丙申，以端明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馮玉爲戶部尙書，充樞密使。

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祁州，原本作「祈」，今從五代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刺史沈斌死之。乙巳，左補闕袁範先陷契丹，自賊中逃歸。杜威奏，與李守貞、馬全節、安審琦、皇甫遇部領大軍赴定州。易州刺史安審約奏，二月三夜，差壯丁斫敵營，殺賊千餘人。是日，以符彥卿爲

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右廂都排陣使，以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廂排陣使，以王周爲馬步軍右廂排陣使。丁未，敗於戚城，還幸景延廣、安審信軍。庚戌，王師攻泰州，刺史晉庭謙以城降。易州奏，郎山塞將孫方簡破契丹千餘人，案歐陽史作孫方諫。（舊五代史考異）郎山，宋史

作狼山，東都事略仍作郎山，蓋地名多用對音字，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斬蕃將諧里相公（二〇），擄其妻以

獻。甲寅，杜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沒刺相公（二一），并蕃漢兵士二千人。以前戶部尙

書李懌爲兵部尙書。乙卯，杜威奏，收復遂城。丙辰奏，大軍自遂城却退至滿城。時賊將

趙延壽部曲來降，言：「契丹主昨至古北口、幽州走報，漢軍大下，收却泰州，尋下令諸部，令

輜重入塞，輕騎却迴。戎王率五萬餘騎，來勢極盛，明日前鋒必至，請爲之備。」杜威、李守

貞謀曰：「我師糧運不繼，深入賊疆，而逢大敵，亡之道也。不如退還泰州，觀其兵勢強弱而

禦之。」軍士皆以爲然。是日，還滿城。丁巳，至泰州。戊午，契丹前鋒已至。己未，大軍發

泰州而南，契丹踵其後。是日，次陽城。庚申，賊騎如牆而來，我步軍爲方陣以禦之，選勁

騎擊賊，鬪二十餘合，南行十餘里，賊勢稍却，渡白溝而去。案通鑑：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

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歐陽史：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俱與薛史同。惟遼史云：己未，重威、守貞引兵南

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爲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是遼師未嘗言敗也。蓋當時南北軍俱有掩飾，故紀載不

同如此。（舊五代史考異）辛酉，杜威召諸將議曰：「戎首自來，實爲勍敵，若不血戰，吾輩何以求



免。」諸將然之。是日，敵騎還遼官軍，相去數里。明日，我軍成列而行，蕃漢轉鬪，殺聲震地，纔行十餘里，軍中人馬飢乏。癸亥，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案：歐陽史作衛村，通鑑考異引漢高祖實錄作白檀，遼史從薛史。（舊五代史考異）人馬俱渴，營中掘井，及水輒壞，兵士取其泥絞汁而飲，敵衆圍繞，漸束其營。案宋史藥元福傳：晉師列方陣，設拒馬爲行砦，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糧道。（舊五代史考異）是日，東北風猛，揚塵折樹，契丹主坐車中謂衆曰：「漢軍盡來，祇有此耳，今日並可生擒，然後平定天下。」令下馬拔鹿角，飛矢雨集。軍士大呼曰：「招討使何不用軍，而令士卒虛死！」諸將咸請擊之，杜威曰：「俟風勢稍慢，觀其進退。」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黑風之內，莫測多少，若俟風止，我輩無噍類矣。」卽呼諸軍齊力擊賊，張彥澤、符彥卿、皇甫遇等率騎奮擊，風勢尤猛，沙塵如夜，敵遂大敗。案宋史符彥卿傳：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戰，然未必死。」彥澤然之，遂潛兵尾其後，順風擊之，契丹大敗。又，藥元福傳：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爲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開拒馬出戰，諸將繼至，契丹大敗。（舊五代史考異）時步騎齊進，追襲二十餘里，至陽城東，賊軍稍稍成列，我騎復擊之，乃渡河而去。按：晉師敗契丹于陽城在三月癸亥，遼史與薛史同，歐陽史作庚申，誤。守貞曰：「今日危急極矣，幸諸君奮命，吾事獲濟。兩日以來，人馬渴乏，今喫水之後，脚重難行，速宜收軍定州，保全而還，上策也。」由是諸將整衆而還。是時，

契丹主坐車中，及敗走，車行十餘里，追兵既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乙丑，杜威等大軍自定州班師入恆州。

夏四月丙子，以車駕將還京，差官往西京告天地宗廟社稷。辛巳，駕發澶州。甲申，至京師，曲赦在京禁囚。己亥，己亥，以前後干支推之，當作「丁亥」，今無別本可考，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詔鄴都依舊爲天雄軍。庚寅，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封北平王；恆州節度使杜威加守太傅；徐州趙在禮移鎮兗州；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高行周移鎮鄆州，侍衛如故；鄴都留守馬全節改天雄軍節度使；兗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兼侍衛親軍副指揮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加兼侍中，移鎮許州；許州節度使符彥卿加同平章事，移鎮徐州；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加同平章事。壬辰，西京留守景延廣加邑封，改功臣；秦州節度使侯益移鎮河中；定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九。

### 校勘記

〔二〕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殿本作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劉本作馬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冊府卷一二〇作馬軍右都指揮使。

〔三〕宋彥筠充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劉本同，殿本及冊府卷一二〇「馬軍」作「步軍」。

〔三〕太子少保李麟，「李麟」，殿本同，劉本及本書卷一〇八 李麟傳作李麟。

〔四〕以戶部侍郎韋勳爲太子賓客，「以」字原無，據殿本補。

〔五〕以前棣州刺史段希堯爲戶部侍郎，「棣」字原無，「前」字下有注云：「按原本闕一字。」孔本、盧本同。今據殿本、劉本補。注刪。

〔六〕一則慕前王朴素之德，「一則」二字原無，據冊府卷一四五補。

〔七〕金州，原作「金吾」，據殿本、劉本改。

〔八〕李建崇，「崇」原作「業」，據本書卷一二九 李建崇傳改。本卷下文開運二年正月甲寅亦云：「以河陽留後李建崇爲邢州留後。」

〔九〕案原本下有闕文，劉本同，殿本作「案此下有闕文」。案本書卷八四：開運二年十月「以前河陽留後方太爲邢州留後」，此處闕文當爲「方太」二字。

〔一〇〕諸里，原作「轄里」，注云：「舊作諸里」，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殿本作嘉哩。」

〔一一〕沒刺，原作「默埒」，注云：「舊作沒刺」，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

〔三〕秦州節度使侯益「秦州」，劉本同，殿本作秦州。

# 舊五代史卷八十四

## 晉書十

### 少帝紀第四

開運二年夏五月丙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大赦天下。丁酉，以右衛上將軍馬萬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馬萬，原本誤衍「行」字，今從通鑑刪去。（影庫本粘籤）戊戌，陝州節度使宋彥筠移鎮鄧州（二），澶州節度使何建移鎮河陽。以左神武統軍潘環爲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彥韜遙領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滄州節度使田武遙領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辛亥，白虹貫日。壬子，宰臣桑維翰、劉昫、李崧、和凝並加階爵。禮部尙書竇貞固改刑部尙書，太常寺卿王松改工部尙書。以尙書左丞龍敏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李愼儀爲尙書左丞；以御史中丞張允爲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左諫議大夫顏衍爲御史中丞；案宋史顏衍傳：喪亂之後，朝綱不振，衍執憲頗有風采，嘗上言：「纔除

御史者旋授外藩賓佐，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恐四方得以輕易，百辟無所準繩。請自今藩鎮幕僚，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勘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釐雜務。」詔惟辟召入幕，餘從其請。（舊五代史考異）以兵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田敏爲國子祭酒；以戶部侍郎段希堯爲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邊蔚爲戶部侍郎，依前權知開封府事；以左散騎常侍李式爲工部侍郎；以給事中王仁裕爲左散騎常侍。甲寅，以華州節度使趙瑩爲開封尹，以皇弟開封尹重睿爲秦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劉繼勳爲華州節度使，以前鄆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晉州節度使。丙辰，杜威來朝。定州奏，大風雹，北岳廟殿宇樹木悉摧拔之。

六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閣。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張昭遠，原本作「張昭」。考

宋史張昭傳：「昭初名昭遠，漢避高祖諱去「遠」字。」薛史晉紀不宜預稱爲「張昭」，當傳寫脫落，今增入。（影庫本粘籤）等

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案：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並作二百卷，五代會要作二百二卷，目錄一卷。（舊五代史考異）賜器帛有差。癸酉，以恆州節度使杜威爲天雄軍節度使，充

鄴都留守；以鄴都留守馬全節爲恆州節度使。以翰林學士、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中書舍人；以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李瀚爲中書舍人（三）；翰林學士、都官郎中劉溫叟加知制誥；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范質改比部郎中、知制誥，並依舊充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本官充學士，以太常少卿陶穀爲中書舍人。案宋史陶穀傳：「穀性急率，嘗與兗帥安審信集會，杯

酒相失，爲審信所奏，時方姑息武臣，穀坐責授太常少卿。嘗上言：「頃蒞西臺，每見臺司詳斷刑獄，少有即時決者。至于閭閻夫婦，小有爭訟，淹滯即時；坊市死亡喪葬，必候臺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吏因緣爲姦，而邀求不已，經旬不獲埋瘞，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俄拜中書舍人。（舊五代史考異）己亥，己亥，以前後干支推之，當作「乙亥」，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以邠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陝州節度使。己卯，新授恆州節度使馬全節卒，輟朝，贈中書令。壬午，大理卿張仁愿卒，贈祕書監。遣刑部尙書竇貞固等分詣寺觀禱雨。己丑，以定州節度使王周爲恆州節度使，以前易州刺史安審約爲定州留後。是月，兩京及州郡十五並奏旱。

秋七月乙未朔，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田武爲昭義軍節度使。甲寅，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買院舍，從之。丙辰，前少府監李鐸貶坊州司戶，坐冒請逃死吏人衣糧入己故也。庚申，以前齊州防禦使薛可言爲延州兵馬留後。案遼史云：七月，晉遣孟守中奉表請和，通鑑作張暉，與遼史人名互異。今以遼史前後考之，則張暉請和在開運元年，至二年復遣孟守中也。薛史闕而不載，蓋當時實錄爲之諱言。（孔本）

八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中書舍人陶穀奏，請權廢太常寺二舞郎，從之。丙寅，宰臣和凝罷相，守右僕射。以樞密使馮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使如故。乙亥，詔：「諸御史今後除準式請假外，不得以細故小事請假離京；除奉制命差推事及按察外，不得以諸雜細務差

出。」丙子，以靈州節度使馮暉爲邠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前鄜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左羽林統軍；以前鄜州節度使郭謹爲左神武統軍。西京留司御史臺奏：「新授鄧州節度使宋彥筠於銀沙灘斬廳頭鄭溫。」詔鞠之，款云：「彥筠出身軍旅，不知事體，不合專擅行法。」詔釋其罪。以工部尚書王松權知貢舉。丁丑，以前晉州節度使安叔千爲右金吾上將軍；以三司副使、給事中李穀爲磁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使。分遣使臣於諸道率馬。戊寅，以左金吾上將軍皇甫立爲左衛上將軍，以右羽林統軍李懷忠爲左武衛上將軍。庚辰，新授潞州節度使田武卒，輟朝，贈太尉。戊子（三），湖南奏，靜江軍節度使馬希杲卒。

九月丙申，以西京留守、北面馬步軍都排陣使景延廣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丁酉，以刑部侍郎趙遠爲戶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式爲刑部侍郎，以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價久次綸闈，舊例合轉禮部侍郎或御史中丞，宰臣馮玉擬此官，桑維翰以爲資望淺，不署狀。無何，維翰休沐數日，玉獨奏行之，維翰由是不樂，與玉有間矣。己亥，幸繁臺觀馬，案歐陽史作閱馬于萬龍岡。（舊五代史考異）遂幸李守貞第。庚子，以晉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潞州節度使。吏部侍郎張昭遠加階爵，案宋史張昭遠傳：加金紫階，進爵邑。（舊五代史考異）酬修唐史之勞也。戊申，升曹州爲節鎮，以威信軍爲軍額。詔李守貞率兵屯澶州。己酉，月掩昴宿。以宣徽北院使焦繼勳爲宣徽南院使，以內客省使孟承誨爲宣徽北院使。壬子，以前太子詹事王居敏爲鴻



臚卿，李專美爲大理卿，以太子賓客致仕，馬裔孫爲太子詹事。甲寅，移泰州理所於滿城縣。乙卯，詔相州節度使張彥澤率兵屯恆州。

冬十月戊寅，戊寅，以長曆推之，當作「戊辰」，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以河陽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爲河陽節度使，以前鄭州節度使石贊爲曹州節度使。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冊兩浙節度使錢弘佐爲守太尉。辛未，右金吾衛上將軍楊彥詢卒，贈太子太師。丁丑，高麗遣使貢方物。庚辰，以前延州節度使王令溫爲靈州節度使。庚寅，以邢州兵馬留後劉在明爲晉州兵馬留後，以前河陽留後方太爲邢州留後。癸巳，升陳州爲節鎮，以鎮安軍爲軍額。

十一月戊戌，以邠州節度使馮暉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北面行營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武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癸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戊申，兩浙奏，順化軍節度使錢鐸卒。甲申，甲申，以長曆推之，當作「甲寅」，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以壽州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爲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丙申，前商州刺史李俊除名，李俊，歐陽史作重俊，蓋少帝時避御名，故去「重」字，今仍其舊。又丙申，以長曆推之，當作丙辰，今亦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坐受財枉法也。

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弘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丙寅，以吳越國

金馬左廂都指揮使、湖州刺史胡思進遙領虔州昭信軍節度使，胡思進，十國春秋作進思，據九國志與薛史同，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以吳越國金馬右廂都指揮使、明州刺史闕璠遙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並典軍如故。左羽林統軍丁審琪卒，贈太尉。辛未，以工部侍郎盧價爲禮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前中書舍人殷鵬爲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以給事中劉知新爲右散騎常侍。乙亥，陝府節度使劉景嚴來朝。丁丑，狩於近郊，臘也（丑）。己卯，光祿卿致仕陳玄卒於太原（去）。庚辰，命使冊高麗國王王武。癸未，以前兗州節度使安審信爲華州節度使。丁亥，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爲開封尹；以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劉昫判三司；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崧爲守侍中，充樞密使；以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以宣徽南院使焦繼勳知陝州軍州事。案宋史焦繼勳傳：西人寇邊，朝議發師致討，繼勳抗疏請行，拜秦州觀察使兼諸蕃水陸轉運使。既至，推恩信，設方略，招誘諸部，相率奉玉帛牛酒乞盟，邊境以安。俄徙知陝州。（舊五代史考異）己丑，邠州節度使馮暉準詔來朝。

是歲，帝每遇四方進獻器皿，多以銀於外府易金而入，案宋史劉濤傳：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其器皿。李崧判三司，令上庫金之數。及崧以原簿校之，少數千鎰。崧責曰：「帑庫通式，一日不受虛數，毫釐則有重典。」濤曰：「帑司常有報不盡數，以備宣索。」崧令有司劾濤，濤事迫，以情告樞密使桑維翰，乃止罰一月俸。（舊五代史考異）謂左右曰：「金者貴而且輕，便於人力。」識者以爲北遷之兆也。

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印〔七〕，並以黃金爲之。己亥，貝州梁漢璋奏，蕃寇屯聚，將謀入寇。詔符彥卿屯荊州口。案宋史符彥卿傳：再出河朔，彥卿不與，易其行伍，配以羸師數千戍荊州口。（舊五代史考異）癸卯，以前華州節度使劉繼勳爲同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劉景嚴爲鄧州節度使。丙午，以宣徽南院使、知陝州事焦繼勳爲陝州留後。丁未，刑部員外王涓賜私家自盡，坐私用官錢經營求利故也〔八〕。右司郎中李知損貶均州司戶，員外置，馳驛發遣，坐前任度支判官日與解縣權鹽使王景遇交游借貸故也。己酉，詔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李守貞率師巡撫北邊。辛亥，以皇弟秦州節度使重睿爲許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以兗州節度使趙在禮爲晉昌軍節度使。癸丑，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爲秦州節度使，以前貝州節度使史威爲涇州節度使。乙卯，定州奏，契丹入寇。己未，二王後守太僕少卿、襲鄴國公楊延壽除名配流威州，終身勿齒。延壽奉命於磁州檢苗，受賊二百餘匹，準律當絞，有司以二王後入議，故貸其死。

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滑州皇甫遇率兵援糧入易、定等州。甲子，以滄州留後王景爲本州節度使。右僕射和凝逐月別給錢五萬、僦糧芻粟等，優舊相也。辛未，魯國大長

公主史氏薨，輟朝三日。丙子，光祿卿致仕王弘贇卒，贈太常卿。迴鶻遣使貢方物。升桂州全義縣爲溇州，仍隸桂州，其全義縣改爲德昌縣，從湖南馬希範所請也。壬午，以前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充北面行營副都統，以宣徽北院使兼太府卿孟承誨爲右武衛大將軍充職。是日幸南莊，命臣僚泛舟飲酒，因幸杜威園，醉方歸內。甲申，河陽節度使李從溫薨，輟朝，贈太師。

三月壬辰朔，以權知河西節度事張遵古爲河西留後。乙未，以御史中丞顏衍爲戶部侍郎，以戶部侍郎趙遠爲御史中丞。丙申，以邠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河陽節度使，以前涇州節度使李德琬爲邠州節度使。李守貞奏，大軍至衡水。己亥，奏獲鄭州刺史趙思恭（九）。癸卯，奏大軍迴至冀州。戶部侍郎顏衍上表，以母老乞解官就養，從之。戊申，以皇子齊州防禦使延煦爲澶州節度使。辛亥，密州上言，飢民殍者一千五百。庚申，以瓜州刺史曹元忠爲沙州留後。

夏四月辛酉朔，李守貞自北班師到闕（一〇）。太原奏，吐渾白可久奔歸契丹，諸侯咸有異志。乙亥（一一），宰臣詣寺觀禱雨。曹州奏，部民相次餓死凡三千人。時河南、河北大飢，殍殍甚衆，沂、密、兗、鄆寇盜羣起，所在屯聚，剽劫縣邑，吏不能禁。兗州節度使安審琦出兵捕逐，爲賊所敗。戊寅，幸相國寺禱雨。皇子延煦與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結婚，案：皇子延

煦娶趙在禮女，通鑑作三月庚申，與薛史作四月戊寅異。（舊五代史考異）命宗正卿石光贊主之。

五月庚寅朔，以兵部郎中劉皞爲太府卿。戊戌，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鄧州節度使。定州奏，部民相次擄殺流移，約五千餘戶。青州奏，全家殍死者一百一十二戶。沂州奏，淮南遣海州刺史領兵一千五百人，應接賊頭常知及，詔兗州安審琦領兵捕逐。甲辰，以前太子賓客韋勳爲太子賓客。兗州安審琦奏，淮賊抽退，賊頭常知及與其次首領武約等並乞歸命。丁未（三），幸大年莊，游船習射。帝醉甚，賜羣官器帛過差（三），夜分方歸內。戊申，以鄆州留後李殷爲定州節度使。辛亥，詔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張彥澤爲副，李殷爲都監，領兵赴易、定等州，尋止其行。甲寅，以貝州留後梁漢璋爲貝州節度使，以左神武統軍郭謹爲鄆州節度使。

六月庚申朔，登州奏，文登縣部內有銅佛像四、瓷佛像十，自地踴出。狼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叛，據狼山歸契丹。案遼史：五月庚戌，晉易州戍將孫方簡請內附。蓋方簡歸契丹自在五月，至六月晉

人始奏聞也。歐陽史從薛史作六月。乙丑，詔諸道不得橫薦官僚，如本處幕府有闕，卽得奏薦。丙

寅，以前昭義軍節度使李從敏爲河陽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靈州節度使。壬午，以鄆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充北面行營副都統，以宋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案：以下原本有闕文（四）。定州奏，蕃

寇壓境。詔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滑州皇甫遇爲副，相州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定州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

七月壬辰，以禮部尙書王延爲刑部尙書，以工部尙書王松爲禮部尙書，以太常卿龍敏爲工部尙書，以左丞李愼儀爲太常卿，以吏部侍郎張昭遠爲左丞，以右丞李詳爲吏部侍郎，以前義州刺史李玘爲右丞。前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薨，輟朝，贈太師。丙申，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弘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滄州奏，蕃寇攻饒安縣。楊劉口河決西岸，水闊四十里。以前鄧州節度使劉景巖爲太子太師致仕。辛亥，宋州穀熟縣河水雨水一概東流，漂沒秋稼。丁巳，大理卿李專美卒。戊午，詔僞清泰朝經削奪官爵朱弘昭、馮贇、康義誠、王思同、藥彥稠等，並復其官爵。自夏初至是，河南、河北諸州郡餓死者數萬人，羣盜蜂起，剽略縣鎮，霖雨不止，川澤汎漲，損害秋稼。

八月己未朔，以左諫議大夫裴羽爲給事中。庚申，李守貞、皇甫遇駐軍定州。辛酉，幸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詔潞州運糧十三萬赴恆州。癸亥，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爲青州刺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敵千餘騎，轉鬪四十里，斬蕃將解里相公。丁卯，詔班師。庚午，以前亳州防禦使邊蔚爲戶部侍郎；以刑部侍郎李式爲戶部侍郎，充三司副使；以禮部侍郎盧價爲刑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

禮部侍郎充職。案宋史邊光範傳：少帝以光範藩邸舊僚，待遇尤厚。因遊宴，見光範位翰林學士下，即日拜尙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仍直樞密院。（舊五代史考異）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爲延州節度使。癸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奏，誅吐渾大首領白承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并夷其族凡四百口，蓋利其孳畜財寶也，人皆冤之。甲戌，以大理少卿劇可久爲大理卿。棣州刺史慕容彥超削奪在身官爵，房州安置，坐前任濮州擅出省倉麥及私賣官麴，準法處死，太原節度使劉知遠上表救之，故貸其死。丙戌，靈州馮暉奏，與威州刺史藥元福於威州土橋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餘人，藥元福，原本作「元補」，今從錦繡萬花谷所引薛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是月，秦州雨，兩旬不止，鄴都雨水一丈，洛京、鄭州、貝州大水，鄴都、夏津、臨清兩縣，餓死民凡三千三百。盜入臨濮、費縣。

秋九月壬辰，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加兼侍中，滑州節度使皇甫遇進封邠國公，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加檢校太尉。甲午，以權知威武軍節度使李弘達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乙未，前商州刺史李俊賜自盡，坐與親妹姦及行劍斫殺女使，又殺部曲孫漢榮，強姦其妻，準法棄市，詔死於家。己亥，張彥澤奏，破蕃賊於定州界，案：歐陽史作辛丑，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舊五代史考異）斬首二千餘級，追襲百餘里，生擒蕃將四人，摘得金耳環一副進呈。案遼史云：八月，趙延壽與晉張彥澤戰於定州，敗之。與薛史異。通

鑑作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與薛史符合。（孔本）癸卯，太原奏，破契丹楊武谷（古），殺七千餘人。甲辰，以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馬希範兼諸道兵馬都元帥。詔開封府，以霖雨不止，應京城公私僦舍錢放一月。乙巳，詔安審琦率兵赴鄴都，皇甫遇赴相州。丙午，以太子少保楊凝式爲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王延爲太子少保，前潁州團練使竇貞固爲刑部尚書。是月，河南、河北、關西諸州奏，大水霖雨不止，溝河泛濫，水入城郭及損害秋稼。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爲書與樂壽將軍王巒（毛），願以本城歸順、案：瀛州刺史下疑脫「劉延祚」三字。通鑑考異云：歐陽史作高牟翰。案陷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牟翰潛師而出」，蓋延祚爲刺史，牟翰乃戍將耳。（舊五代史考異）且言城中蕃軍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已爲內應。又云：「今秋苦雨，川澤漲溢，自瓦橋已北，水勢無際。戎王已歸本國，若聞南夏有變，地遠阻水，雖欲奔命，無能及也。」又，巒繼有密奏，苦言瀛、鄭可取之狀。先是，前歲中車駕駐於河上，曾遣邊將遺書於幽州趙延壽，勸令歸國，延壽尋有報命，依違而已。是歲三月，復遣鄴都杜威致書於延壽，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洺州軍將趙行實齎書而往，潛申款密。行實曾事延壽，故遣之。案：遼史作晉主遣延壽族人趙延實以書來招。（孔本）七月，行實自燕迴，得延壽書，且言：「久陷邊廷，願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即拔身南去。」敘致懇切，辭旨綿密，時朝廷欣然信之，復遣趙行實計會延壽大軍應接之所。有瀛州大將遣所親齎



蠟書至闕下，告云欲謀翻變，以本城歸命。未幾，會彼有告變者，事不果就。至是，瀛州守將劉延祚受戎王之命，詐輸誠款，以誘我軍，國家深以爲信，遂有出師之議。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九。

### 校勘記

〔二〕宋彥筠移鎮鄧州 「鄧州」原作「鄧州」，據本卷開運二年八月史文及本書卷一二三宋彥筠傳改。

〔三〕李瀚 殿本、劉本作「李潸」。

〔三〕戊子 「戊子」下原有「朔」字。按本卷上文「八月甲子朔」，戊子爲二十五日。影庫本粘籤云：「戊子朔，疑衍『朔』字，或上下有脫文，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今據殿本刪。

〔四〕鄭州節度使石贊 殿本、劉本同。據本書卷八三開運元年七月史文及歐陽史卷一七石敬瑭傳，「鄭州」應作「鄧州」。

〔五〕臘也 「臘」原作「獵」，影庫本批校云：「『獵』應作『臘』。」據改。

〔六〕陳玄 「玄」原作「元」，據孔本、本書卷九六陳玄傳改。

〔七〕御前印 「印」字原無，據冊府卷六一補。

〔八〕坐私用官錢經營求利故也。〔故〕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九〕鄭州刺史趙思恭。〔鄭州〕，殿本、劉本作鄭州。

〔一〇〕班師到闕。〔闕〕原作「關」，據殿本、劉本改。

〔一一〕乙亥。原作「乙未」，按本卷上文「四月辛酉朔」，是月無乙未。影庫本粘籤云：「乙未，以長曆推之，當作『乙亥』，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今據殿本改。

〔一二〕丁未。原作「辛未」，按本卷上文「五月庚寅朔」，是月無辛未。影庫本粘籤云：「辛未，以長曆推之，當作『丁未』，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今據殿本改。

〔一三〕賜羣官器帛過差。〔過〕，殿本、劉本作「有」。

〔一四〕案以下原本有闕文。殿本、劉本同。按本書卷八三少帝紀，開運二年四月，「兗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移鎮宋州」，又本書卷一〇九李守貞傳，「代高行周爲侍衛親軍指揮使，移鎮鄆州」，此處疑闕「李守貞爲鄆州節度使」九字。

〔一五〕解里。原作「嘉哩」，注云：「舊作解里，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

〔一六〕楊武谷。〔谷〕原作「穀」，據殿本、劉本改。

〔一七〕樂壽將軍。〔將軍〕，殿本同，劉本作「軍監」，冊府卷九九八、通鑑卷二八五作「監軍」。

# 舊五代史卷八十五

## 晉書十一

### 少帝紀第五

開運三年冬十月甲子，正衙命使冊皇太妃安氏。乙丑，以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邊光範爲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邊歸儼爲左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爲右諫議大夫。辛未，以鄴都留守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案通鑑載當時勅榜曰：先取瀛、鄭，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蓋狃於陽城之役而驟驕也。（舊五代史考異）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鄆州節度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兗州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徐州符彥卿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貝州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陣使，前鄧州案：原本有闕文（二）。宋彥筠爲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洛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癸酉，冊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乙亥，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權

知侍衛司事。丙戌，鳳翔節度使秦王李從暉薨，輟朝，贈尙書令。丁亥，邠州節度使李德瑋卒，輟朝，贈太尉。

十一月戊子朔，以給事中盧撰爲右散騎常侍，以尙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陳觀爲左諫議大夫。觀以祖諱「義」，乞改官，尋授給事中。庚寅，樞密使、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馮玉加尙書右僕射，以皇子鎮寧軍節度使延煦爲陝州節度使，以陝州留後焦繼勳爲鳳翔留後，以前定州留後安審琦爲邠州留後，以右僕射和凝爲左僕射。甲午，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弘佐起復舊任。丁酉，詔李守貞知幽州行府事。戊申，日南至，御崇元殿受朝賀。是月，北面行營招討使杜威率諸將領大軍自鄴北征，師次瀛州城下，貝州節度使梁漢璋戰死。杜威等以漢璋之敗，遂收軍而退。行次武強，聞戎王入寇，欲取直路，自冀、貝而南。會張彥澤領騎自鎮定至，且言契丹可破之狀，於是大軍西趨鎮州。

十二月丁巳朔，案：以下有闕文。據通鑑云：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且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敵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舊五代史考異）己未，杜威奏，

駐軍於中渡橋。案通鑑云：甲寅，杜威等至中渡橋。十二月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渡。胡三省注云：強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始達，晉之爲兵可知矣。歐陽史作己未，杜威軍于中渡，蓋以奏聞之日爲駐軍之日。（舊五代史考異）

庚申，以前司農卿儲延英爲太子賓客。詔徐州符彥卿屯澶州。辛酉，詔澤潞、鄴都、邢

洛、河陽運糧赴中渡，杜威遣人口奏軍前事宜，勢迫故也。壬戌，又遣高行周屯澶州，景延廣守河陽。博野縣都監張鵬入奏蕃軍事勢。丙寅，定州李殷奏，前月二十八日夜，領捉生四百人往曲陽嘉山下，逢賊軍車帳，殺千餘人，獲馬二百匹。詔宋州高行周充北面行營都部署，符彥卿充副，邢州方太充都虞候，領後軍駐於河上，以備敵騎之奔衝也。時契丹游騎涉溥水而南〔三〕，至欒城縣。自是中渡寨爲蕃軍隔絕，探報不通，朝廷大恐，故委行周等繼領大師守扼津要，且以張其勢也。己巳，邢州方太奏，此月六日，契丹與王師戰於中渡，王師不利，奉國都指揮使王清戰死。案遼史云：杜威、張彥澤引兵據中渡橋，趙延壽以步兵前擊，高彥溫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殪屍數萬，斬其將王清，宋彥筠墮水死，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溥沱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復命趙延壽分兵圍守，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攻下樂城，降騎卒數千，分遣將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軍食，三日不得舉煙火，但獲晉人卽黥而縱之，諸饋運見者皆棄而走。於是晉兵內外隔絕，食盡勢窮。考遼史所載與通鑑大略相同，惟宋彥筠墮水死，通鑑作彥筠浮水抵岸得免。自將騎卒，通鑑作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州之後。稍有異同，可資互證云。（孔本）庚午，幸沙臺射兔。壬申，始聞杜威、李守貞等以此月十日率諸軍降於契丹。案遼史：杜重威等降於遼，在十二月丙寅〔四〕，與薛史同。歐陽史作壬戌，疑誤。考歐紀，壬戌之日，自紀溥沱戰敗，而杜威等之降上不係日，觀杜重威傳明著十二月丙寅，于薛史未嘗不合也。（劉本）是夜，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

封丘門斬關而入。癸酉旦，張彥澤頓兵於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前曹州節度使石贇死，帝之堂叔也。時自中渡寨隔絕之後，帝與大臣端坐憂危，國之衛兵，悉在北面，計無所出。十六日聞潯水之降，是夜，偵知張彥澤已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內計事，方議詔河東劉知遠起兵赴難，至五鼓初，張彥澤引蕃騎入京。宮中相次火起，帝自攜劍驅擁后妃已下十數人，將同赴火，爲親校薛超所持，俄自寬仁門遞入契丹主與皇太后書，帝乃止，旋令撲滅煙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在寬仁門宿衛，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癸酉，帝奉表於戎主曰：

孫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寅時，相州節度使張彥澤、都監傅住兒部領大軍入京〔五〕，齋到翁皇帝賜太后書示，於潯沱河降下杜重威一行馬步兵士，見領蕃漢步騎來幸汴州者。

往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掣電〔六〕，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

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繼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

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皆望風而束手；億兆黎庶，悉延頸以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愿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并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於郊野面縛俟罪次。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長子陝府節度使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寶管押進納，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甲戌，張彥澤遷帝與太后及諸宮屬於開封府〔七〕，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是夜，開封尹桑維翰、宣徽使孟承誨皆遇害。帝以契丹主將至，欲與太后出迎，彥澤先表之，稟契丹主之旨報云：「比欲許爾朝覲上國，臣僚奏言，豈有兩箇天子道路相見！今賜所佩刀子，以慰爾心。」己卯，皇子延煦、延寶自帳中迴，得僞詔慰撫，帝表謝之。時契丹主以所送傳國寶製造非工，與載籍所述者異，使人來問。帝進狀曰：「頃以僞主王從珂於洛京大內自焚之後，其眞傳國寶不知所在，必是當時焚之。先帝受命，旋製此寶，在位臣僚，備知其事，臣至今日，敢有隱藏」云。時移內庫至府，帝使人取帛數段，主者不與，謂使者曰：「此非我所有也。」又使人詣李崧求酒，崧曰：「臣有酒非敢愛惜，慮陛下杯酌之後憂躁，所作別有不測之

事，臣以此不敢奉進。」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

明年正月朔，契丹主次東京城北，百官列班，遙辭帝于寺，詣北郊以迎契丹主。帝舉族出封丘門（之），肩輦至野，契丹主不與之見，遣泊封禪寺。文武百官素服紗帽，迎謁契丹主於郊次，俯伏俟罪，契丹主命起之，親自慰撫。契丹主遂入大內，至昏出宮，是夜宿於赤岡。僞詔應晉朝臣僚一切仍舊，朝廷儀制並用漢禮。戊子，殺鄭州防禦使楊承勳，案遼史云：以其弟承信爲平盧軍節度使，襲父爵。（舊五代史考異）責以背父之罪，令左右斃割而死。己丑，斬張彥澤於市，以其剽劫京城，恣行屠害也。案遼史云：以張彥澤擅徙重責開封，殺桑維翰，縱兵大掠，不道，斬于市。（舊五代史考異）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吭而死。辛卯，契丹制，降帝爲光祿大夫，案遼史避諱作崇祿。（舊五代史考異）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國界。癸巳，遷帝於封禪寺，遣蕃大將崔廷勳將兵守之。癸卯，帝與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馮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俱北行，以宮嬪五十人、內官三十人、案遼史作內官三人。（舊五代史考異）東西班牙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官四人、御廚七人、茶酒三人、儀鸞司三人、軍健二十人從行。案遼史作健卒十人。（舊五代史考異）宰臣趙瑩、樞密使馮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隨帝入蕃，契丹主遣三百騎援送而去。所經州郡，長吏迎奉，皆爲契丹主阻絕，案宋史李穀傳：少帝蒙塵而



北，舊臣無敢候謁者，穀獨拜迎于路，君臣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囊以獻。（舊五代史考異）有所供饋亦不通。嘗一日，帝與太后不能得食，乃殺畜而啖之。帝過中渡橋，閱杜重威營寨之迹，慨然憤歎，謂左右曰：「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天乎！天乎！」於是號慟而去。至幽州，傾城士庶迎看於路，案宣政雜錄云：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有還鄉橋，石少帝所命名也，里人至今呼之。（舊五代史考異）見帝慘沮，無不嗟嘆。駐留旬餘，州將承契丹命，犒帝於府署，趙延壽母以食饌來獻。自范陽行數十程，過薊州、平州，至榆關沙塞之地，略無供給，每至宿頓，無非路次，一行乏食，宮女、從官但採木實野蔬，以救飢弊。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契丹迫帝與妃后往拜阿保機遺像，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以至今日也。」又行數十程，渡遼水，至黃龍府，此卽戎王所命安置之地也。

六月，契丹國母召帝一行往懷密州，州在黃龍府西北千餘里。行至遼陽，皇后馮氏以帝陷蕃，過受艱苦，令內官潛求毒藥，將自飲之，并以進帝，不果而止。又行二百里，會國母爲永康王所執，永康王請帝却往遼陽城駐泊，帝遣使奉表於永康，且賀克捷，自是帝一行稍得供給。

漢乾祐元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與太后並詣帳中，帝御白衣紗帽，永康止之，以常服謁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使左右扶帝上殿，慰勞久之，因命設樂行酒，從容而

罷。永康帳下從官及教坊內人望見故主，不勝悲咽，內人皆以衣帛藥餌獻遺於帝。及永康發離遼陽，取內官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並令隨帳上陁，陁即蕃王避暑之地也。有禪奴舍利者<sup>(九)</sup>，即永康之妻兄也，知帝有小公主在室，詣帝求之，帝辭以年幼不可。又有東西班數輩善於歌唱，禪奴又請之，帝乃與之。後數日，永康王馳取帝幼女而去，以賜禪奴。至八月，永康王下陁，太后馳至霸州，詣永康，求於漢兒城寨側近賜養種之地，永康許諾，令太后於建州住泊。

漢乾祐二年二月，帝自遼陽城發赴建州。行至中路，太妃安氏得疾而薨，乃焚之，載其燼骨而行。帝自遼陽行十數日，過儀州、灞州，遂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盡禮奉迎，館帝於衙署中。其後割寨地五十餘頃，其地至建州數十里，帝乃令一行人員於寨地內築室分耕，給食於帝。是歲，述律王子遣契丹數騎詣帝<sup>(三)</sup>，取內人趙氏、聶氏疾馳而去，趙、聶者，帝之寵姬也，及其被奪，不勝悲憤。

漢乾祐三年八月，太后薨。周顯德初，有漢人自寨北而至者，言帝與后及諸子俱無恙，猶在建州，案郡齋讀書志云：晉朝陷蕃記，范質撰。質，石晉末在翰林，爲出帝草降表，知其事爲詳。記少帝初遷于

黃龍府，後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案：契丹丙午歲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太祖乾德二年也。（舊五代史考

〔異〕其隨從職官役使人輩，自蕃中亡歸，物故者大半矣。〔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九。〕

五代

〔史補〕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甲禦之于中渡河橋。既而契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維翰罷相，爲開封府尹，謂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鉗口之時。」乃叩內閣求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退而歎曰：「國家阽危如此，草澤逋客亦宜下問，況大臣求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少主遂北遷。

史臣曰：少帝以中人之才，嗣將墜之業，屬上天不祐，仍歲大飢，尙或絕強敵之歡盟，鄙輔臣之謀略。奢淫自縱，謂有泰山之安；委託非人，坐受平陽之辱。族行萬里，身老窮荒，自古亡國之醜者，無如帝之甚也。千載之後，其如恥何，傷哉！〔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九。〕

### 校勘記

〔一〕案原本有闕文。劉本同。據本書卷八四開運二年夏五月「陝州節度使宋彥筠移鎮鄧州」之文，此處疑闕「節度使」三字。

〔二〕以前定州留後安審琦爲邢州留後。殿本、劉本同。據本書卷八四開運二年六月「以前易州刺史安審約爲定州留後」之文，「琦」當作「約」。

〔三〕時契丹遊騎涉渚水而南 「涉」原作「步」，據殿本改。影庫本批校云：「涉渚水而南，『涉』訛『步』。」

〔四〕十二月 原作「四月」，據本卷正文及遼史卷四太宗紀改。

〔五〕傳住兒 原作「富珠哩」，注云：「舊作傳住兒，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

〔六〕馳風掣電 「掣」原作「擊」，據殿本改。

〔七〕帝與太后及諸宮屬 「宮」字原無，據殿本補。

〔八〕帝舉族出封丘門 「舉」字原無，據殿本補。影庫本批校云：「帝舉族出封丘門，脫『舉』字。」

〔九〕禪奴舍利 原作「綽諾錫里」，注云：「舊作禪奴舍利，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

〔三〇〕述律 原作「舒嚕」，注云：「舊作述律，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

#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

## 晉書十二

### 后妃列傳第一

案薛史晉后妃傳，永樂大典已佚，今取歐陽史晉家人傳與五代會要諸書互校，則事多舛誤。如李太后在長興中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改封晉國長公主，而歐陽史則云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少帝冊故妃張氏爲皇后，而歐陽史不載其姓氏。蓋歐陽史以文章自負，祇取薛史原文任意刪削，未嘗考其事之本末也。今采五代會要、通鑑、契丹國志、文獻通考所載晉后妃事，分註互綴，以補薛史之闕，且以備歐陽史之考證焉。

高祖皇后李氏。案五代會要云：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第三女，天成三年四月，封永寧公主，長興四年九月，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九月，改封晉國長公主（一），至天福六年十一月，尊爲皇后，七年六月，尊爲皇太后，開運四年三月，與少帝同遷于契丹之黃龍府，漢乾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崩於蕃中之建丘（二）。文獻通考云：天福二年，有司請立皇

后，帝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帝崩，出帝卽位，乃尊爲皇太后。契丹國志載晉出帝降表云：「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柄，數窮否極，天陷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難摧鋒，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掣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大有造于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仰承遺旨，得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旣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起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兵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晨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顯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罔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命。」皇太后降表云：「晉室皇太后媳婦李氏妄言：張彥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威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賜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又，帝紀云：會同十一年正月朔，出帝、太后迎遼帝于封丘門外，帝辭不見，館於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是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遼帝之意難測，不敢獻食。少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遼降少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

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帝使人謂太后曰：「吾聞爾子重貴，不從母教而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謹慎，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身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于是太后與馮后、皇弟重睿、子延煦延寶，舉族從晉侯而北。天祿元年四月，帝至遼陽，晉侯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上謁于帳中。五月，帝上陁，取晉侯所從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八月，帝下陁，太后自馳至霸州謁帝，求于漢兒城側賜地耕牧以爲生，許之。帝以太后自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二年，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三年秋八月，晉李太后病，無醫藥，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病亟，謂晉侯曰：「吾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吾爲邊地鬼也。」

### 太妃安氏。

案文獻通考云：安太妃，代北人，不知其世家。生出帝，帝立，尊爲皇太妃。契丹國志云：天祿二年春二月，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命晉侯曰：「焚骨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

### 少帝皇后張氏。

案五代會要云：天福八年十月追冊。考薛史少帝紀云：追冊故妃張氏爲皇后。張從訓傳亦云：「高祖鎮太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是薛史當有張皇后傳，歐陽史削而不書，殊爲疏矣。」

### 皇后馮氏。

案五代會要云：開運三年十月冊。通鑑云：天福八年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

帝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馮濠女爲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釅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帝亦自笑，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悲，而無如之何。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文獻通考云：契丹入京師，后隨帝北遷，不知所終。又，案五代會要載晉內職云：高祖潁川郡夫人

蔡氏，天福三年八月勅。少帝寶省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張氏封春宮夫人，充皇后宮尙宮，並天福八年十二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吳氏進封燕國夫人，書省魏國夫人崔氏進封梁國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衛國夫人，司簿孟氏封汧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子院使齊氏、大使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后宮尙宮東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鄭國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封齊國夫人，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郡夫人，春宮姚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七人，並超封郡夫人，寶省婉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以下十一人，並授春宮，天福八年十一月勅。清河郡夫人張氏、彭城郡夫人劉氏，並充太后宮司寶，南陽郡夫人路氏，出使夫人趙氏白氏，並充皇后宮司寶〔四〕，開運二年八月勅。又，按薛史不載外戚傳，據五代會要云：晉高祖長女長安公主降楊承祚，天福二年五月封，至六年五月卒，追封秦國公主，至七年九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從長女高平縣主，第二女新平縣主，第三女千乘縣主，孫女永慶縣主，並天福七年五月封，今附識于此。



## 校勘記

〔二〕改封晉國長公主 殿本考證云：「案五代會要：后在長興中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改封晉國長公主。」歐陽史作『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誤。一

〔三〕建丘 彭本、盧本及抄本會要卷一同。殿本、劉本、舊五代史考異、殿本會要、沈校本會要作「建州」。

〔三〕張從訓 「從」原作「知」，據殿本、舊五代史考異、本卷下文、本書卷九一張從訓傳改。

〔四〕皇后宮司賓 殿本同。劉本、彭校「司賓」作「司寶」。



#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

## 晉書十三

### 宗室列傳第二

案：《晉宗室列傳》，《永樂大典》僅存四篇，餘多殘闕。（《舊五代史考異》）

廣王敬威，字奉信，高祖之從父弟也。父萬詮，贈太尉，追封趙王。敬威少善騎射，事後唐莊宗，以從戰有功，累歷軍職。明宗卽位，擢爲奉聖指揮使。奉聖，原本作「奏聖」，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天成、應順中，凡十改軍額，累官至檢校工部尙書，賜忠順保義功臣（二）。清泰中，加兵部尙書、彰聖都指揮使，遙領常州刺史。及高祖建義於太原，敬威時在洛下，知禍必及，召所親謂曰：「夫人生而有死，理之常也。我兄方圖大舉，余固不可偷生待辱，取笑一時。」乃自殺於私邸，人甚壯之。天福二年，冊贈太傅，葬於河南縣。六年，追封廣王。

子訓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敬威弟贊。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案《歐陽史》：高祖有兄敬儒，弟

敬德、敬殷，薛史不爲立傳，疑有闕文。又，贊歐陽史作敬贊。（舊五代史考異）

贊，字德和，案：以下有闕文。爲陝州節度使。少帝卽位，加同平章事。贊性驕慢，每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恣爲暴虐，陝人苦之。（三）。案：以下闕。薛史少帝紀：開運三年十二月，前曹州節度使石贊死，帝之堂叔也。歐陽史作墮沙濠溺死。（舊五代史考異）

韓王暉，案：歐陽史作敬暉。（舊五代史考異）字德昭，睿祖孝平皇帝之孫，高祖之從兄也。父萬友，追封秦王。暉生而龐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事多智，故高祖於宗族之中，獨厚遇之。初，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署暉爲突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力戰，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高祖壯之。天福二年，遙授濠州刺史，充皇城都部署。四年，加檢校司徒，授曹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其蒞任也，蒞任，原本作「釐仕」，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廉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伎樂，部人安之。歲餘，以疾終於官，歸葬太原。八年，冊贈太師，案：歐陽史作贈太傅，加贈太師。（舊五代史考異）追封韓王。子曦嗣。（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案宋史石曦傳：天福中，以曦爲右神武將軍，歷漢至周，爲右武衛、左神武二將軍。恭帝卽位，初爲左衛將軍，

會高麗王昭加恩，命曦副左驍衛將軍戴交充使。淳化四年卒。（舊五代史考異）

剡王重胤〔三〕。案：鄴王以下諸王傳，永樂大典原闕。歐陽史云：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疏，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通鑑齊王紀同。重胤婦馮氏，後爲少帝后，歐陽史載：契丹入京師，暴少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宮中，亂人倫之大典。」是重胤實爲高祖弟也。五代會要作高祖第三子重胤，天福七年四月，追封鄴王。考鄴王，歐陽史作鄴王，封爵亦異。又，案薛史唐紀，清泰三年，誅皇城副使石重裔，敬瑭之子也。考會要載高祖諸子，無別名重裔者，重裔疑卽重胤，史氏避宋太祖諱故作裔，然通鑑高祖紀作敬瑭之子重胤，齊王紀又作高祖少弟重胤早卒，似兩紀實有兩人，姑存之以備考。（舊五代史考異）

統王重英〔四〕。案：統王傳，永樂大典原闕。考五代會要云：重英，高祖長子，天福四年四月追封。是書唐紀，清泰三年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殿本）案五代會要云：重英，高祖長子，天福四年四月追封。薛史唐紀，清泰三年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作姪男供奉官重英。又，廣本「英」作「殷」。（舊五代史考異）

楚王重信，字守孚，高祖第二子，案：五代會要作第四子。（舊五代史考異）後唐明宗之外孫也。少敏悟，有智思。天成中，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俄加檢校刑部尚書，守相

州長史，未幾，遷金紫光祿大夫，超拜檢校司徒，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重信歷事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禮，常恂恂如也，甚爲時論所稱。高祖卽位，出鎮孟津，到任踰月，去民病十餘事，朝廷有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叛命於鄴，詔遣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橋屯兵數千人，東討延光。既而從賓與延光合謀爲亂，遂害重信於理所，時年二十，遠近聞者，爲之嘆惜。詔贈太尉。時執事奏曰：「兩漢子弟，生死無歷三公位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予甚愍之，自我作古，寧有例乎。」遂行冊命。以其年十月，葬河南萬安山。天福七年，追封沂王，少帝嗣位，改封楚王。妃南陽白氏，昭信軍節度使奉進之女也。重信有子二人，皆幼，長於公宮，及少帝北遷，不知其所終。（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壽王重义，字宏理，高祖第三子也。

案：五代會要作第二子，通鑑考異作姪男。（舊五代史考異）

幼岐

嶷，好儒書，亦通兵法。

高祖素所鍾愛，及卽位，自北京皇城使拜左驍衛大將軍。車駕幸浚

郊，

浚郊，原本作「浚效」，今據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

加檢校司空，權東都留守。未幾，鄴都范延

光叛，朝廷遣楊光遠討之，（五），詔前靈武節度使、洛都巡檢使張從賓發盟津屯兵赴鄴下。會

從賓密通延光，與婁繼英等先劫河橋，次亂洛邑，因害重义於河南府，時年十九。從賓敗，

高祖發哀於便殿，輟視朝三日，詔贈太傅。是歲冬十月，詔遣莊宅使張穎監護喪事，葬於河

南府萬安山。天福中，追封壽王。妃李氏，汾州刺史玘之女也。重父無子，妃後落髮爲尼，開運中，卒於京師。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案：晉宗室傳，原本多闕佚，今姑仍原文。

夔王重進〔六〕。案五代會要云：重進，高祖第五子，天福七年四月追封。（舊五代史考異）

陳王重杲〔七〕。案歐陽史云：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舊說以重睿爲幼子，非也。今考五代會要作高祖第六子重杲，第七子重睿，與歐陽史異。（舊五代史考異）

重睿〔八〕。案契丹國志云：高祖憂悵成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馮道輔立之。高祖崩，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五代會要云：重睿，高祖第七子，許州節度使，未封王。歐陽史云：從出帝北遷，不知其所終。（舊五代史考異）

延煦〔九〕。按五代會要云：延煦，少帝長子，遙領陝西節度使。通鑑云：趙在禮家質爲諸帥之最，帝利其富，爲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舊五代史考異）

延寶〔二〇〕。案五代會要云：延寶，少帝次子，遙領魯州節度使。通鑑云：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爲子。會要引實錄亦云皆帝之從子，養以爲子。歐陽史云：延煦等從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舊五代史考異）

### 校勘記

〔二〕忠順保義功臣 「忠」原作「中」，據殿本、劉本改。

〔三〕贊字德和……陝人苦之 四十二字及注文原無，據殿本補。其下注文「墮沙濠溺死」句中「濠」字原缺，據殿本補。

〔三〕剡王重胤 四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舊五代史考異「剡王」作「郟王」。

〔四〕號王重英 四字原無，據殿本補。劉本「號王」作「越王」。

〔五〕朝廷遣楊光遠討之 「楊」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六〕夔王重進 四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七〕陳王重杲 四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八〕重睿 二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九〕延煦 二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二〇〕延寶 二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 晉書十四

### 列傳第三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強見稱。梁開平中，邵王朱友誨節制於陝，邵王朱友誨，原本作「郡王諸友謀」，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召置麾下，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引薦列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於河上。及中都之敗，彥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於汴。

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時爲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尋收爲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功。高祖卽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鎮陝府。六年，召爲侍衛馬

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

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少帝爲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由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爲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迴圖使（三）喬榮案：歐陽史作喬瑩，遼史同薛史。契丹國志云：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爲回國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遣之（三）。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爲鄰爲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朝廷，遣使汎海構釁。

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率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於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案：契丹國志云：遼帝帳

中有小校亡去，云：「遼帝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遼帝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孔本）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於津南，不信宿而復蒞戎事，曾無戚容，下里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於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四），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強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爲意。案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資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舊五代史考異）

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於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案東都事略晉居潤傳：晉居潤嘗爲樞密院小吏（五），景延廣留

守西京，補爲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爲全護其家。時論稱之。（舊五代史考異）案宋史

晉居潤傳：晉室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與是書異。（殿本）契丹既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

主於封丘，與丕俱見繫焉。案遼史：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舊五代史考異）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爲縲囚？」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給延廣云：「某恐忽忘所達之語，請紀於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儉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於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爲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鎖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於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案：歐陽史作贈侍中。據薛史，延廣出爲洛都留守，已兼侍中矣，贈官當是中書令〔六〕。

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帆裂拖折，衆大恐。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李彥韜，太原人也。少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爲皂隸，寶卒，高祖收於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留守北京，因留彥韜爲腹心，歷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爲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遙領壽州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

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於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闕，遷少帝於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怏恨久之，其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戎王遣彥韜從行，泊至蕃中，隸於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爲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爲排陣使，彥韜降於偉王，偉王置之帳下，其後卒於幽州。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於吟詠。天祐中，劉守光爲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於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案歐陽史作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守平州。是守光未敗即守平州，非爲德威所遣也，與薛史異。（舊五  
代史考異）

阿保機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阿保機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天成初，僞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蒞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

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安於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案：歐陽史作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因勸希崇獨去。（舊五代史考異）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衆少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於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日，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於灰穽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案：遼史：天顯元年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遼祇名崇，歸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遼太宗時，而遼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繼盧文勝，而遼史書其降在盧國用歸唐之前，年月皆舛誤。（舊五代史考異）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

希崇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後。先是，靈州戍兵歲運糧經五百里〔七〕，有剽攘之患。希崇乃告諭邊土，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授旄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

盟，慮其爲所取，乃復除靈武。案通鑑：帝與契丹修好，慮其復取靈武。（舊五代史考異）希崇歎曰：「我應老於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於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賜清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希崇素樸厚，尤嗜書，蒞事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蓄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其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俟盥漱畢方退，物議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邢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乖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崇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乃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於郡。

子仁謙爲嗣，歷引進副使。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王庭胤，字紹基，其先安人也。案：「安」字上有脫文。歐陽史王處直傳作京兆萬年人，疑是長安。祖

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庭胤，唐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隼視，

暗鳴眦睚，則挺劍而不顧。少爲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爲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

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朝，累歷

貝、忻、密、檀、隰、相六州刺史。案：歐陽史不載相州。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庭胤累朝

宿將，詔爲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

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爲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庭胤之叔祖也。處直爲養子都所篡，時威北

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

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

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爲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

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庭胤，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

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於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

有子五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史匡翰，字元輔，鴈門人也。父建瑋，事莊宗爲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



戰功，唐書有傳。匡翰起家襲九府都督，歷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光初，爲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改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戶部尚書，領潯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歲餘，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卽高祖之妹也。尋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俄授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案：陶穀撰匡翰碑文云：「圃田待理，漢殿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之寄。」蓋鄭州卽在義成軍管內，匡翰雖遷官，不離本鎮也。

匡翰剛毅有謀略，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案：陶穀撰碑文云：「齋壇峻而金鼓嚴，麻案宣而油幢出。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與薛史合。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於隱奧，流輩或戲爲「史三傳」。戲爲，原本作「覲爲」，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旣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有關徹者，狂率酣營，一日使酒，怒謂匡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徹主客道至，「道至」二字原文疑有舛誤。考冊府元龜所引薛史與永樂大典同，今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張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其寬厚

如此。天福六年，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浮於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于鎮，年四十。詔贈太保。

子彥容，歷宮苑使、濮單宿三州刺史（三）。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

梁漢顥，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爲軍中小校，善騎射，勇於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於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梁平，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以漢顥爲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尋爲邠州節度使，歲餘加檢校太傅，充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移鎮許州。許州，原本作「詳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漢顥有舊，及即位之初，漢顥進謁，再希任使，除左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於洛陽，年七十餘。贈太子太保。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十四。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爲軍校，貞明二年，轉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遷右威衛將軍（三），加檢校司空。

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贛爲副留守，以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驕狠，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之游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更宜自勵，勿致聲問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厚，共非短我，吾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變，但思權在處有兵甲，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調弓礪矢，陰爲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爲主耶？」使者懼，告馮贛，乃密奏之，明宗乃詔思權赴京師，以秦王之故，亦弗之罪也。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

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泊至岐下，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邪寧節度使」。及卽位，授推誠奉國保父功臣、靜難軍節度、邪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爲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卽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

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爲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爲小校，從征河上，每於馬前步鬪有功。莊宗卽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唐應順中，王師討末帝於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卽位，高祖入洛，嘗遇暉於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卽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三，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沿汴水奔於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畿，爲人所殺。

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遷內外馬步都軍頭，見爲郢州防禦使。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宗爲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邢人以從璋爲留後。踰月，明宗卽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達靼諸部入寇，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

三年四月，移鎮滑臺。

滑臺，原本作「體臺」，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

時明宗駐蹕於大梁，從

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爲臣爲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廩羨餘，以助其用，諸君以爲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

長興元年十月，出鎮陝州。

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

三年，就加檢校太傅，

案：從璋爲

河中節度，以代安重誨也。

五代史闕文：

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據此傳，從璋至三年始加檢校太

傅，徙鎮河中時，不應先稱爲太傅。

（舊五代史考異）

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是歲，

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於岐下，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卽位之元年十

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於任，年五十一。鄧人爲之罷市，思

遺愛也。詔贈太師。

從璋性貪黷，懼明宗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鎮，與

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以此也。及

高祖在位，愈畏其法，故歿於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也。子重俊。

永樂大典卷一

萬八千一百二十。

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卽位，遙領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貪鄙，常爲郡人所訟，下御史臺，抵賊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於判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重俊臨之，割剝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於府尹景延廣。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垣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鞠之，王瑜，原本作「王踰」，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盡得其實，併以穢跡彰露，而賜死於家。（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李從溫，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微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爲己子，及歷諸藩，署爲牙校，命典廐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卽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爲右武衛上將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太平軍節度使。五月，制封堯王。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

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高祖卽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爲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戶，實食封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

從溫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略資濟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爲急。在常山日，覲牙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爲岸，而以脩篁環之，從溫曰：「此何用爲？」悉命伐竹取木，鬻於列肆，獲其直以實用帑焉。高祖卽位，從溫時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云：「李從溫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敬謝，悉命焚之，家無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畜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害稼者，從溫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于牖下，乃天幸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進白皙美髯，少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命。嘗與梁軍對陣，持銳首短刀，躍馬獨進，及兵刃既刃，則易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唐莊宗、明宗素憐其雄勇，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

天成、長興中，歷威勝、保大兩鎮節制。

高祖有天下，命爲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日，涇原，原本作「涇厚」，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凶恣彌甚，每日於公庭列大鼎，烹肥豕，割截方寸以噉賓佐，皆流淚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袂中。又命巨觥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僞飲，褰領褻而納之者。既沉湎無節，唯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爲捕賊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

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藍輦祕屍而出，卽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轎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爲不善者，衆必棄之，信矣夫！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史臣曰：延廣功扶二帝，任掌六師，亦可謂晉之勳臣矣。然而昧經國之遠圖，肆狂言於強敵，卒使邦家蕩覆，宇縣丘墟，書所謂「唯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謂歟！彥韜既負且乘，任



重才微，盜斯奪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幹，老於塞垣，未盡其才，良亦可惜。楊、尹二將，因倒戈而仗鉞，豈義士之所爲。其餘蓋以勳以親，咸分屏翰，唯萬進之醜德，又何暇於譏焉！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 校勘記

〔一〕字航川 三字原無，彭本、盧本同，據殿本、劉本補。

〔二〕迴圖使 原作「回國使」，殿本、劉本同。彭校作「迴圖使」。 殿本考證云：「迴國使，通鑑作迴圖，

契丹國志仍從是書作迴國。」按通鑑卷二八三：「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胡三省注：「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據改。

〔三〕契丹國志……而遣之 七十三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四〕有如酬酢 「有如」原作「如有」，據殿本及冊府卷四五四改。

〔五〕皆居潤嘗爲樞密院小吏 十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六〕據薛史……當是中書令 二十三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七〕歲運糧經五百里 「運」原作「軍」，劉本同。據殿本、彭校及冊府卷五〇三改。

〔八〕居不異適 殿本同，劉本「適」作「室」。

〔九〕未聞史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史匡翰〕原作「匡翰」，殿本同，據劉本補。「類」字原無，劉本同，據殿本、彭校及冊府卷四三一補。影庫本批校云：「未有比類，脫『類』字。」

〔一〇〕濮單宿三州。〔濮〕原作「湊」，據殿本、劉本改。

〔一一〕右威衛將軍。〔將軍〕原作「軍將」，據殿本、劉本改。

〔一二〕蠟彈。原作「臘彈」，據殿本、劉本改。

〔一三〕太平軍節度使。殿本同。劉本作「天平軍節度使」。按鄆州天平軍，見歐陽史卷六〇職方考。

#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 晉書十五

### 列傳第四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拱，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案三楚新錄云：馬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卑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覲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與數百緡，維翰大怒，拂衣而去。（舊五代史考異）性明惠，善詞賦。案春渚記聞云：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舊五代史考異）

唐同光中，登進士第。

案張齊賢張齊王全義外傳云：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王云：「某男粗有文性，今被

同人相率取解，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事，將卷軸來，可令秀才來。」桑相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啓，獻文字數軸。王令請桑秀才，其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禮待頗厚。是年王力言于當時儒臣，且推薦之，由是擢上第。（舊五代史考異）高祖領河陽，辟爲掌書記，歷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預其謀。復遣爲書求援於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趙德鈞，原本作「得均」，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案通鑑云：趙德鈞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尙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覩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之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舊五代史考異）及高祖建號，制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恟恟。時有人候於維翰者，維翰從容

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

及楊光遠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尋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於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爲相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爲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准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皆准此處分。」自是劫賊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歲餘，移鎮兗州。

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舉衆內附，高祖方通好於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強，欲謀攻襲，戎師往返路出於眞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深相結，至是納焉，而致於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曰：

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局，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圖。

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己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己。

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隔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并汾，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若綴旒，因同懸磬。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覆孟，原本作「復于」，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皇朝受命，於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惑聖聰。

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有其七焉：契丹數年來最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即今土地廣而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衄已來，心沮膽怯。況今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釁端，自爲戎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

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sup>(三)</sup>。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於突厥，由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sup>(三)</sup>，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孳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往無營柵<sup>(四)</sup>，便苦澀，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饑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於隘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於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尙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謂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僭，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

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己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

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卽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愿迴深慮，免起奸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於聖躬；而杜漸防微，實資於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於僭踰，裨補或希於萬一，謹冒死以聞。

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於內寢，傳密旨於維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煩懣不快，今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

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少帝嗣位，徵拜侍中，監修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爲上將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搆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於延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於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薛史同。通鑑作或謂



帝曰：「欲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弘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然權位既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疏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勳，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

後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於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盧價，原本作「盧侍」，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言於玉，玉遂以詞激帝，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

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戎王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迺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

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十六日，張彥澤以前鋒騎軍陷都城，戎王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是日凌晨，都下軍亂，宮中火發。

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戎王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戎王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案通鑑考異

云：彥澤既降契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非受命于少帝也。（舊五代史考異）復利維翰家

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可，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

崧甚有愧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爲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即以衣帶加頸，報戎王云，維翰自經而死。戎王報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到。」戎王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於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案：歐陽史作以戶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

掠。（舊五代史考異）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尙書令。

維翰少時所居，恆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巾櫛，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爲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弊二十餘事，在兗、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

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爲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爲祕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爲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誼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爲大理司直，塤爲祕書省正字，議者美之。

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內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內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或黨，亦弗之咎也。（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三十九）

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五代史補：桑維翰）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

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數之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爲報効，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爲賊，汝心安乎？」彥澤覩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字玄輝，華陰人也。華陰，原本作「華夏」，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曾祖溥，江陵縣丞。祖孺，祕書正字。父居晦，爲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爲康延

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將行，留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既集，忽夢神召於前亭，待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卽位，以高祖爲陝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卽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闕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持聘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尙書，判戶部。

初，瑩爲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麤纓隨幕，人或短之。及入相，以敦讓汲引爲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於時，瑩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檢校太尉本官，出爲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未幾，移鎮華州，歲餘入爲開封尹。

開運末，馮玉、李彥韜用事，以桑維翰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弘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延壽，而以杜重威爲都督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求未愜，心恆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只李

守貞將之可也。」

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於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李彥韜，原本脫「彥」字，今從

通鑑增入。（影庫本粘籤）

契丹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舊五代史考異）周廣順

初，遣尙書左丞田敏報命於契丹，遇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徧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爲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爲己所置者，可歸本直。」卽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於幽州，時年六十七。

瑩初被疾，遣人祈告於契丹主，願歸骨於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閱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於華陰故里。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昉、弟皞，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

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

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爲易州刺史，署昫爲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暉自本郡至，都薦於其父，尋署爲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爲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暉，搆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爲從事。莊宗卽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爲翰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案歐陽史作兵部侍郎。案：薛史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與此傳異。歐陽史從薛史本紀。（舊五代史考異）端明殿學

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長興中，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昫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閣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請候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卽奏之，遂謝於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而謝於本殿，士子榮之。

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動至忿爭，時論非之。未幾，俱罷知政事，昫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於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穀，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於素。案通鑑云：帝問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旣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舊五代史考異）末帝怒，用昫代玫，昫乃搜索簿

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虛係賬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之。案通鑑清泰元年八月（六），免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舊五代史考異）吏民相

與歌詠，唯主典怨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憎其太察故也。

天福初，張從賓作亂於洛陽，害皇子重义，詔爲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入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俄改太子太傅。開運初，授司

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職。昫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降僞命

授昫守太保。案：歐陽史作罷爲太保。（舊五代史考異）契丹主北去，留於東京。其年夏，以病卒，年

六十。漢高祖登極，贈太保。

初，昫避難河朔，匿於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爲僧，輟衾袍以溫燠之。及昫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馮玉。

案：以下有闕文。歐陽史云：字景臣，定州人。（舊五代史考異）

馮玉傳，永樂大典闕全篇。其散見各

韻者，尙存三條，今排比前後，以存大概。（影庫本粘籤）少帝嗣位，納馮后於中宮，后卽玉之妹也。玉既

聯戚里，恩寵彌厚，俄自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爲潁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尋加

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三十。

案：以下有闕文。通鑑云：玉每喜承迎帝意，由

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而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日壞。（舊五代史考異）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彥澤，且請令引送玉璽於契丹主，將利其復用。（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三十）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爲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其子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七），玉懼譴責，尋以憂恚卒於蕃中。（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五）（五代史補）馮玉嘗爲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辨，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獄。」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雋秀爲鄉曲所稱，弱冠擢進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爲從事。及卽位，命爲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除目（八），多託鵬爲之。玉嘗以「姑息」字問於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爲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爲樞密使，擢爲本院學士，每有庶僚秉轡謁玉，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玉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



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既北行，鵬亦尋以病卒。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六。

史臣曰：維翰之輔晉室也，罄弼諧之志，參締構之功，觀其効忠，亦可謂社稷臣矣。況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及國之亡也，彼以滅口爲謀，此掇歿身之禍，則畫策之難也，豈期如是哉！是以韓非慨慷而著說難者，當爲此也，悲夫！趙瑩際會風雲，優游藩輔，雖易簣於絕域，終歸柩於故園，蓋仁信之行通於遐邇故也。劉昫有眞相之才，克全嘉譽，馮玉乘君子之器，終歿窮荒，其優劣可知矣。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六。

### 校勘記

〔一〕臣方遙隔朝闕 「隔」字原無，據冊府卷九九四補。

〔二〕此未可與爭者三也 「此」字原無，據殿本及冊府卷九九四補。

〔三〕契丹主 「主」原作「王」，據殿本、劉本改。

〔四〕往無營柵 殿本、劉本、冊府卷九九四「往」作「住」。

〔五〕民有餘力 「有」原作「無」，據殿本、劉本改。

〔六〕清泰元年 「元」原作「二」，據通鑑卷二七九改。

〔七〕其子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其子」二字原無。影庫本粘籤云：「『二年』下，以文義推之，當有

『其子』二字，今原文脫落，未敢以意增補，姑仍其舊，附識于此。」今據殿本、劉本補。

〔八〕所得除目 劉本同，殿本「除目」作「詞目」。影庫本批校云：「除目二字疑訛。」按奉帝命手書，由

學士院草制者，稱爲「除目」，見歐陽史卷二七劉延朗傳，批校誤。

# 舊五代史卷九十

## 晉書十六

### 列傳第五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元德，盧臺軍使。在禮始

事燕帥劉仁恭爲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逐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其城，升在禮爲軍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爲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爲部將張萬進所殺，

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與滄州留後毛璋歸太原。同光末，爲效節指揮使，屯於

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揮使楊晟爲帥，按：歐陽史作楊仁晟。晟不從，爲衆所害，攜

最首以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衆入鄴，在禮自稱留後。案宋

史張錫傳：趙在禮舉兵于鄴，潞河諸州多搆亂，錫權知棣州事，卽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舊五代史考

異）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禮迎明宗入城，事具唐書。

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少頃，尋就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興唐尹。既而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案歐陽史皇甫暉傳：明宗卽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舊五代史考異）在禮乃上表乞移旌節。十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兗州。長興元年，入爲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受明宗命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川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收劍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

開運元年，以契丹爲患，少帝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候如故。受詔屯澶州，再除兗州節度使，依前副都統。三年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爲其子延煦娶在禮女爲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爲榮觀。五月，進封秦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

在禮歷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鉅萬，兩京及所蒞藩鎮，皆邸店羅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飛蝗爲害，在禮使比戶張幡幟，鳴鼙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王拽刺等在洛下，在禮望塵

致敬，首領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泊於逆旅，聞同州 劉繼勳爲契丹所鎖，大驚。丁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而卒，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一。漢高祖卽位，贈中書令。

在禮凡四子，雖歷內職，皆早卒。孫延勳，仕皇朝，歷岳、蜀二州刺史。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

一百三十。

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

去，可爲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於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足也。是歲獲錢百萬。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檢校尙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爲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州刺史。天成三年，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移刺郢州。長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於轅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還焉，移沂州刺史。

清泰初，爲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時，爲金州防禦使，與薛史先後互異。（舊五代史考異）

會蜀

軍攻其城，州兵纔及千人，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舊五代史考異）兵馬都監陳隱懼（二），託以他事出城，領二百人順流而逸，賊旣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爲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曰：「絳州闕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衆口誼然，以爲不當，皇子重美爲河南尹，聞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翼日，授橫海軍兩使留後。

高祖卽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授檢校太傅，移鎮安州。時李金據州叛，引淮軍爲援，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澤潞遼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於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秋，丁母憂，尋起復焉。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

開運元年秋，授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

欄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全節事母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重威爲恆州，奏括境內民家粟，時軍吏引重威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爲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

先是，全節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館於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恆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隰、陳、懷三州刺史，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

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爲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屬江淮俶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爲東南面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爲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歸。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辨秀，命爲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軍使。梁革唐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使、宣徽使，出爲復、商二州刺史，復爲宣徽使。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案：梁割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原本作相、衛，疑有脫誤。命筠爲

兩使留後。

唐莊宗入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因除筠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於大內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前與溫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瓊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於路，則給與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爲「佛子」。

同光中，從郭崇韜爲劍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守兵閉門不內，筠東朝於洛，詔遣歸第。案：歐陽史作以爲左驍衛上將軍。

筠前爲京兆尹，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飲饌，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於家。贈太子太師。

案：歐陽史作贈少師。

弟錢。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錢，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爲鄉里所鄙。唐天復中，兄筠爲大梁四鎮客將，錢自海州省兄，兄薦於兗州連帥王瓚，用爲裨校。錢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

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錢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於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繼岌軍次興平，錢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浮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寶妓樂，錢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案九國志：明宗卽位，忿閹豎輩怙勢擅權，先敕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盡。（舊五代史考異）衍之行裝復爲錢有，因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於窟室。明宗卽位，錢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球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爲西衛將軍。

高祖卽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馬希範與錢有舊，奏朝廷請命錢爲使，允之。錢密齎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錢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爲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錢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

而卒。

錢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臥，見二鷲相鬪畢，各銜一錢落於錢首。前後所獲三錢，嘗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吝，未嘗與士大夫遊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爲業。父敬忠，後以溫琪貴，官至檢校尚書。溫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黃巢爲紀綱，巢陷長安，僞署溫琪爲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溫琪非常人，遂匿於家。經歲餘，會梁將朱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友裕署爲小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於曹南有功，奏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爲開道指揮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出屯鄆時。會延州胡瑋叛命，來寇郡境，溫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隸州。溫琪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旣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晉州節度使。

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旣而溫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溫琪大有愧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河中朱友謙叛，權授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尋爲耀州觀察留後。

莊宗入洛，溫琪來覲，詔改耀州爲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光末，西蜀旣平，命溫琪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卽位，因入朝，願留闕，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別賜錢粟，以豐其家。踰歲，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他日又言之，重誨素強愎，對曰：「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唯樞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爲權臣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戶。溫琪至任，以己俸補葺祠廟廨舍凡千餘間，復於郵亭創待客之具，華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案：歐史作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天福元年十二月，終於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

安崇阮（三），字晉臣，潞州上黨人也。少倜儻，有詞辯，善騎射。父文祐，爲牙門將。唐光啓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旣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率兵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於陣。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祐歿於王事，薦崇阮於朝，自是累任諸衛將軍。

梁氏革命，以崇阮明辯，遣使吳越，迴以所獲橐裝，悉充貢奉，梁祖嘉之，故每歲乘輅於江、浙間，及迴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於河上，冀王友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略、蒲、晉，詔崇阮監軍，又知華、雍軍府事。期年，授青州兵馬留後，入爲諸衛上將軍。唐天成中，授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鎮夔州。以蜀寇侵逼，棄城歸闕，改晉州節度使，復爲諸衛上將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襄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於西京。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一。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

隨師範歸命。洎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召置麾下，俾掌賓客。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升爲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內職。明宗時，爲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

末帝卽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彥詢沉厚，擇充北京副留守。

案：歐史作太原節度副使。清泰末，以宋審虔爲北京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

高祖失臣節，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使一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及卽位，授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旋改宣徽使。從高祖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

天福二年秋，出爲鄧州節度使，歲餘，入爲宣徽使。四年，使於契丹。六年春，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闕，乃放還。七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開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卒於官，年七十四。贈太

子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曾祖瓊，薊州別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爲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八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於并州，卽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於臨清有功，再遷洛、汾二州。莊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慈州刺史，爲治平直，移授潁州團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爲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諭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蜚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趼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徵爲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爲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於麾下。及卽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辰軍使，積前後戰勳，累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恩州刺史〔三〕。初，梁軍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於箭筈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隨衆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爲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胸達掖，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咸壯之。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爲蔡州刺史，遇代歸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於宛丘，使我棲魂於所治之地。」及卒，乃葬於陳，從其志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爲晉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效。尋隸明宗麾下，累從明宗征討有功，明宗卽位，擢爲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尙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於代州，太守張朗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於

太原，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達雖圍太原，而兵尙未合，代郡當鴈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誠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高祖。案通鑑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舊五代史考異）高祖見之喜，謂元信曰：「爾觀何利害，背強歸弱？」元信曰：「某非知星識氣，唯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國之密親，親尙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爲強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懷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卽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復出牧洛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九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年，卒於任，年六十三。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尙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案。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遊奕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內衙都將，歷洛州步軍（四）、曹州開武、汴州十內衙、鄆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



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事梁僅三十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伐蜀，爲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屯軍於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爲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案通鑑云：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蓋晉祖初起，安元信勸朗歸順，不從，至是復斬其使也。（舊五代史考異）洎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覲，授貝州防禦使，在任數載。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李德琬，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爲邊將。德琬少善騎射，事後唐武皇爲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遙食郡俸。天成中，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置等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北面副招討使。高祖卽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廣晉尹，加檢校太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於鎮。德琬幼與明宗俱事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將之廉者。（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簡，累贈右僕射。武少有拳勇，初事莊宗爲小校，歷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揮使，遙領宜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三年，自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授曹州刺史。長興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洛州。清泰中，歷成、隴二州，充西面行軍副部署。天福初，授金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鉞，武丁母憂，乃起復爲節度使。開運元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廂都指揮使。二年，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歲內改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傅、封鴈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身戎行，性鯁正，御軍治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惜之，詔贈太尉，輟視朝一日。

子仁朗，案宋史云：仁朗以父任西頭供奉官。（舊五代史考異）仁遇並歷內職。（永樂大典卷四千八百六）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皂棧之役，後爲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爲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興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於鎮。少帝以高祖佐

命之臣，聞之嗟歎，賻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相里金，字奉金，案：相里金墓碑作字國寶，當得其實。歐陽史雜傳多襲薛史原文，與碑異。并州人也。

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爲小校，後與梁師戰於柏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尙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爲忻州刺史，案：歐陽史作沂州。凡部

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

年，爲隴州防禦使，會唐末帝起兵於鳳翔，傳檄於鄰道，諸侯無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

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卽位，擢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義於太

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卽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

累爲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國公，案碑文云：封西河郡開國侯。薛

史作開國公，未知孰是。歐陽史諸臣傳官爵多闕略，無可考證。勳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

五年夏，卒於任。贈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四十一。案：碑文作贈太子太師，與傳異。考晉高祖紀，五

年八月，相里金卒，贈太師。其贈與傳同，而其卒在八月，則傳中「夏」字疑誤。

史臣曰：在禮之起甘陵也，當鼎革之期，會富貴來逼，既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鉞擁旄，積財敗德，貨之爲累，可不誠乎！全節之佐晉氏也，平安陸之妖，之妖，原本作「之禮」，今從夏文莊集所引薛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預宗城之戰，功既茂矣，貴亦宜然。張筠歷事累朝，享茲介福，蓋近代之幸人也。自溫琪而下，皆服冕乘軒，苴茅燾土，垂名汗簡，諒亦宜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四十一。

### 校勘記

〔一〕陳隱 盧本及冊府卷六九四同。殿本、劉本作陳知隱。

〔二〕安崇阮 「崇」原作「重」，據殿本及本卷下文改。影庫本批校云：「安崇阮，『崇』訛『重』。」

〔三〕恩州 原作「思州」，據殿本改。影庫本批校云：「『思州』應作『恩州』。」

〔四〕洛州 殿本、劉本作洛州。

#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

## 晉書十七

### 列傳第六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案玉堂閒話云：知溫少年，與外弟徐某爲盜于兗、鄆之境。（舊五代史考異）籍名於本軍，爲赤甲都官健。梁將葛從周鎮其地，選置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於鎮，好搏博，每求辨采者，知溫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遂熟於存節。及王師範遣劉鄩據兗州，梁祖命存節將兵討之，知溫夕縋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駒，復入城，鄩乃擢爲裨將。鄩降，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爲克和軍使。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爲馬步軍校，馬步，原本作「馬鬪」，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漸升至親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

莊宗入魏，賜姓，名紹英，改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牛

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歷曹、貝州刺史，權充東北面蕃漢馬步都虞候，遣戍瓦橋關。明宗自鄴入洛，知溫與王晏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溫滑州兩使留後。天成元年，授兗州節度使。明宗卽位，詔充北面招討，屯於盧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賞招討之功也。

後除烏震爲招討副使，代知溫歸鎮。知溫怒震遽至，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於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騎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溫懼不濟，乃束身渡水，復結審通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溫，下詔於鄴盡殺軍士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潭爲之變色。尋詔遣知溫就便之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兵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墨綬卽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汝陽。越二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天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於鎮。贈太尉，歸葬於瑕丘，詔立神道碑。

知溫性麤獷，動罕由禮，每接待王人，不改戎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賓僚，他日知愧，亦無愧色。始與唐末帝嘗失意於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末帝卽位，知溫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寧之也。案歐陽史：廢帝起鳳翔，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意，司馬李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

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卽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此事薛史不載。

知溫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末

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厚斂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有幕客顏衍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尙不卽進獻，耀兵於牙帳之下，衍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爲恃，深爲大王之所憂也。」知溫遂馳表稱賀，青人乃安。未幾，以沈湏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例爲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彥儒爲沂州刺史。案歐陽史：彥儒獻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不言其謀出于顏衍。據宋史：衍傳：知溫諸子不慧，衍勸令以家財十萬餘上進，晉祖嘉之，歸功于衍，知溫子彥儒授沂州刺史，衍拜殿中侍御史。與薛史合。蓋薛氏去石晉未遠，猶得當時實事也。其家幸獲保全，皆衍之力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

五代史補：房知溫爲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鱺，忽暴卒，但心頭微煖，家人未卽殮，經宿而活。自云爲泰山所追，行未幾，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旣見有人衣紫據案而坐，自謂之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鱺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引羣鬼，皆怪狀，攜以鼎鑊刀几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移時復用鐵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鱺之狀，旣熟，諸鬼分噉。凡出自鼎鑊，至于支解，又至于分啖，其于慘毒苦痛之狀，皆名狀之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恕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答曰：「不敢。」于是遣去。將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爲吾將此物與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置于懷，遂覺。

知溫聞知澤復活，遽使人肩舁入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仍于懷中探取封物付溫，卽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瘧，遂擁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之被爲火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溫顫慄不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尙如此，老夫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溫稍稍近理。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立少鷙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爲虞候將。莊宗鎮晉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於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爲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名。明宗歷遷藩鎮，皆署爲牙門都校，累奏加檢校司空。及明宗爲魏軍所迫，時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及卽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爲留後。未幾，正授節旄，繼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案通鑑云：王都陰與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舊五代史考異）安重誨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建立，尋徵赴闕，案通鑑云：建立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舊五代史考異）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鹽鐵戶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爲青州節度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赴任，請退居丘園，制以太子少保致仕，案通鑑作以太傅致仕，歐陽史從薛史。（舊五代史考異）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興



中，嘗欲求見，中旨不許，皆重誨蔽之也。清泰初，末帝召赴闕，授天平軍節度使。

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爲政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爲「王塚壘」，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後聞末帝失勢，殺副使李彥贇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卽位，再爲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愼獄，民稍安之。

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覲，高祖曰：「三紀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掖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節度使，割遼、沁二州爲上黨屬郡，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至鎮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卽召賓介竺岳草遺章<sup>〔一〕</sup>。竺岳，原本脫「竺」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影庫本粘籤）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爲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於榆社，其崗阜重複，松檜藹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sup>〔三〕</sup>，故建立自爲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三十。

康福，蔚州人，世爲本州軍校。祖嗣，蕃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父公政，歷職至

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弓馬，少事後唐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爲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爲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爲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小馬數千匹於相州（三），乃驅而歸。明宗卽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之，以福爲荆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

福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卽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韓濬案：通鑑、歐陽史俱作韓洙弟澄。（舊五代史考異）以人情不協，慮爲所圖，上表請帥，制加福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溫池權稅等使（四）。福之是拜，蓋重誨嫉而出之，福泣而辭之。明宗宜重誨別與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今福驟升節鎮，更欲何求！況已有成命，難於改移。」明宗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兵援助，勿過憂也。」因令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崗峽，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幕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款附，改賜福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累加官爵。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爲人所譖。安重誨奏曰：「累據使

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案：靈武受代，康福領節度在天成四年，次年爲長興元年，安重誨討蜀，二

年賜死，是康福之任靈武甫匝歲而重誨已去朝，再期而賜死矣。此傳云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重誨奏其必負朝

廷，疑有舛誤。歐陽史仍薛史之舊。（舊五代史考異）明宗密遣人謂曰：「朕何負於卿，而有異心耶！」福

奏曰：「臣受國重恩，有死無貳，豈願負於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表乞入覲，不允。及再

上章，隨而赴闕，移授彰義軍節度使，又轉邠州，檢校太傅。清泰中，移鎮秦州，加特進、開

國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

中，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覲，改賜輸忠守正翊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至五千戶，

實封五百戶。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於京師，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武安。

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飫腹，

與士大夫交言，懵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

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

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讌，福謂

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眞沙陀也。」聞者竊笑焉。

子三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內職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

千一百二十七。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愛之。及領諸鎮節鉞，彥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五〕。案：歐陽史作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指揮使。（舊五代史考異）及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案通鑑云：彥威入朝，上曰：「我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舊五代史考異）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去。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構患，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後以疾卒於京師。

彥威與太妃同宗，少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爲國戚，當時益重其人焉〔六〕。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李周，案：薛史莊宗紀作李周，明宗紀作李敬周，蓋本名敬周，入晉後避諱去「敬」字，薛史雜采諸書，未及改歸畫

一，通鑑與薛史同。（舊五代史考異）字通理，邢州內丘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眞之後。曾祖融、祖

穀、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任俠自負（七）。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於太原，攜妻子囊橐寓於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於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卽時散走。岳至其行裝，至於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疏朗，身長七尺，此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貴。」周辭以母老而歸。

旣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洺（八），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於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盧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汚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柏鄉，周皆有功，遷匡霸都指揮使。（匡霸，原本脫「霸」字，今從歐陽史增入。影庫本粘籤）莊宗入魏，率兵屯

臨河、楊劉，所至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旣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卽遣追之，使墨纓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案九國志焦彥賓

傳：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少聰敏，多智略，事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卽位，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四方館使，出護邢

州軍。舊五代史考異）梁將王彥章以數萬衆攻之。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

里趨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旣至，士衆絕

糧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九拒之勞，諸公等爲梁人所擄矣。」

同光中，歷相、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遷遂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出爲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皆樂之。

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侍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爲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封尹〔九〕。及遘疾，夢焚旌旗鎧甲，因自嗟嘆，上章請退，尋卒於官，時年七十四。詔贈太師，陪葬於明宗徽陵之北。〔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徽陵，原本作「暉陵」，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

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迴鶻別派，隨沙陁徙居雲中，後從唐武皇家於太原〔一〇〕，從訓遂爲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

從訓讀儒書，精騎射，初爲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陁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於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先鋒遊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微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牙，與從訓有舊，及卽

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憲、德二州刺史。

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案宋史張從恩傳：晉祖鎮河東，爲少帝娶從恩女。今考

五代會要及薛史本紀，俱作從訓，疑宋史係傳聞之訛。（舊五代史考異）從訓，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

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行在，分領鄉兵，次於團柏谷，兵敗宵遁，潛身民間。高祖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戚里之故，深加軫惻。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於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贈太尉。

弟從恩仕皇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六十。

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嗣昭之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射，從父征討有功，莊宗手制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感義馬軍指揮使，改路府司馬，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安義軍都巡檢使。天成中，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馬，入爲右驍衛將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

高祖卽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州刺史；繼忠舊苦風痺，皆辭以地遠，乃授單州刺史，仍加輸忠奉國功臣。三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領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爲右監門大將軍。三年秋，以疾卒於東京，年五

十一。

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於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於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執素甚廣，至於巾履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李頌 二二，陳州項城人，卽河陽節度使、兼侍中罕之子也。罕之，梁書有傳。唐光啓中 二三，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爲仇，交相攻擊，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任，留頌爲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頌遊處，甚相昵狎。光啓初 二四，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款於梁，武皇以頌父叛，將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頌遂奔河南。梁祖以其父子歸己，委遇甚厚。天復中 二五，梁祖自鳳翔送唐昭宗歸長安，留軍萬人，命姪友倫與頌總之，友倫，原本作「有倫」，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以宿衛爲名。及梁祖逼禪，累掌禁兵，倚爲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頌檢校尙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梁末帝之誅友珪，頌預其謀，尋歷隨州刺史，復爲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入汴，召頌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加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明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高祖卽位之二



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三年，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尋以病卒，年七十。制贈太師。頊性溫雅，不暴虐，凡刺郡統衆，頗有畏愛，及卒，人甚惜之。

子彥弼，在太原日，因頊走歸梁朝，武皇怒，下蠶室加熏腐之刑，後籍於內侍省卒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蕃漢馬步總管、幽州節度使德威之長子也。德威，有傳在唐書。光輔年甫十歲，補幽州中軍兵馬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軍委之，麾下咸取決焉。及長，體貌魁偉，練於戎事。父卒，授嵐州刺史，從莊宗平梁，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汝州防禦使，仍賜協謀定亂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爲右監門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陳、懷、磁三郡，繼加檢校司徒。高祖卽位，授蔡州刺史，歲餘，卒於郡，時年三十五。贈太保。光輔以功臣子，歷數郡皆無濫政，竟善終於官，雖享年不永，亦可嘉也。

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爲諸衛將軍。光遜繼爲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於家。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一。

符彥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書有傳。彥饒少驍勇，能騎射。

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大戰於胡柳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爲騎將。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明宗卽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成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乏帥，迫彥饒爲之，彥饒給許其請，明日，殺爲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略。長興中，爲金州防禦使，爲政甚有民譽，其後累遷節鎮。天福初，爲滑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據鄴都叛，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屯於州之開元寺。一日，彥饒與奉進因事忿爭於牙署，事具奉進傳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奉進從騎散走，傳呼於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被害，卽率其部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以出。遣裨校方太拘送闕下，行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害於路左。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羅周敬，字尙素，鄴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威，梁書有傳。周敬幼聰明，八歲學爲詩，往往傳於人口，起家授檢校尙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制滑臺，卒於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爲兩使留後，尋正授旄鉞，時年十歲。未幾，改授許州節度使，繼加檢校尙書

左僕射。踰三年，徵授秘書監、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尙梁普安公主，普安，原本作「莖安」，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旋移光祿卿。莊宗卽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初，唐天祐中，紹威嘗建第於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以梁租庸使趙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內稍遠，乃召周敬議易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卽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瓌秀，若素識者，夢中問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子？」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召至，果符夢中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天福二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五千六百七十八。

鄭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爲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凡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于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明宗卽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滿，父老請留。三年八月，授左羽林統軍。唐長興二年二月，出刺武州。高祖卽位，復居環衛，久之，以俸薄家貧，鬱鬱不得志。天福中，以疾終于官。贈司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校勘記

〔二〕竺岳 殿本、劉本同。大典（膠卷）卷六八五〇作竹岳。

〔三〕後必出公侯 「必」字原無，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〇補。

〔三〕小馬 殿本、劉本作「小坊馬」。

〔四〕溫池 殿本同。劉本作「鹽池」。

〔五〕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 原作「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據殿本、舊五代史考異引薛史正文改。下注文中「寧國軍指揮使」，歐陽史卷四七安彥威傳作「寧國軍節度使」。

〔六〕及高祖入立……當時益重其人焉 廬本同。殿本作「高祖卽位，尤倚彥威，卽拜爲北京留守，加同平章事。移鎮宋州，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集丁夫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隄成，滑人賴之。遷西京留守，歲饑，彥威開倉廩賑饑，有犯法者皆寬貸。民免于流散，彥威之力也。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構釁，授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率家財佐軍，人稱其忠。開運中，卒。贈太師。彥威與太妃爲同宗，少帝以舅事之，彥威未嘗自以爲言。及卒，太妃與少帝臨喪，人始知爲國戚，聞者益重其人焉。」劉本與殿本略同，係依殿本作若干增補。

〔七〕以任俠自負 「任俠」原作「任使」，據冊府卷八〇四改。劉本作「在使」，誤。

〔八〕拔邢洛 「洛」原作「洛」，據殿本、劉本改。

〔九〕開封尹 原作「開府尹」，據殿本改。

〔一〇〕太原 原作「太平」，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太平』應作『太原』。」

〔一一〕李頎 殿本、劉本同。歐陽史卷四二李罕之傳、通鑑卷七三作李頎。

〔一二〕唐光啓中 殿本、劉本同。按本書卷一五李罕之傳、通鑑卷七三，張全義敗李罕之在懿宗文德元年。

〔一三〕光啓 殿本、劉本同。據本書卷一五李罕之傳及通鑑卷七七當作「光化」。

〔一四〕天復 原作「天福」，據劉本改。

〔一五〕周敬見列明廷 殿本同。劉本「明」作「朝」。



#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

## 晉書十八

### 列傳第七

姚顗，字伯真，京兆萬年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顗少養，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唯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司空圖，原本作「司空塗」，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案：歐陽史作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據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爲戶部侍郎，以疾歸，昭宗在華，召爲兵部侍郎，辭不赴。是圖非處士也。（舊五代史考異）以女妻焉。顗性仁恕，多爲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爲陌，黍百之爲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心不隕穫。

唐末，隨計入洛，出游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側，請爲童僕。顗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託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

陰府，承命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爲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爲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顓因爲之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顓次年擢進士第。

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牽復，授左散騎常侍，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卽位，講求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於瓶中，清夜焚香而挾之，旣而得盧文紀與顓，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顓曰：「公明日爲相。」其言無差，冥數固先定矣。

案歐陽史本傳云：顓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齟齬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尙書一人曰尙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寔徒煩而無益，始詔三銓合而爲一，而尙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顓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顓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

高祖登極，罷相爲刑部尙書，俄遷戶部尙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贈左僕射。子惟和嗣。顓疏于財，而御家無術，旣死，斂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及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笑其拙。

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八十三。



呂琦，呂琦傳，永樂大典闕全篇，今就散見各韻者共得四條，排次前後，以存梗概。（影庫本粘籤）字輝山，幽

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主簿。父亮，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永樂大典卷一萬

七百六十五。劉守光攻陷滄州，琦父亮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案：厚德錄作琦年十四。（舊五代史

考異）爲吏追攝，將就戮焉。有趙玉者，案：厚德錄作李玉。（舊五代史考異）幽、薊之義士也，久遊

于亮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給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卽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

禍。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一。案厚德錄云：李玉嘗客于滄洲呂亮門下，劉守光破滄洲，盡殺呂亮家，亮

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匄衣食以資之。燕、趙間以玉能存呂氏之孤，推以爲義士。清泰中，琦爲給事中，端明殿學

士，時玉已卒，乃薦其子于知貢舉馬裔孫，遂擢甲第。考薛史作趙玉，厚德錄作李玉；薛史作琦年十五，厚德錄作十四。

蓋傳聞之異。（孔本）年弱冠，以家門遇禍，邈無所依，乃勵志勤學，多遊於汾、晉。永樂大典卷三千八

百七十一。

唐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翹佇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中侍御史，遷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鞠之。時軍巡使尹訓怙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冤於闕下

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姦，乃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殺於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衆，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直。（永樂大典卷二萬五百二十八。）

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鈞駐軍于團柏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令齋都統使官告以賜之，且犒其軍焉。及觀軍于北陲，館于忻州，會晉祖降下晉安寨，遣使告于近郡，琦適遇其使，卽斬之以聞，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案：通鑑作帥州兵趣鎮州。（舊五代史考異）高祖入洛，亦弗之責，止改授祕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有能名焉。累遷禮部、刑部、戶部、兵部侍郎，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爵至開國子。

琦美丰儀，有器槩，雖以剛直聞于時，而內實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于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百六十五。）

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父景，祕書少監。梁福王友璋好接賓客，文矩少遊其門，初試太子校書，轉祕書郎。友璋領鄆州，奏爲項城令，及移鎮徐方，辟爲從事。友璋卒，改充州觀察判官。時莊宗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在鄆，一旦隔越，不知存亡，爲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間路歸鄆，尋謁莊宗。莊宗喜之，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宗幕下，明宗歷

汴、恆二鎮，皆隨府遷職。天成初，授右諫議大夫，知宣武軍軍州事，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禮部尚書、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繼改兵部尚書。

文矩以嘗事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嘗薦於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勞，未升相輔，外論慊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祖卽位，授吏部尚書，改太子少師。

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後因風痹，上章請退，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洛陽久之。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太子太傅。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十四。

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於塞外，王武俊，原本作「武後」，今從唐書改正。（影庫本粘籤）因家石邑。高祖曾，歷鎮陽牙校。父鈞，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晉、元氏、樂壽、博陸五邑令。爲寧晉日，擅給驛廩，以貸飢民，民甚感之。及爲樂壽令，里人爲之立碑。同光中，任圜爲眞定尹，擢爲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爲從事，及明宗代崇韜，以舊職縻之。

明宗卽位，入爲文昌正郎，安重誨薦爲河南少尹，判府事，尋命爲樞密院直學士。時圭

以受知於重誨，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閣至俱昇殿侍立，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諫議大夫拜尚書右丞，有入相之望。圭敏于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爲事剛愎，每於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興中，重誨既誅，圭出爲貝州刺史，未幾罷免，退歸常山。由是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遊別墅，則乘婦人氈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明宗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爲道所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事，而圭素厲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

圭前爲河南少尹日，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祕瓊之亂，時貯於衣笥，爲賊所劫，後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蒸，卒於路，案：歐陽史作卒于常山。（舊五代史考異）歸葬石邑，時年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

裴皞，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爲望族。皞容止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

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歷諫職。梁初，當路推其文學，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時，擢爲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兵部尚書，以老致仕。（六）天福初，起爲工部尚書，復告老，以右僕射致仕。皞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率新進士謁皞，皞喜，爲詩曰：「詞場最重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世榮之。桑維翰嘗私見皞，皞不爲迎送，人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今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七）」人以爲允。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五）

吳承範，字表微，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爲賓職，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擢進士第。及閔帝卽位，授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同職張昭等共修明宗實錄，考張昭本名昭遠，至漢初始去「遠」字。薛史晉書已作張昭，蓋從其最後之名，今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天福三年，改樞密院直學士，未幾，自祠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遘疾而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

承範溫厚寡言，善希人旨，桑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于高祖，云可大用。承範知之，持重自養，雖遇盛夏〔云〕，而猶服襦袴，加之以純綿，蓋慮有寒濕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夫。〔永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二十一。〕

盧導，字熙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卿，太原少尹伯初之子也。疑原本衍「伯」字。〔舊五代史考異〕唐殿中侍御史。父如晦，案：新唐書世系表作知晦。〔舊五代史考異〕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鄖鄉縣令入爲監察御史〔云〕，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改河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閒居於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李愚，原本作「李遇」，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案：通鑑作班迎。〔舊五代史考異〕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策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

詞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即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僚無班？」即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案：歐陽史作潞王止于上陽門外，道又令導草牋，與薛史異。通鑑作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陽門外，與是書同。（舊五代史考異）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晉天福中，由禮部侍郎遷尚書右丞，判吏部尚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於東京，時年七十六。（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鄭韜光，字龍府，洛京河清人也。（二）曾祖綱，爲唐宰相。祖祗德，國子祭酒，案新唐書

宰相世系表：祗德，兵部尚書。（舊五代史考異）贈太傅。父顥，案新唐書世系表：顥字養正，疑「顥」字是「頤」字之

訛。（舊五代史考異）河南尹，贈太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相，蟬聯一門。

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所出也，生三日，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氣澈，不妄喜怒，秉執名節，爲甲族所稱。自京兆府參軍歷祕書郎、集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郎、司門戶部郎中、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給事中。梁貞明中，懇求休退，上表漏名，責授寧州司馬。莊宗平梁，遷工、禮、刑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尚書左右丞。國初，以戶部尚書致仕。自襁褓迨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仕無官

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疾而卒，年八十。贈右僕射。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王權，王權，太平御覽作「王權」，與原本異。

通鑑、歐陽史統作王權，知「權」字係傳刻之誤，今仍其舊。（影庫本

粘籤）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諡曰

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蕘，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

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爲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

事。歲餘，召入翰林爲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

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爲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爲

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資

美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

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遠使於契丹乎！違詔得罪，

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於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案通鑑考異引

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契丹。始命兵部尚書王權衛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



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據此傳，馮道自契丹使回，始命王權奉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實錄異。（舊五代史考異）故責詞略曰：「若以道路迢遙，即鸞閣之台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即鳳翔之冊使纔回。既黷憲章，須從殿黜」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韓惲，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曾祖俊，唐龍武大將軍。祖士則，石州司馬。父達，代州刺史。惲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惟惲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初爲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惲以文學署交城、文水令，入爲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爲魏州支使。莊宗卽位，授右散騎常侍，從駕至洛陽，轉尙書戶部侍郎。天成初，改秘書監。俄而馮道爲丞相，與惲有同幕之舊，以惲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尙書。丁內憂，服闋，授戶部尙書。明宗晏駕，馮道爲山陵使，引惲爲副使。清泰初，以充奉之勞，授檢校尙書右僕射、絳州刺史。踰年入爲太子賓客。高祖登極，以惲先朝懿戚，深加禮遇，除授貝州刺史。時范延光有跋扈之狀，惲懼其見逼，遲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悅，復授太子賓客，尋改兵部尙書。天福七年夏，車駕在鄴，惲病脚氣，卒於龍興寺，時年六十餘。（永樂大典卷三千六百七十五）

李憺，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觀察使。父昭，戶部尚書。憺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緋，召入翰林爲學士，正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內職。莊宗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孟州，入爲衛尉少卿。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格詩，原本作「權詩」，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憺爲之，憺笑而答曰：「李憺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却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天福中，自工部尚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尚書，以多病留司於洛下，不交人事。開運末，遇契丹入洛，家事罄空，尋以疾卒，年七十餘。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 校勘記

〔一〕白衣丈夫 「丈」原作「大」，據殿本、彭校改。

〔三〕若以某姓名求之「求」原作「救」，據殿本、劉本改。

〔三〕選人 原作「遷人」，據彭校及歐陽史卷五五姚顗傳改。

〔四〕而服食尤盡其善 「服食」二字原無，影庫本粘籤云：「『而尤盡其善』句疑有誤，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今據殿本補。

〔五〕後因風痹 「後」原作「復」，據殿本、劉本改。

〔六〕歷諫職……以老致仕 五十一字原無，據殿本補。原注「案以下有闕文」六字刪。

〔七〕人問之……門生也 二十四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八〕雖遇盛夏 「遇」原作「過」，據殿本、劉本改。

〔九〕鄖鄉 原作「鄭鄉」，據殿本、劉本改。

〔一〇〕安得百僚無班 「百」原作「具」，據殿本、劉本改。

〔一一〕河清 原作「清河」，據劉本改。

〔一二〕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 殿本、劉本同。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作「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下文「豈能遠使於契丹乎」、「權不欲臣事契丹」，殿本、劉本同，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作「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權以恥拜虜廷」。

〔一三〕絳州刺史 「史」原作「使」，據殿本、劉本改。

「國」下禮部「禮」原作「工」據殿本圖本改。

#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 晉書十九

### 列傳第八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曾祖偲，唐太原府祁縣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父望，唐尚書司勳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文。年十六，陝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王重盈原本作「從盈」，今從唐書改正。（影庫本粘籤）能以色養。又爲同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祕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遊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緋魚袋。

武皇厭代，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望，質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爲嗣，有翊贊之功。及莊宗四征，質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書。十九年，莊宗將卽帝

位，命爲大禮使，累加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尙書。莊宗既登極，欲相之，質性疏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戶部尙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

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踰月隨駕都洛，旋有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文於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俄又改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尙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由是大爲識者所誚。

天成元年，制授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道以詩餞別，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校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尙書，判太僕卿事。案：歐陽史作判太常卿事。（舊五代史考異）四年，進封開國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陽節度使，未幾，移鎮滄州，入爲右僕射。及秦王得罪，奉詔權知河南府事。應順初，遷檢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清泰末，復爲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微恙分司洛宅。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於洛陽，年七十六。累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案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尙書兵部員外郎盧瓊上章請諡，下太常議，諡曰文

忠。（舊五代史考異）

子十一人，唯第六子夏，仕至省郎（三），餘歷州縣焉。（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李專美，字翊商，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隨，光祿卿。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隨祕書監。（舊五代

史考異）祖正範，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又以父樞唐昭宗時常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由是不遊文場。僞梁貞明中，河南尹張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奏爲陸渾尉，秩滿，改舞陽令。專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天成中，安邑權鹽使李肅辟爲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曾召肅讌於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剃却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爲嗣主。」由是愈重焉。末帝留守長安，奏爲從事，及移鎮鳳翔，鳳翔原本作「鳳翊」，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遷爲記室。末帝卽位，除尚書庫部郎中，案：歐陽史作比部郎中。（舊五代史考異）賜金紫，充樞密院直學士。

初，末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洎至洛陽，閱內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戶民，雖行捶楚（三），亦所獲無幾，末帝憂之。會專美宿於禁中，末帝召而讓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留才術何施也！」專美惶恐待罪，良

久奏曰：「臣才力驚劣，屬當興運，陛下猥垂錄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思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濫賞已竭，繼以鄂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驕軍谿壑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爲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政立于上，恥格行於下，賞當功，罰當罪，則近於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軍，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悅。」末帝然之。及其行賞，雖不愜於軍士<sup>(四)</sup>，然洛陽戶民獲免鞭笞之苦，由專美之敷揚也。尋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守密書監<sup>(五)</sup>，守密書監，疑當作「祕書監」。考封演見聞錄，唐人亦稱祕書爲密書，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鴻臚、大理卿。開運中，以病卒，時年六十二。

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尙，不以軒冕爲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雜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太宗曾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曰：「姓崔、盧、李、鄭了，餘復何求耶！」其達者，則邈在天表，夔若千里，人罕造其門，浮薄自大，皆此類也。唯專美未嘗以氏族形於口吻，見寒素士大夫，恆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

專美職岐下，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及爲端明殿學士，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



因以所夢告崧，且言：「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居此位，處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高祖臨朝，崧爲樞密使，與桑維翰同列，維翰與專美亦有舊，乃協力以奏之，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曾使閩中，遇風水漂至兩浙，踰歲無恙而還，至是善終，人以爲神道福謙之所致也〔六〕。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盧詹，字楚良，京兆長安人也。唐天祐中，爲河中從事。莊宗卽位，擢爲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工部尙書。詹性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尙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開運初，卒於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葬事，贈太子少保。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崔悅，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受〔七〕，舉進士，直史館。案新唐書世系表：元受直史館、高陵尉。（舊五代史考異）祖銖，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悅少好學，梁貞

明三年〔八〕，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稅性至孝，父涿有疾，父涿，原本作「父涿」，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醫爲也。」稅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於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毀過制。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詔再下，乃就列焉。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

天福初，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稅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素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尙書左丞，遷太常卿。後以風痹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

稅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卽焚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也。稅笑不至矧〔九〕，怒不至詈，接新進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盛暑祁寒，不使冒犯。嘗自話於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人計地里，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驚覺。」稅常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

兄綸，案：世系表作櫛。（舊五代史考異）有隱德，好釋氏，閑居滑州。嘗欲訪人於白馬津北，及臨岸，歎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

薛融，汾州平遙人。性純和，以儒學爲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爲幕職，唐莊宗平河南，歷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入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歲餘，改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于幕府。清泰末，高祖將舉義，延賓席而歷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生，祇曾讀三五卷書，至於軍旅之事，進退存亡之機，未之學也。」座中聳然。及登極，遷尙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天福二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爲諫議。時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復罷之，案通鑑：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修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修之未晚。」（舊五代史考異）優詔嘉許。俄轉御史中丞，秩滿改尙書右丞，分司西都。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七。）案：歐陽史作年六十。（舊五代史考異）

曹國珍，字彥輔，幽州固安人也。曾祖藹，祖蟾，父綯，代襲儒素。國珍少值燕薊亂離，因落髮被緇，客於河西延州，延州，原本作「逮州」，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辟爲從事。國珍常以文章自許，求貢禮闈，且掌書奏，期年，入爲左拾遺，累遷至尙書郎。每與人交，傾財無吝。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摺紳所誚。高祖在藩時，嘗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卽位，國珍自比於嚴陵，上表敘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案歐陽史張彥澤傳：國珍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張彥澤，不報。（舊五代史考異）又求爲御史中丞，時宰怒，不復爲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薨，遣諸弟護喪歸葬深州。崧旣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卿大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爭不行，衆咸推其讜直。高祖晏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爲山陵使，及靈輜旣發，國珍上疏言：「馮道旣爲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佐，以桑維翰入輔。李崧請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所言侵越，出爲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愷快，遘疾而卒。（永樂大典卷四千五百十三）

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也。祖晟，唐右武衛大將軍。父存敬，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累贈中書令，梁書有傳。仁愿，梁貞明初，以勳臣之子起家爲衛尉寺主簿，改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唐同光初，遷大理正。天成元年，自將作少監轉大理少卿。長興

中，歷昭武、歸德兩鎮節度判官。四年，復入爲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監。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轉光祿卿。仁愿性溫雅，明法書，累居詳刑之地，議讞疑獄，號爲稱職。兄仁穎，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年以風恙廢於家凡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爲孝友。仁穎善理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仁愿，開運元年再爲大理卿，時隰州刺史王徹犯賊，朝廷以徹功臣之後，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開運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贈祕書監。（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趙熙，字績巨，唐宰相齊國公光逢之猶子也。起家授祕書省校書郎，唐天成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稱旨尋除南省正郎。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修唐史，竟集其功。開運中，自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之功也。及契丹犯闕，僞旨遣使於晉州率配豪民錢幣，以實行橐。始受命之日<sup>(一)</sup>，條制甚嚴，熙出衣冠族，性素輕急，既畏契丹峻法，乃窮理搜索，人甚苦之。及晉之三軍及晉之三軍，原本疑有舛誤，今無別本可考，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殺副使駱從朗<sup>(二)</sup>，案通鑑云：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晉州事<sup>(三)</sup>，大將藥可儁殺從朗。（舊五代史考異）百姓相率持仗害熙於館舍，識者傷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李遐，兗州人也。少爲儒，有節操，歷數鎮從事，及升朝，累遷尙書庫部員外郎。高祖卽位，以皇子重父保釐洛邑，知遐強幹有守，除爲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復重其廉勤，兼委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張從賓，原本作「徒賓」，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使人輦取繒帛以賞羣逆，遐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爲其下所害。高祖聞而歎惜，賻贈加等，仍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給遐所食月俸，終母餘年。其子俟服，闕與官。後又遣兗州節度使李從溫就其舊業，賜牲幣綿帛等物，以旌其忠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十。）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三）唐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闕，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梁貞明中，劉潯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兗從事。（四）案：以下有闕文。考宋黎持移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潯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卽唐尙書省之西隅也。（舊五代史考異）後唐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冊府元龜卷八百一十三。自號自然先生。（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七十。）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臥不從，

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維，卽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卽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及冬春二時服。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九。案：尹玉羽傳，原本止存二條，今采冊府元龜以存大概。玉羽性仁恕，好靜默，與朋友交無怨棄，御僕隸不好冒辱，有過則諭而戒之，有罪則禮而遣之。家雖屢空，不渝其廉，時雖亂離，不廢其業。天福中，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于世。二吾。

鄭雲叟，本名遨，雲叟其字也，以唐明宗廟諱，故世傳其字焉，本南燕人也。案：歐陽史作滑州白馬人。（舊五代史考異）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士舉，不第，因欲攜妻子隱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叟乃薄游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案：歐陽史作入少室爲道士。（舊五代史考異）著擬峯詩三十六章，以導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於火，其絕累如此。俄聞西嶽有五鬣松二杏，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於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鉤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恆目覩其事，信而不求。

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訃，一哭而止。時唯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棋

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眞。」

高祖卽位，聞其名，遣使齎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遙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祿。雲叟好酒，嘗爲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內好名者書於縑緗，以爲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列爲屏障者焉。其爲時望所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史臣曰：自古攀龍鱗，附鳳翼，坐達於雲衢者，豈獨豐沛之士哉！苟懷才抱器，適會興王，亦可以取貴於一時，如盧質而下數君子是也。至如國珍之讜直，仁愿之友悌，趙、李二子沒于王事，皆無忝于士林矣。唯玉羽之貞退，雲叟之肥遯，足可以梃奔競之風，激高尚之節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 校勘記

〔一〕子微 殿本、歐陽史卷五六盧質傳同。廬本作「子貞」，劉本作「子微」，疑誤。

〔二〕第六子夏仕至省郎 「夏」，殿本、劉本作「瓊」。「仕」原作「任」，據殿本改。

〔三〕雖行捶楚 原作「雖行行捶楚」，據殿本、劉本刪。影庫本批校云：「『雖行捶楚』句，衍一『行』字。」

〔四〕雖不愜於軍士 「士」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影庫本批校云：「不愜于軍士，脫『士』字。」

〔五〕守密書監 殿本、劉本「密」作「秘」。

〔六〕人以爲神道福謙之所致也 「致」原作「至」，據殿本改。

〔七〕曾祖元受 「受」原作「授」，據殿本、劉本、新唐書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改。

〔八〕貞明 原作「正明」，據殿本、劉本改。

〔九〕笑不至矧 「矧」原作「哂」，據殿本、劉本改。按「笑不至矧，怒不至詈」，見禮記曲禮。

〔一〇〕始受命之日 「受」原作「授」，據殿本、劉本改。

〔一一〕殺副使駱從朗 「殺」原作「投」，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殺副使駱從朗，『殺』訛『投』。」

〔三〕節度副使駱從朗「副」字原無，據通鑑卷二八六補。

〔三〕京兆長安人 五字原無，廬本同，據殿本、劉本補。

〔四〕梁貞明中……從事 二十二字原無，據殿本補。按冊府卷八一三無此文，殿本或係據大典所補。

〔五〕玉羽……行于世 六十六字原無。「玉羽」……不廢其業」五十二字據冊府卷八〇六補。「天福中……行于世」十四字據殿本補。

〔六〕五鬣松「鬣」原作「粒」，據彭校及大典卷八八四五改。

#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 晉書二十

### 列傳第九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爲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宗爲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爲梯頭，梯頭，原本作「楊頭」，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從簡多應募焉，莊宗爲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大軍與梁軍對陣，登高丘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爲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衆鼓譟，莊宗壯之，錫賚甚厚。又嘗中箭而鏃入於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瞋目謂曰：「何不沈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

從簡所爲多不法，莊宗以其戰鬪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竭誠匡國功

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歷洺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使，會莊宗晏駕，未及赴鎮而止。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案北夢瑣言云：明宗尤惡貪貨，面戒汝州刺史裴從簡，爲其貪暴。（舊五代史考異）應順初，舉軍伐鳳翔，從簡亦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蘊，爲廷蘊所執，送於末帝。末帝數之曰：「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唯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授潁州團練使。

高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簡守河陽。高祖自北而至，從簡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原本誤作「開封」，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檢校太尉，進封開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戶。受代歸闕，授左金吾衛上將軍。

從簡性忌克而多疑，歷州鎮凡十餘，所在豎棘於公署，纔通人行，左右稍違忤，卽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足而行。（二）其煩苛暴虐，爲武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遇疾請告，尋卒於鄉里，年六十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案歐陽史

作贈太師。（舊五代史考異）

潘環，字楚奇，洛陽人也。父景厚，以環貴，授左監門上將軍致仕。環少以負販爲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寶，爲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寶遣環間道馳奏於梁，梁末帝用爲左堅銳夾馬都虞候，累遷左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莊宗對壘於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敵，金瘡徧體。案玉堂閒話云：潘環常中流矢于面，骨銜其鏃，故負重傷。醫至經年，其鏃自出，其瘡成漏，終身不痊。（舊五代史考異）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明宗北禦契丹，鄴軍之亂，從明宗入洛。天成初，授棣州刺史。會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環爲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沿邊都部署，後移刺慶州。受代歸闕，明宗召對，顧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偕者。」尋除宿州團練使。清泰中，移耀州。

天福中，預平范延光，授齊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爲節鎮，以環爲節度使，久之，入爲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以環爲北面行營步軍左廂排陣使，預破契丹於陽城。軍迴，授澶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歸闕，俄受詔洛京巡檢。其年冬，戎王犯闕，僞署劉晞爲西京留守，環乞罷巡警，閑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將高牟翰以兵援晞入於洛，慮環有變，乃害之，盡取其家財。通鑑云：晞疑環構其衆逐己，使牟翰殺之。（殿本）漢高祖至京，贈太尉。

環歷六部兩鎮，所至以聚斂爲務。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給言答之，牙校因託一尼嘗熟於環者，獻白金兩錠。尼詣環白牙校餉鍛脚兩枚，兩枚，原本作「兩枝」，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求免其責，環曰：「鍛本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脚能成鍛乎？」尼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環爲「潘鍛脚」。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一。

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也。少隸本軍爲小校，嘗戍登州，劫海客，事洩，刺史淳于晏匿之，遇赦免。事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光遠領兵赴晉陽〔四〕。本州軍亂，太與馬萬、盧順密等擒之，使太縛送至闕。尋從杜重威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除趙州刺史。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鄴，移刺萊州，遷安州防禦使。從少帝幸澶州，與契丹戰於戚城，中數創，改鳳州防禦使，行至中途，遷河陽留後，移邢州留後。契丹犯闕，僞命遙領洋州節度使，充洛京巡檢，與前洛州團練使李瓊俱至鄭州，其屯駐兵士迫請太在城巡檢，以備外盜，號爲「鄭王」。時有嵩山賊帥張遇，領衆萬餘，於僧衆得梁朝故嗣密王朱乙，遂推爲天子，取嵩山神冠冕之服以衣之。張遇以其衆攻鄭州，太與李瓊擊之，賊衆敗走，瓊中流矢而死。太乃括率郡中財物以賞軍士，因誘之欲同西去，其衆不從，太乃潛奔於洛陽。案通鑑云：戍兵旣失太，反譖太于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于契丹，契丹殺之。（舊五代史考異）及劉晞南走許州，案：通鑑考異作劉禧。（舊五代史考異）

太殺睢牙校李暉，入河南府行留守事。既而嵩山賊帥張遇殺嗣密王，傳首於太，懸於洛市。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子，領衆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數百人逆擊，破之，賊衆遂潰。案通鑑考異引實錄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潁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衆于洛南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舊五代史考異）河陽武行德遣使召太，詐言欲推之爲帥，尋爲行德所害。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何建，案：九國志作何重建。其先迴鶻人也，代居雲、朔間。祖慶，父懷福，俱事後唐武皇爲小校。建少以謹厚隸於高祖帳下，以掌厩爲役，及卽位，累典禁軍，案九國志云：重建初事晉祖爲奉德馬軍都指揮使。遙領驩、睦二郡。天福中，自曹州刺史遷延州兵馬留後，尋正授旄鉞。案九國志云：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卽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彰武軍節度使。數年之間，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案九國志云：皆以廉儉簡易稱。累官至檢校太傅。

開運三年，移鎮秦州。是冬，契丹入汴，戎王遣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累擁戎旄，人臣之榮，亦已極矣。今日不能率兵赴難，豈可受制於契丹乎！」卽遣使齎表與其地送款於蜀，孟昶待之甚厚，僞加同平章事，依前秦州節度使。案九國志云：時

固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略討平之。歲餘，移閬州保寧軍節度使，案九國志云：昶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爲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加僞官至中書令，後卒於蜀。永樂大典卷五千六百三十二。

張廷蘊，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及，贈光祿大夫。廷蘊少勇捷，始隸宣武軍爲伍長，唐天復中〔五〕，奔太原，武皇收於帳下爲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柏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於莘縣及胡柳陂，繼爲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於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汝陽，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三城巡檢使。時皇后劉氏在鄴，每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聞者壯焉。

梁平，承詔入覲，改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會李繼韜故將楊立叛〔六〕，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案歐陽史云：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吳縝纂誤據梁本紀及元行欽、李繼韜傳，云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之事。今考薛史，本言廷蘊平潞州楊立之叛，歐陽史以爲平李繼韜，殊誤。通鑑從薛史。（舊五代史考異）

至上黨，日已暝矣，憇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洹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尋斬關



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明宗甚慊之。軍還，軍還，原本作「軍遷」，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從皇子魏王繼岌伐蜀，授行營中軍都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加檢校司徒。旋移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繼授潁州團練使、沿淮招安使。應順中，轉隴州防禦使。清泰中，進封清河郡公。高祖卽位，入爲右龍武統軍，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於宋城，明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九。

廷蘊所識不過數字，而性重文士。下汝陽日，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訊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於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洽，數言於近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蘊苦戰出於諸將之右，力保薦之。明宗以廷蘊取謫之日，不能讓功於己，故恆蓄宿忿，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歷七郡，家無餘積，年老耄期，終於牖下，良可嘉也。

長子光被，歷通事舍人。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三十一。

郭延魯，字德興，沁州綿上人也。父饒，後唐武皇時，以軍功嘗爲本郡守，凡九年，有遺愛焉。延魯少有勇力，善用槊，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爲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契丹有功。

及卽位，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尙書、右神武都指揮都知兵馬使。天成中，汴州 朱守殷叛，守殷，原本作「宋殷」，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殷平，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尙書左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天雄軍 北京馬步軍都校，遙領梧州刺史。清泰中，遷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斂貨，庶事就理，一郡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卽位，遷單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賜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踰月，以疾卒於理所，時年四十七（元）。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常從征伐。金海好酒，所爲不法，自潞州過山東，入邢 洛界爲劫盜，嗣昭雖知之，然惜其拳勇，每優容之。天祐中，累職至昭義親騎指揮使。同光二年，遷本道馬軍都指揮使。天成初，入爲捧聖指揮使。長興三年，改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於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領黃州刺史。高祖幸鄴，宣金海領部兵巡檢東京，其年十一月，安從進謀犯闕，金海爲襄州道行營先鋒都指揮使，與李建崇等同於唐州 湖陽遇從進軍萬餘人，金海以一旅之衆突擊，大敗之，策勳授檢校太保、商州刺史，案洛陽續紳舊聞記：王師攻城，金海爲飛矢所中，扶傷歸營。從進用計污金海，以金瓶貯酒，金

合盛藥，懸城上呼而勞之。金海目不知書，惟利是貪，取瓶與合歸營，且不聞於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念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使，併其兵放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於捐館。（舊五代史考異）俄移

慶州。秩滿歸闕，途中遇疾而卒，年六十一。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四百五十。洛陽續紳舊聞記：從進

與金海相遇于花山。金海蕃將，善用槍，時罕與敵，拳勇過人，喜戰鬪，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從進素管騎兵，金海久在麾下，從進亦待之素厚。乃躍馬引數百騎乘高，去金海陣數百步，厲聲呼「郭金海」！金海獨鞭馬出于陣數十步，免胄側身，高聲自稱曰「金海」。從進又前行數十步，勞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爾厚，略不知恩，今日敢來共我相殺？」金海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負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舊事大王，乞與大王一箭地，大王回去，若不去，喫取金海槍。」言訖，援槍鞭馬，疾趨其陣。從進懼，躍馬而進，師遂相接，大爲金海、焦繼勳摧敗。奏到，晉祖大喜，賞賜有差。從進自此喪氣，嬰城自固，王師爲連城重塹以守之。月餘，王師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師被傷者衆。是日，金海爲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汙金海，欲使朝廷疑之，以金瓶貯酒，金合盛藥，以索懸之。城上呼「郭金海」。金海知之，力疾扶創而往。城上勞金海曰：「大王知爾中箭創甚，賜爾金瓶金合酒與風藥。」金海目不知書，惟利是貪，取瓶與合歸營，且不聞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以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併其兵于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于捐館。（殿本）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瑜，累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

張萬進帥兗州，處讓事之，爲親校。萬進據城叛，梁遣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屯軍於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於莊宗。莊宗未卽應之。乃於軍門截耳曰：「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苟不得請，死亦何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止，因以墨制授處讓行臺左驍衛將軍，俄改客省副使。

梁平，加檢校兵部尙書，累將命稱旨。天成初，轉檢校尙書右僕射，依前充職。歲餘遷引進使。長興三年，轉檢校司空、左威衛大將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扈，不通朝貢，朝廷方議懷柔，乃遣處讓爲官告國信使，復命，轉檢校司徒。應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備北寇也。清泰二年，入爲左驍衛大將軍。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

及高祖舉義於太原，處讓從至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天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會張從賓作亂於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與楊光遠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款，尙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太傅。

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莊宗已來，樞密使罕有宰臣兼者，因萌心以覬其

位〔九〕。及楊光遠討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達。時光遠恃軍權，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慊之，頻與處讓宴語及之，處讓訴曰：「非聖旨也，皆出維翰等意。」及楊光遠入朝，遂於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祖知其故，不得已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時處讓每有敷奏，高祖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庶事並委宰臣分判。處讓居喪期年，起復，授彰德軍節度使、澶衛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處讓勤於公務，孜孜求理，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竭家財貢奉，至於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億焉。六年，除右金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嘗經重任，又歷方鎮，謂其入朝必當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卽位之初，處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諸相，道笑而不答。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於封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

子保勳，仕皇朝，位至省郎。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九。

李瓊，字隱光，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爲騎士，莊宗平河朔，隸明宗麾下，漸升爲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部兵送糧入薊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於

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牽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劉李河，通鑑作琉璃河。考薛史前後作「劉李」，蓋地名多用對音，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爲敵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瓊以所執長矛援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馬奉高祖，瓊徒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薦於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

同光末，明宗討趙在禮於鄴。鄴軍旣變，明宗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疾趨汴州。時莊宗遣騎將西方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兵突封丘門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祖領陝州，奏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劍州，使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千，身中重創，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雲州，累擒獲契丹人馬，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元事高祖，乃自寨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

高祖卽位，補護聖都指揮使，又念疇昔輟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瓊亦鬱鬱然。久之，領橫州刺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聲。少帝嗣位，入爲殿前散員都指揮使，遙領雷州，俄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且以書誘瓊，瓊因拒之，以書上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改洛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使。時洛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不允。及杜重威降敵，

改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遇羣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四十。）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曾祖詣，嘗爲是邑令，故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肆，會唐末齊、魯交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謁焉。尋納於軍門，未幾，出爲衛州牙校。唐天祐中，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利病說衛之牧守，俾送款於莊宗，以漢筠爲功，尋移洺州都校。其後改常山爲北京，以漢筠爲皇城使，加檢校兵部尙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卽位，除成德軍節度副使，俄以荆門用軍，促詔漢筠移倅襄州，權知軍州事。長興中，歷曹、亳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行左金吾衛大將軍。

清泰末，高祖建義於河東，唐末帝遣晉昌節度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漢筠於府署，漢筠乃啓關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欲扶公爲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爲亂階，死生繫子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以衆意難拒，遂謝云：「與公戲耳！」遂與連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入覲，尋遷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遘疾，終東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

漢筠性寬厚，儀容偉如也，雖歷戎職，未嘗有非法之言出於口吻，多慕士大夫所爲，復以清白自負。在襄陽，有孽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非多納麤弊，則刻削闐闐，吾有正俸，此何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及蒞濟陰，部民安之，四邑飯僧凡有萬八千人。在亳州三年，歲以已俸百千代納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也。

長子貞文，仕皇朝，爲開封少尹，卒。永樂大典卷五千五百三十八。

孫彥韜，字德光，汴州浚儀人也。少以勇力應募從軍。梁祖之兼領四鎮，擢彥韜於行間，歷諸軍偏校。及唐莊宗與梁軍對壘於河上，彥韜知梁運將季，乃間行渡河，北歸莊宗，莊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平梁，出爲晉州長步都校，加檢校兵部尚書。天成初，遷綿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至郡踰年，以考課見稱，就加檢校司空。長興、清泰中，歷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卽位，復授密州刺史，尋卒於任，年六十四。彥韜出於軍旅，植性和厚，理綿州日，甚著綏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濮陽，屬清泰末，羣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感之。但不能守廉養正，以終令譽。長興中，罷密州赴闕，苞苴甚厚。起甲第於洛陽，踰月而成，華堂



廣廡，亞王公之家，見者嗤之。故淹翔五郡，位不及廉察，抑有由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王傳拯，王傳拯，歐陽史作「傳極」，考通鑑俱作「拯」，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吳江人也。父綰，僞虔州節度使。傳拯初事楊溥，爲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傳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傳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傳拯諸衛將軍，出爲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虢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略爲理清靜，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傳拯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卽世，甚貧匱，物論惜之。（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二十。）

祕瓊，鎮州平山人也。父弘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慶州刺史。瓊亦有勇，清泰中，董溫琪爲鎮州節度使，擢瓊爲衙內指揮，倚以腹心。及溫琪陷蕃，瓊乃害溫琪

之家，載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溫琪在任貪暴，積錮巨萬，瓊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高祖卽位，遣安重榮代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溫同行，部曲甚衆，瓊不敢拒命，尋橐其奇貨，由鄴中以赴任。先是，鄴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鄴持書構瓊，瓊領書不答。使者還，具達其事，延光深忿之。及聞瓊過其境，密使精騎殺瓊於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爲延光所有，由是延光異志益露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八百六十六。

李彥珣，邢州人也。少爲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鎮其地，彥珣素無檢節，因洽於左右，明宗卽位，以爲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爲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敬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彥珣素不孝於父母，在鄉絕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惡，旋出爲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爲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於魏州。范延光既叛，署爲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於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彥珣之惡逆奏於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案歐陽史：彥珣後以坐贓誅。

史臣曰：昔從簡從莊宗戰於河上，可謂勇矣，及其爲末帝守於孟津，豈得爲忠乎？忠既無聞，勇何足貴！潘環、方太，雖咸負雄幹，而俱歿亂世，蓋方略不足以衛其身故也。何建舉秦、隴之封，附巴、邛之俗，守方之寄，其若是乎！其餘皆儋珪析爵之流也，亦可以垂名於是矣。<sup>〔四〕</sup>祕瓊既覆董氏之族，旋爲鄴帥所屠，何報應之速也！唯彥珣忍射其親，殆非人類，晉祖宥之不戮，蓋失刑之甚也。<sup>〔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sup>

## 校勘記

〔二〕左右稍違忤……吏人皆側足而行「足而」二字原在「稍違」下，據彭校改。

〔三〕左堅銳夾馬都虞候「堅」原作「堅」，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左堅銳夾馬都虞候，『堅』訛『堅』。」

〔三〕高牟翰「翰」原作「朝」，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高牟翰，『翰』訛『朝』。」

〔四〕晉陽殿本、劉本同。按句下疑有闕文，下文所云本州軍亂事在滑州，見本書卷九五白奉進、盧順密傳，與楊光遠赴晉陽非一事。

〔五〕天復原作「天福」，據劉本改。

〔六〕會李繼韜故將楊立叛盧本同。殿本、劉本「李繼韜」誤作「李繼儔」。殿本「會」下有「潞州」。

字，「楊立」下有「嬰城」二字，劉本無。本條下補注文中「李繼韜」原作「李繼儔」，據殿本考證、劉本考證、歐陽史卷四七張廷蘊傳改。

〔七〕少有勇 「少」原作「小」，據殿本、劉本改。

〔八〕時年四十七 「年」字原無，據殿本補。

〔九〕萌心以覬其位 「萌」原作「盟」，據劉本改。

〔二〇〕瓊以所執長矛援高祖出之 「援」原作「授」，據劉本、彭校改。影庫本批校云：「授高祖出之，『授』當作『援』。」

〔二一〕洛州 原作「洛州」，據殿本、劉本改。

〔二二〕遂與連騎以還 劉本同。殿本作「漢筠促騎以還」。

〔二三〕弘遇 「弘」字原無，當係避清弘曆諱所刪，據冊府卷八九九補。

〔二四〕其餘皆儋珪析爵之流也亦可以垂名於是矣 殿本、劉本同。按據揚雄解嘲，「儋珪析爵」應作「析珪儋爵」。彭校「是」作「世」。

#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 晉書二十一

### 列傳第十

皇甫遇，常山人也。案：歐陽史作常山真定人。（舊五代史考異）父武，流寓太原，嘗爲遮虜軍使。遇少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隸於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卽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遙領嚴州刺史，出討東川，爲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

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儉人執事，政事隳紊。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畎水泉，以通漑灌，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卽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於鄆州北津，契丹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

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邯鄲，原本作「邯縣」，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鬪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杜知敏已爲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案：通鑑作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胡三省注云：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據薛史，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審琦蓋稱其檢校之官也，胡注似未詳考。（舊五代史考異）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潯水，重威送款於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戎王欲遣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既不能死於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及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

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絕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

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國夫人霍氏上言，請度爲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衣，號貞範大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三十一。

王清，案：遼史趙延壽傳作王靖。（孔本）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爲農。清少以勇力端厚稱於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升爲小校。同光初，從戰於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宗卽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寧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

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檢校刑部尙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鄴，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於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勉諭，錫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

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中渡，原本作「平渡」，今從遼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契丹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

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留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沱之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賊，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里〔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三〕。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爲之小却，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於國矣。彥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歿焉。案通鑑：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衆士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舊五代史考異）時年五十三。契丹尋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卽位，使人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於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卽位之二年，遙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遙領閬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還澶州，改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清軍兵馬留後，俄正授節制。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收淤口關，與契丹騎五千相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



不侔，爲流矢所中，歿於陣，案遼史高模翰傳云：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與薛史異。考通鑑云：杜重威等至瀛州，聞契丹將高模翰已引兵潛出，重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蓋漢璋以二千騎當敵騎五千，衆寡不侔，以致敗績，遼史恐不足據。（舊五代史考異）卽是歲十一月也，時年四十九。漢璋熟於戎馬，累有軍功，及爲藩郡，所至好聚斂，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偏師，驟逢勍敵，故有是衄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乘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

漢璋有弟漢瑋，亦以善用槊有名於時。天成中，爲魏府効節軍使，攻定州王都，漢瑋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蕃將禿餒名馬數駒。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駿者，漢瑋不諾。後漢瑋屯兵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冤之。（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十四）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也。父曰達子，世居朔野，以弋獵爲事。奉進少善騎射，後唐武皇鎮太原，奉進謁於軍門，以求自効，武皇納於麾下。莊宗之破夾寨也，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莊宗觀而壯之，後從戰山東河上，繼以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岌伐蜀，擢爲親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統上軍，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應順中，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尙書，賜忠順保義功臣，遙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治

郡踰年，甚有政績。

高祖卽位，徵赴闕，超加檢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歙州刺史。始奉進有女嫁於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軍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六月，范延光據鄴爲亂，詔遣率騎軍三千北屯滑臺。時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軍，二在彥饒麾下，尋命俱斬之。彥饒怒其不先告，深銜之。明日，奉進左右勸奉進面謝，奉進然之，以從騎數人候彥饒於牙城，既入，且述其過。彥饒曰：「軍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將滑州兵士一例處斬，殊無主客之義乎！」奉進曰：「軍士抵法，寧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息，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因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其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是日，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遇害，率其步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送於京師，戮於班荆館北。高祖以奉進倉卒遇禍，歎惜久之，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盧順密，汝陽人也。初事梁將戴思遠爲步校，思遠爲鄆州節度使，領部兵屯德勝渡，留順密守其城。順密覩北軍日盛，遂遁歸莊宗，且言鄆城方虛，可以襲而取之。莊宗信之，尋

遣明宗率衆趨鄆，果拔之，由順密之始謀也。莊宗尋以順密列於帳下，累遷爲軍校。明宗卽位，歷數郡刺史。順密性篤厚，臨諸軍，撫百姓，皆有仁愛之譽。

及高祖車駕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時騎將白奉進屯於滑州，尋爲滑帥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刃，噉譟於外，時馬萬爲步軍都校，不爲遏之。案通鑑云：馬萬惶惑不知所爲，率步兵欲從亂。（舊五代史考異）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軍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族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案通鑑云：萬所部兵尙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舊五代史考異）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於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卽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由順密，尋以順密爲涇州留後，至鎮未幾而卒。高祖甚悼之，贈驍衛上將軍。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周環（四），晉陽人也。少端厚，善書計，自高祖時歷鎮藩翰，用爲腹心，累職至牙門都校，凡帑廩出納，咸以委環，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及卽位，命權判三司事，未幾，辭曰：「臣才輕任重，懼終不濟，苟以避事，冒寵獲罪，願陛下哀其疲駑，優以散秩，

臣之幸也。」高祖可之，尋命權總河陽三城事，數月改授安州節度使。臨民有惠，御軍甚嚴，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揮使王暉領部下兵屯於安陸，環至鎮，待之甚厚。俄聞范延光叛於魏博，張延賓寇於汜水，暉以環高祖之元臣也，幸國朝方危，遂害環於理所，自總州事，以爲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而遁，斯其計也。既而襄陽安從進遣行軍司馬張朏，會復州兵於要路以徼之，李金全承詔繼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殺。案：歐陽史作王暉南走，爲從進兵所殺，與薛史異。通鑑作暉時奔吳，部將胡進殺之，與薛史同。（舊五代史考異）金全至，盡誅其黨。高祖聞環遇害，歎息久之，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十。

沈贇，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膽氣，初事梁太祖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龍驤、拱宸都指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降，不改其職。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平蜀，屬康延孝叛，魏王署贇爲一行馬步都虞候，領兵從任圜襲擊延孝於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勳，會明宗登極。天成初，授檢校司空、虢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威、衍、忻、趙八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臣。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恆州迴，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贇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案：歐陽史作贇兵多死，通鑑作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舊五代

史考異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贊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贊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契丹，忍以羶幕之衆，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慚，反有德色。」沈贊寧爲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爲也。」翌日城陷，贊自剄而卒，家屬爲賊所擄。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吳巒，字寶川，汝陽盧縣人也。少好學，以經業從鄉試下第。唐長興初，爲沙彥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爲所擄。時巒在城中，謂其衆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於異姓乎！」卽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於契丹，乃解圍而去。案遼史太宗紀云：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嬰城拒命，遣崔廷勳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與薛史異。通鑑從薛史。（舊五代史考異）召巒歸闕，授徐州節度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爲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

初，國家以甘陵水陸要衝之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其郡，爲大軍累年之備。王令溫之爲帥也，有軍校邵珂者，性兇率悖慢，令溫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閑居城中。其子殺人，以重賂償之，其事方解，尋爲州吏所恐，又悉財以彌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言：「州有積粟，內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溫入朝，執政者以

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權知貝州軍州事。既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調之，其推心撫士如此。邵珂一見，因求自效，即聽而任之。巒素爲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效死左右，巒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

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譟環其城，明日陳攻具於四墉，三日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渤海夷等四面進攻〔五〕，巒衆投薪於夾城中，繼以炬火，賊之梯衝，焚爇殆盡。是日，賊復合圍，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陴。俄而珂自南門引賊騎同入，巒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巒顧城中已亂，即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其城，朝野士庶，聞者咸歎惜之。〔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二十一〕

翟璋，未詳何許人也。好勇多力，時目爲大蟲，即「癡虎」之稱也〔六〕。後唐天成初〔七〕，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平州刺史，尋改復州防禦使。三年三月，遷新州威塞軍兩使留後。〔新州，原本作「親州」，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四年五月，正授旄節。長興元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入爲右領軍衛上將軍，轉左羽林統軍。清泰中，復領新州。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於管內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戎王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志，

遇疾，尋卒焉。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三百四十

程福贇，未詳何許人也。性沉厚，有勇力，累爲軍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於宗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九年春，少帝將幸澶淵，福贇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潛謀作亂，於本營縱火，福贇尋領腹心之士撲滅之，福贇亦有所傷。福贇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祕而不奏。同列李殷，居福贇下無名，欲危福贇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贇若不爲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丘，出福贇爲商州刺史，尋下獄鞫之。福贇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冤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郭璘，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爲軍校。天福中，爲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郡，璘率厲士衆，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曰：「吾不畏一天下，乃爲此人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既降，爲崇美所害。漢高祖卽位，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史臣曰：觀前代人臣之事跡多矣，若乃世道方泰，則席寵恃祿者實繁，世運既屯，則效死輸忠者無幾。如皇甫遇憤激而沒，王清以血戰而亡，近世以來，幾人而已。其或臨難捐軀，或守方遇害，比夫惑妖豔以喪其命，因醇酎以亡其身者，蓋相去之遠矣！唯順密遏滑臺之肇亂，救晉室之臨危，亦可謂之忠矣。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校勘記

〔二〕五里 原作「五百里」，據通鑑卷二八五、歐陽史卷三三王清傳、冊府卷四二五改。

〔三〕宋彥筠 「宋」原作「宗」，據殿本、劉本、大典（膠卷）卷六八五〇、本書卷一二三宋彥筠傳改。

〔三〕押送赴闕 「押」原作「甲」，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甲送赴闕，『甲』應作『押』。」

〔四〕周環 彭本、廬本同。殿本、劉本作周環。

〔五〕渤海 原作「激海」，據劉本、彭校改。

〔六〕癡虎 劉本同。殿本作「虎癡」。

〔七〕天成 原作「天福」，據劉本改。

〔八〕宗城 原作「宋城」，據本書卷九八安重榮傳、卷一〇九杜重威傳及冊府卷三八七改。



#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

## 晉書二十二

### 列傳第十一

孔崇弼〔一〕，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弼字佐化。薛史作崇弼，蓋避後唐廟諱改。（舊五代史考異）

孔崇弼

傳，永樂大典僅存一條，今引冊府元龜以補其闕。（影庫本粘籤）初仕後唐，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

昭序案：世系表作昌序，字昭舉。薛史作昭序，疑亦因避諱而改也。（舊五代史考異）繇給事中改左常侍，兄

弟同居門下，時論榮之。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二。崇弼，天福中遷左散騎常侍。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

三百三十九。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於人。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四。五年，

詔令泛海使於杭越。先是，浙中贈賄，每歲恆及萬緡，時議者曰：「孔常侍命奇薄〔三〕，何消盈數，有命卽無財，有財卽無命。」明年使還，果海中船壞，空手而歸。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三百三

十九。案：此傳原本殘闕。

陳保極，閩中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爲從事。從榮素急暴，後怒保極不告出遊宰相門，以馬箠鞭之，尋出爲定州推官。從榮敗，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歷禮部、倉部員外郎。

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曰：「近知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既居相位，保極時在曹郎，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遊，將謀退跡。既而襄、鄧長吏以行止入奏，維翰乃奏於高祖曰：「保極，閩人，多狡，恐逃入淮海。」卽以詔追赴闕，將下臺鍛成其事，同列李崧極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鞠之。貶爲衛尉寺丞，仍奪金紫，尋復爲倉部員外郎，竟以銜憤而卒。

保極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吝，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棋，敗則以手亂其局，蓋拒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囊中貯白金十錠，爲他人所有，時甚嗤之。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三十九。

王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爲義州刺史。瑜性兇狡，然雋辯驍果，

騎射刀筆之長，亦稱於當代。起家累爲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定計〔三〕。既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鶚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貲，爲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斂錢五十萬，私獻於瑜。瑜卽以書上奏，高祖覽章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於是二吏五宰卽時停黜，擢瑜爲太府少卿。

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爲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詭計于重威，使奏己爲恆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爲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契丹據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秦州，原本作「泰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屬契丹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臥疾涉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卽爲計，則死於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盜酋長趙徽歃血爲約〔四〕，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爲相，余父爲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爲所賣，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於郊外。子夜，瑜舉族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於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爲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尙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捍，其指流

血〔五〕。及窘，乃夜竄山谷，落髮爲僧。月餘，爲樵人所獲，繫送岐州，爲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

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預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來犯闕，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後瑜果死，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也。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爲河南府衙內指揮使，全義卒，除金吾將軍，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頓使，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末，丁母憂，天福初，喪制未闋，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陽，令知留守事。從賓敗，與二子詔戮於市。始繼祚與范延光有舊，嘗遣人以馬遺之。屬朝廷起兵，將討鄴城，爲巡兵所獲，奏之，高祖深忌之。及敗，宰臣桑維翰以父珙早事齊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案通鑑云：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遂止誅繼祚妻子。（舊五代史考異）遂止罪繼祚一房，不累其族。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鄭阮，洛州人也。少爲本郡牙將，莊宗略地山東，以阮首歸義旗，繼遷軍職。阮有子，

自幼事明宗中門使安重誨，重誨以其桀黠，愛之。及明宗卽位，擢阮至鳳翔節度副使。會唐末帝鎮其地，阮稍狎之。末帝嗣位，以阮爲趙州刺史。而阮性貪濁，民間細務，皆密察而糾之〔六〕，令納賂以贖罪。有屬邑令，因科贖拒命，密以束素募人陰求其過，後竟停其職，人甚非之。又嘗以郡符取部內凶肆中人隸其籍者，遣於青州，舁喪至洛，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卽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爲政愈弊。高祖建義入洛，阮自郡來朝，旋爲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七〕，舉族無孑遺。〔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胡饒，大梁人也。少事本鎮連帥爲都吏，歷馬步都虞候。會唐明宗鎮其地，與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卽位，建立領常山，奏饒爲眞定少尹。饒本儉人，旣在府幕，無士君子之風。嘗因事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於境內每縣所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饒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起，四郡大擾。天成末，王都搆亂，陰使結建立爲兄弟之國。時饒又曾薦梁時右庶子張澄爲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座則以陰符、鬼谷爲己任。建立時密以王都之盟告之，澄與饒俱贊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事遂寢。凡饒之兇戾如此。清泰初，馮道出鎮同州，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稀於接洽，饒忿

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餽，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饒後閑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饒謁於麾下，請預其行。從賓敗，饒以王建立方鎮平盧，走投之，建立延入城，斬之以聞，聞者快焉。（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四十一）

劉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人，梁開封尹鄆之猶子也。父琪，以鴻臚卿致仕。遂清少敏惠，初事梁爲保鑾軍使，歷內諸司使，莊宗入汴，不改其職。明宗卽位，加檢校尙書僕射，委以西都監守。踰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跡，除遂清爲易州刺史，俾遏其寇衝，既至郡，大有禦侮之略，境內賴焉。王都平，加檢校司空，遷棣州刺史。天成、長興中，歷典淄、興、登三郡，（案通鑑潞王紀：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成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棄之，皆爲蜀人所有。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舊五代史考異）咸有善政。

高祖卽位之二年，授鳳州防禦使，加檢校司徒，會丁母憂，起復，授內客省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六年，駕幸鄴都，轉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檢校太保。七年，少帝嗣位，加右領軍衛上將軍，仍賜竭誠翊戴保節功臣。八年，出領鄭州，加檢校太傅。開運二年，遷安州防

禦使。未幾，上表稱疾，詔許就便，迺至上蔡，終於郵舍，時三年四月也。

遂清性至孝，牧淄川日，自北海迎其母赴郡，母既及境，遂清奔馳路側，控轡行數十里，父老觀者如堵，當時榮之。遂清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每給百官俸料，與判官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污而留其清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郭、顏、段，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且延賞垂裕，爲國美譚，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羣論由此減之。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房曷，京兆長安人也。少爲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後因亂，客於蒲州。天成中，唐末帝出鎮河中，曷於路左迎謁，求事軍門，末帝愛之，使治賓客。及末帝登極，歷南北院宣徽使，尋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曷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曷與端明學士等環坐會議，多於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卽位，以曷濡足閨朝，不專與奪，故特恩原之，命爲左驍衛大將軍，留於西京。開運元年春，卒於洛陽。永樂大典卷六千一百四十九。

孟承誨，大名人也。始爲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爲客將。後奏爲宗城令，秩滿，

以百姓舉留，移常山橐城令<sup>二〇</sup>，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爲閣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檢校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於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誨爲之。一歲之中，數四不已，由是居第華敞，財帛累積。及契丹入汴，張彥澤引兵逼宮城，少帝召承誨計之，承誨匿身不赴。少帝既出宮，寓於開封府舍，具以承誨背恩之事告彥澤，令捕而殺之，其妻女並配部族。漢高祖卽位，詔贈太保。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十三。

劉繼勳，衛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鎮鄴都，繼勳時爲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於帳下，從歷數鎮。及卽位，擢爲閣門使，出爲淄州刺史，遷澶州防禦使，俄改鄭州，自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歲餘，鎮同州。始少帝與契丹絕好，繼勳亦預其謀，及契丹主至闕，繼勳自鎮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側，繼勳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爲首相，與景延廣謀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至卑，未嘗措言，今請問道，道細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鬧人，無相牽引，皆爾輩爲之。」繼勳不敢復對。繼勳時有疾，契丹主因令人候其疾狀，云有風痹，契丹主曰：「北方地涼，居之此疾可愈。」乃命鎖繼勳，尋解之，以疾終於家。案通鑑云：契丹主聞趙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舊五代史考異）漢高祖入汴，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鄭受益，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字謙光。（舊五代史考異）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澣

澣生從讜，兩爲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爲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自尙書郎遷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張彥澤數爲不道，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貢表切言，訐直無所忌，執政稍惡之。俄而以病請告，歸長安。高祖晏駕，以不赴國哀停任，會赦，拜京兆少尹。宰相趙瑩出鎮咸秦，以受益朝班舊僚，眷待甚至。屬天下率借金穀，乃謂瑩曰：「京兆戶籍登耗，民力虛實，某備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瑩信之，因使與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既經廢棄，薄於仕宦，遂阿法射利，冀爲生生之資；又素恃門望，陵轢同幕，內奸外直，羣情無相洽者。及贓污事發，騰於衆口，瑩不得已，遂按之，其直百萬。八年冬，賜死於家。受益數世公臺，一朝自棄，士君子皆惜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八）

程遜，程遜傳，永樂大典僅存一條，今引冊府元龜以補其闕。（影庫本粘籤）字浮休，壽春人。案：此下有

闕文。（殿本）召入翰林充學士，自兵部侍郎承旨授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十國春秋云：禮部尙書程遜爲加恩使。（殿本）母羸老雙瞽，遜未嘗白執政以辭之。將行，母以手捫其面，號泣

以送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七。仲秋之夕，陰暝如晦，遜嘗爲詩曰：「幽室有時聞鴈叫，

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

一。案通鑑考異：晉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錢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爲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于

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

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舊五代史考異）

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

無愛憎毀譽。高祖登極，授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

『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贈太子太保。永樂

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鄭玄素，京兆人。避地鶴鳴峯下，萃古書千卷，採薇蕨而弦誦自若。善談名理，或問：

「水旺冬而冬涸，泛盛乃在夏，何也？」玄素曰：「論五行者，以氣不以形。木旺春，以其氣

溫；火旺夏，以其氣熱；金旺秋，以其氣清；水旺冬，以其氣冷。若以形言，則萬物皆萌於

春，盛於夏，衰於秋，藏於冬，不獨水然也。」人以爲明理。後益入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年。

初，玄素好收書，而所收鍾、王法帖，墨蹟如新，人莫知所從得。有與厚者問之，乃知玄素爲溫韜甥，韜常發昭陵，盡得之，韜死，書歸玄素焉。今有書堂基存〔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三〕，居於太原。仕晉，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四〕。」詔下司天監趙仁琦、仁琦，原本作「人琦」，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五〕，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二百四十。〕

陳玄，京兆人也。家世爲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後唐武皇自太原率師攻王行瑜，路出於蒲中，時玄侍湯藥，武皇甚重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暴，樂殺人，無敢言者，玄深測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啓諫，免禍者不一，以是晉人深德之，勳貴賂遺盈門。性好酒樂施，隨得而無私積。明宗朝，爲太原少尹，入爲太府卿。長興中，集平生所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於太原府衙門之左，以示於衆，病者賴焉。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於晉陽，年八十餘。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三十五。

史臣曰：夫彰善癉惡，麟史之爲義也；瑜不掩瑕，虹玉之爲德也。故自崇弼而下，善者旣書之，其不善者亦書之，庶使後之君子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也。至如重績之曆法，陳玄之醫道，亦不可漏其名而弗紀也。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三十五。

### 校勘記

〔一〕孔崇弼 盧本、冊府卷七八二同。殿本、劉本句下有「唐僖宗宰相緯之子也」九字。

〔二〕孔常侍命奇薄 「命」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三〕按察定計「定」原作「大」，據冊府卷九二四改。

〔四〕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盜酋長趙徽歃血爲約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九四二作「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往，乃與羣盜酋長趙徽歃血爲約」。

〔五〕手無射捍其指流血 殿本同。劉本作「手無射具捍指流血」，冊府卷九四二作「手捍射其指流血」。

〔六〕皆密察而糾之 殿本、劉本「糾」作「紀」。

〔七〕阮自郡來朝旋爲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 「阮自郡來朝旋」六字原無，劉本同。據殿本補。

〔八〕金牛 原作「金林」，據通鑑卷二七九改。

〔九〕澄其污而留其清者 「清」原作「精」，據殿本改。影庫本批校云：「澄其污而留其清者，『清』訛『精』。」

〔二〇〕移常山臺城令 「移」原作「於」，據冊府卷七〇二改，殿本作「爲」。「城」原作「地」，據殿本、劉本及冊府卷七〇二改。

〔二一〕餘慶生澣 「澣」原作「幹」，據殿本、新唐書卷七五宰相世系表及冊府卷七八三改。下同。

〔二二〕鄭玄素……今有書堂基存 劉本同，殿本無。影庫本批校云：「舊五代史晉書內鄭元素傳，查係永樂大典誤題薛史，實係馬令南唐書，今應刪去。」按影庫本未刪此傳，四部叢刊本馬令南唐書

卷一五鄭元素傳與此傳文字不同。

〔三〕三統 原作「三紀」，據殿本、劉本及歐陽史卷五七馬重績傳改。舊五代史考異云：「案：原本作『三紀』，今從歐陽史改正。」

〔四〕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 「爲氣」二字原無，據殿本、歐陽史卷五七馬重績傳補。影庫本批校云：

「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脫『爲氣』二字。」

〔五〕六十分 「六十」下原有「一」字，據殿本、歐陽史卷五七馬重績傳刪。

#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

## 晉書二十三

### 列傳第十二

范延光，案遼史避太宗諱作延廣。（舊五代史考異）字子環，子環，歐陽史作子環，考冊府元龜亦作「環」，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鄴郡臨漳人也。少隸於郡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爲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鄆州，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於明宗。明宗欲使人達機事於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遂以蠟書授之。延光既至，奏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未可圖也。請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之路。」莊宗從之，復遣歸鄆州。俄而梁將王彥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恐城中不備，又遣間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爲梁兵所獲，送夷門下獄，榜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事。復爲獄吏所護，在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城，獄吏卽去其桎梏，拜謝而出之，乃見於路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

明宗登極，擢爲宣徽使。與霍彥威平青州王公儼，遷檢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門也，至滎陽，聞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賊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鬪。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喜之。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尋正授節旄，加檢校太保。長興中，以安重誨得罪，再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案明宗紀：長興二年九月辛丑，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尙書范延光加同平章事。四年九月戊寅，樞密使范延光加兼侍中。是延光爲同平章事時，已由檢校太保進加太傅，後復加侍中。今泰安縣有長興四年九月冥福院牒石刻，所列延光官銜，仍作太傅，蓋賜牒時尙未加侍中也。傳中不載，係史家前後省文。

既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任，明宗久之方許，遂出鎮常山。清泰中，復召爲樞密使，未幾，出爲汴州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通術數，當延光微時，言將來必爲將相，延光既貴，酷信其言，歷數鎮，嘗館於上舍。延光謂之曰：「余夢大蛇，自臍入腹，半而掣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曰：「蛇者龍也，入腹爲帝主之兆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

及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合勢，及延壽兵



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尋封臨清王，以寬其反側。後延光擅殺齊州防禦使祕瓊，而聚兵部下，復收部內刺史入城，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光有鄉曲之舊，軍機民政，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賦，無半錢上供，符奏之間，有不如意者，銳卽對延光毀之，其兇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爲臨清王，因會僚屬，延光暴得疾，伏枕經旬，銳乃密惑羣小，召澶州刺史馮暉等，以不臣之謀逼於延光，延光亦惑於術者，因而聽之。

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陽。

案通鑑云：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以孫銳爲

兵馬都監（二）。（舊五代史考異）

時銳以女妓十餘輩從之，擁蓋操扇，必歌吹而後食，將士煩熱，觀

之解體，尋爲王師所敗，賊衆退還鄴城。

高祖繼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銳以

歸其罪，發人齋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許。及經歲受圍，城中饑窘，高祖以師老民勞，思

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曰：「卿旣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藩處

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可質是言。」因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

案：歐陽史

作東平郡王。

移鎮天平。

延光謂門人李式曰：

案：歐史作副使李式。

「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

許以不死，則不死矣。」因撤守備，

案通鑑云：延光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舊

五代史考異）

素服請降。及赴汶上，踰月入覲。尋表請罷免，高祖再三答諭方允，制以延光爲

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期歲，高祖每召賜飲宴，待之與羣臣無間。

一日，從容上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攜妻子輦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爲關吏所糾。時楊光遠居守洛下，兼領孟、懷，既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國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走胡，南入吳，請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勳以兵環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子何得脅制如此？」明日，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於水中。光遠給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其屍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於鄴，仍贈太師。  
案歐陽史云：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

延光初爲近臣，及領重鎮，禮賢接士，動皆由禮，故甚獲當時之譽。洎鎮常山日，以部將梁漢唐獲王都名馬，入罪而取之；在魏州日，以齊州防禦使祕瓊獲董溫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復害而奪之；物議由是減之。及懼罪以謀叛，復忍恥以偷生，不能引決，遂至強死，何非夫之甚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五百一十七。

張從賓，未詳何許人也。始事唐莊宗爲小校，從戰有功。唐天成中，自捧聖指揮使領澄州刺史，遷左右羽林都校。從藥彥稠討楊彥溫於河中，平之。長興中，領壽州忠正軍節

度使，加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賓素便佞，每進言，明宗多納之。有供奉官丁延徽者，性貪狡，時奉詔監廩，以犯贓下獄，權貴多爲救解，明宗怒，不許。從賓因奏他事，言及延徽，明宗曰：「非但爾言，蘇秦說予，亦不得也。」延徽竟就戮。長興末，從賓出鎮靈武，加檢校太傅。高祖卽位，受代入覲，會駕東幸，留從賓警巡洛下。一日，逢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於水中，從賓給奏其酒醉，其兇傲如此。及范延光據鄴城叛，詔從賓爲副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河陽，乃起兵以應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义，取內庫金帛以給部伍，因東據汜水關，且欲觀望軍勢。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從賓大敗，乘馬入河，溺水而死焉。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張延播者，汝陽人也。始爲郡之牙將，唐同光初，明宗下其城，因收隸左右。天咸中，累授檢校司空、兩河發運營田使、柳州刺史。長興元年，出牧蔡州，加檢校司徒，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爲馬軍都監。三年，遷鳳州防禦使、西面水陸轉運使。高祖卽位，除東都副留守。車駕幸汴，遣兼洛京巡檢使。張從賓作亂，令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敗，伏誅。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案薛史唐紀：清泰二年，楊檀始改名光遠，非天成中即改名也。（舊五代史考異）字德明，其先沙陀部人也。父阿瞪啜，後改名瑊，事唐武皇爲隊長。光遠事莊宗爲騎將，唐天祐中，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於幽州，因令光遠隸於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於新州，一軍以深入致敗，因傷其臂，遂廢，罷於家。莊宗卽位，思其戰功，命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尙書右僕射，戍瓦橋關久之。明宗朝，歷媯、瀛、易、冀四州刺史。

光遠雖不識字，然有口辯，通於吏理，在郡有政聲，明宗頗重之。長興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擒其將李和等數十人，送於闕下，其後契丹旣通和，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蕃。一日，召光遠於便殿言其事，光遠曰：「李和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諳中國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蕃人重盟誓，旣通歡好，必不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也。」明宗遂止，深嘉其抗直。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鎮中山，累加檢校太傅，將兵戍蔚州。

高祖舉義於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張敬達屯兵於城下，俄而契丹大至，爲其所敗，圍其寨久之，軍中糧盡，光遠乃與次將安審琦等殺敬達，擁衆歸命。從高祖入洛，加檢校太尉，

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是時，光遠每對高祖，常挹然不樂，高祖慮有不足，密遣近臣訊之。光遠附奏曰：「臣貴爲將相，非有不足，但以張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內愧，是以不樂。」生鐵，蓋敬達之小字也。高祖聞其言，以光遠爲忠純之最者也。其實光遠故爲其言，以邀高祖之重信也。

明年，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光遠率師討之，將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衆欲推光遠爲主〔三〕。光遠曰：「自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豈公輩販弄之物〔四〕？晉陽之降，乃勢所窮迫，今若爲之，直反賊也。」由是其下惕然，無復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既圍延光，尋授魏博行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爲高祖懼己，稍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曲從之。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次子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爲當時之冠。桑維翰爲樞密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銜之。及延光降，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西京留守，案通鑑考異云：「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於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爲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爲相州節度使。」與此傳先後互異。（舊五代史考異）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己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恆如備盜。尋冊拜太尉、兼中書令。

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橋，擯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後踰歲入覲，高祖爲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慚色。高祖謂光遠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旌賞，今各與一郡，俾釐任以榮之。」因命爲刺史者凡數人。

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鎮上黨，乃以光遠爲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僭侈，爲方岳之最。下車之後，唯以刻剝爲事。少帝嗣位，冊拜太師，封壽王。案宋史馬仁鎬傳：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鎬爲節度副使，伺其動靜。歷二年，或譖仁鎬于朝，改護國軍行軍司馬。仁鎬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舊五

代史考異）後因景延廣上言，請取光遠麾下所借官馬三百疋。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何以復取？是疑我也。」遂遣人潛召取子承祚自單州奔歸，朝廷乃就除淄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因此搆契丹，述少帝違好之短，且言大饑之後，國用空虛，此時一舉可以平定。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我博陵，少帝幸澶淵。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貞、符彥卿率

師東討。光遠素無兵衆，唯嬰城自守，守貞以長連城圍之。冬十一月，承勳與弟承信、承祚見城中人民相食將盡，知事不濟，勸光遠乞降，冀免於赤族。光遠不納，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駝馬祭天池〔太〕，皆沉沒，人言合有天子分，宜且待時，勿輕言降也。」承勳慮禍在旦夕，與諸弟同謀，殺節度判官丘濤，親校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梟其首級，遣承祚送於守貞。因縱火大譟，劫其父幽於私第，以城納款，遣即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光遠亦上章自首。少帝以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執政曰：「豈有逆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案歐陽史：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於其家。（舊五代史考異）以病卒聞。漢高祖卽位，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立碑。未幾，其碑石無故自折，案：歐陽史作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舊五代史考異）可知其陰責也。（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五代史補：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強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於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耶？」於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承勳，光遠之長子也。始名承貴，避少帝名改焉。以父蔭歷光、濮州刺史，光遠兼鎮河

陽，命制置三城事。光遠移鎮青州，授萊州防禦使。在郡亦頗理，嘗憤父側之奸黨，欲殺之，每省父，父爲匿焉。及光遠構釁，嬰城以叛，承勳赴之，敵退，爲王師所圍。踰歲糧盡，與其弟承祚背父之命，出降王師，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案宋史楊承信傳：光遠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安置鄭州。（舊五代史考異）及戎王入汴，遣騎士自圃田召至，責其害父背己，使齏其肉而殺之。以其弟承信爲青州節度使。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

盧文進，字國用（七），案遼史：文進字大用。

案南唐書：文進字大用。遼史太祖紀：神冊元年，晉幽州

節度盧國用來降。二年，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李文矩來降。則國用與文進顯係二人，然天顯元年又書盧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即文進歸唐之事也。疑文進入遼以後，遂以字行，修遼史者雜采諸書，誤作兩人耳。（舊五代史考異）  
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飲啖過人，望之偉如也。少事劉守光爲騎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遙授壽州刺史。

初，莊宗得山後八軍，以愛弟存矩爲新州團練使以總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於莘縣，命存矩於山後召募勁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鬻牛十頭易馬一匹，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百騎，令文進將之，與存矩俱行。至祁溝關，軍士聚謀曰：「我輩邊人，棄父母妻



子，爲他血戰，千里送死，固不能也。」衆曰：「擁盧將軍却還新州，據城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揮戈，趣傳舍，害存矩於榻下，文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環尸而泣曰：「此輩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見王！」案遼史：存矩取文進女爲側室，文進心常內愧，因與亂軍殺存矩。與薛史異。因爲亂軍所擁。反攻新州，不克；案馬令南唐書云：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壑，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舊五代史考異）又攻武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討，文進遂奔契丹，僞命爲幽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別爲營寨。

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戎師歲至，驅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紉工作，中國所爲者悉備，契丹所以彊盛者，得文進之故也。案遼史云：文進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全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爲幽州節度使，又以爲盧龍節度使。與薛史所載官階微異。同光之世，爲患尤深。文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鳥擊獸搏，倏來忽往，燕、趙諸州，荆榛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糧車，然猶爲寇所鈔，奔命不暇，皆文進導之也。

及明宗卽位之明年，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衆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提衡羣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於豺狼，聚賦斂則貪盈於溝壑，

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卽拋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鴈塞，徒向日以傾心；一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季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在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大幸，有路朝宗，便貯歸心，祇伺良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離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云。

洎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歲餘，移鎮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出鎮潞州，擒奸卹隱，甚獲當時之譽。清泰中，改安州節度使。及高祖卽位，與契丹敦好，文進以嘗背契丹，居不自安。案馬令南唐書：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舊五代史考異）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馬馮知兆。案：南唐書作姚知兆，歐陽史與薛史同。（舊五代史考異）節度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衆渡淮奔於金陵。李昇待之尤重（八），案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舊五代史考異）僞命爲宣州節度使，後卒於江南。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案金陵志：文進自潤州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

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豎也。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驍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伐，以

力戰有功，明宗卽位，連典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掊斂爲務。長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爲理如何，無乃以馬爲事否？」金全慚謝而退。案歐陽史：徙鎮橫海（九），

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

四年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

清泰中，罷鎮歸闕，久留於京

師。高祖卽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環，詔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

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於野，盡殺之，又

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

案：歐陽史作武克和。

案：歐陽史、南唐書俱作武克和，通鑑從是書。（殿

本）

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

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爲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

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爲亂之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

案通鑑云：彥

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舊五代史考異）高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

究其事，尋授以旄節。

金全有親吏胡漢筠者，

案：歐陽史作胡漢榮。

胡漢筠，

歐陽史及南唐書俱作胡漢榮，通鑑從是書。（殿

本）勇譎齷齪，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

高祖聞其事，遣吏賈仁紹

案：通鑑作仁沼，考異

云：薛史作仁紹，今從實錄。歐陽史、南唐書與通鑑同。（舊五代史考異）往代其職（二），且召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紹至，漢筠鳩而殺之。案馬令南唐書云：胡漢榮所爲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廳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頒賜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鳩仁沼。（舊五代史考異）

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復聞仁紹二子將訴置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給謂金全曰：「邸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以仁紹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款於淮夷。淮人遣僞將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卽日南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爲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汴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至金陵，李昇授以節鎮。案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金全爲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舊五代史考異）後卒於江南。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史臣曰：延光昔爲唐臣，綽有令譽，洎逢晉祚，顯恣狂謀，旣力屈以來降（二），尙覲顏而惜死，孟津之歿，乃取笑於千載也。從賓而下，俱怙亂以滅身，亦何足與議也。文進懼強敵之威，金全爲輿臺所賣，事雖弗類，叛則攸同，咸附島夷，皆可醜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 校勘記

〔一〕孫銳 原作「孫稅」，據殿本、劉本、通鑑卷二八一、本卷正文改。

〔二〕李和 劉本同。殿本作「扎拉」，殿本考證云：「扎拉，舊作則刺，今改。」歐陽史卷五一楊光遠傳作「則刺」。

〔三〕軍衆欲推光遠爲主 「主」原作「王」，據殿本、劉本改。

〔四〕天子豈公輩販弄之物 「豈」原作「蓋」，據劉本改。

〔五〕今各與一郡 「今」原作「令」，據劉本、彭校改。

〔六〕天池 原作「天地」，據殿本、劉本及歐陽史卷五一楊光遠傳改。

〔七〕字國用 三字原無，據殿本補。

〔八〕李昇待之尤重 「李昇」原作「李昇」，據殿本、劉本改，下文李金全傳同。

〔九〕徙鎮橫海 「徙」原作「從」，據劉本、歐陽史卷四八李金全傳改。

〔一〇〕賈仁紹 「紹」原作「沼」，據殿本、舊五代史考異改。下同。

〔一一〕既力屈以來降 「既」原作「洎」，據殿本改。



#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

## 晉書二十四

### 列傳第十三

安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唐長興中，爲振武道巡邊指揮使，犯罪下獄。時高行周爲帥，欲殺之，其母赴闕申告，樞密使安重誨陰護之，重誨原本作「仲誨」，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奏於明宗，有詔釋焉。

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聞重榮在代北，使人誘之，案歐陽史作使張顥陰招重榮。（舊五代史考異）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高祖大喜，誓以土地。及卽位，授成德軍節度使，累加至使相。自梁、唐已來，藩侯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惑亂，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於下。惟重榮自能鉤距，凡有爭訟，多廷辯之，至於倉

庫耗利，百姓科徭，悉入於己，諸司不敢窺覷。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母也，因叱出，自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快意。由此境內以爲強明，大得民情。

重榮起於軍伍，暴獲富貴，復覩累朝自節鎮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彊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爲權臣所否，心常憤憤，遂畜聚亡命，收市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案通鑑云：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尙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民之衆乎！」（舊五代史考異）嘗因暴怒殺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由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

天福中，朝廷姑息契丹，務安邊塞，重榮每見蕃使，必以箕踞慢罵。會有梅里數十騎由其境內，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主大怒，責讓朝廷。朝廷隱忍，未卽加罪，重榮乃密搆吐渾等諸族，以爲援助，上表論之。其略曰：

臣昨據熟吐渾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等，各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地界奔歸王化。續準生吐渾并渾藁苾兩突厥三部落，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部族老小，并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慕化歸奔，俱至五臺及當府地界已來安泊。累據告勞，具



說被契丹殘害，平取生口，率略羊馬，凌害至甚。又自今年二月後來，須令點檢強壯，置辦人馬衣甲，告報上秋向南行營，諸蕃部等實恐上天不祐，殺敗後隨例不存家族，所以預先歸順，兼隨府族，各量點檢強壯人馬約十萬衆。又準沿河党項及山前、山後、逸利、越利諸族部落等首領，并差人各將契丹所授官告、職牒、旗號來送納，例皆號泣告勞，稱被契丹凌虐，憤惋不已，情願點集甲馬，會合殺戮。續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與本城將校殺僞節度使劉山，尋已安撫軍城，乞歸朝廷。臣相次具奏聞。昨奉宣頭及累傳聖旨，令臣凡有往復契丹，更須承奉，當候彼生頭角，不欲自起釁端，貴守初終，不愆信誓。仰認睿旨，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至務勝殘去虐，須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伐以自歸，蓋繫人情，盡由天意。更念諸陷蕃節度使等，本自勲勞，早居富貴，沒身邊塞，遭酷虐以異常，企足朝廷，冀傾輸而不已，如聞傳檄，盡願倒戈。如臣者雖是愚蒙，粗知可否，不思忌諱，罄寫丹衷，細具敷陳，冀裨萬一。

其表數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又以此意爲書，遺諸朝貴及藩鎮諸侯。

高祖憂其變也，遂幸鄴都以詔諭之，凡有十焉。其略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

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而興基業，爾因吾而致富貴，吾不敢忘，爾可忘耶！且前代和親，只爲安邊，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愈恣縱不悛，雖有此奏，亦密令人與契丹幽州帥劉晞結託。蓋重榮有內顧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欲侵吞中國，契丹之怒重榮，亦非本志也。時重榮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抃，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慶之，由是名振北方，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也。又重榮素與襄州安從進連結，及聞從進將議起兵，其奸謀乃決。

天福六年冬，大集境內饑民，衆至數萬，揚旌向闕，聲言入覲。朝廷遣杜重威帥師禦之，遇於宗城。軍纔成列，有賊將趙彥之臨陣卷旗來奔，重榮方戰，聞彥之背己，大恐，退於輜重中，王師因而擊之，一鼓而潰。重榮與十餘騎北走，其下部衆，屬嚴冬寒冽，殺戮及凍死者二萬餘人。重榮至鎮，取牛馬革旋爲甲，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案宋史解暉傳：安重榮反

鎮州，因舉兵向闕，至宗城，晉師逆戰，大破之。暉募軍中壯士百餘人，夜擣賊壘，殺獲甚衆。暉頻中流矢，而督戰自若，顏

色不撓，以功遷列校。（舊五代史考異）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焉，殺守陴百姓萬餘

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擁吐渾數百，匿於牙城，重威使人襲而得之，斬首以進。

高祖御樓閱其俘馘，宣露布訖，遣漆其頭顱，函送契丹。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五代

史補：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產朱鬚白馬，黑鴉生五色雛，以爲鳳，乃欣然謂天命在

己，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安及於繫，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安從進，

案歐陽史：從進，其先索葛部人也。初事莊宗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

軍節度使。愍帝卽位，徙領順化。清泰中，徙領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福六年，高祖幸

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留守京師，時和凝請於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必反，何

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將奈何？」凝曰：「臣聞之兵法，先人者奪人，願陛下爲空名宣敕

十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往。」從進聞高祖往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郭金海討之。

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

自焚。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七十。

案：薛史安從進傳殘闕，所存一條，與歐陽史大略相同。

張彥澤，其先出於突厥，後爲太原人也。祖、父世爲陰山府裨將。彥澤少有勇力，目睛

黃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鷲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領郡守。高祖卽

位，擢爲曹州刺史。從楊光遠圍范延光於鄴，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

太保。

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爲內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勅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懂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爲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惡之久矣，因此讒搆，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攜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指揮使李興領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卽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勅流式於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既至，決口割心，斷手足而之死之。式父鐸詣闕訴冤，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任，奏彥澤在郡惡跡二十六條，逃散五千餘戶。彥澤既赴闕，刑法官李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奪一階一爵而已，時以爲失刑。

少帝卽位，桑維翰復舉之，尋出鎮安陽。既至，折節於士大夫，境內稱理，旋命領軍北屯恒、定。時易州地孤，漕運不繼，制令邢、魏、相、衛飛輓以輸之，百姓荷擔纍纍於路，彥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部衆代而助之。洎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卽遣騎士以馬負糧而去，往來既速，且無邀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之戰，彥澤之功出於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捷於闕下，咸謂其感高祖不殺之恩，補昔年之過也。

開運三年冬，契丹既南牧，杜重威兵次瀛州。彥澤爲契丹所啖，密已變矣，乃通款於戎王，請爲前導，因促騎說重威，引軍沿滹沱西援常山，既而與重威通謀。及王師降於中渡，契丹主遣彥澤統二千騎趨京師，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撫之意。彥澤以是歲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丘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宮城。翌日，遷帝於開封府舍，凡內帑奇貨，悉輦歸私邸，仍縱軍大掠，兩日方止。案東都事略李處耘傳云：居京師，遇張彥澤之暴，處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舊五代史考異）時桑維翰爲開封尹，彥澤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維翰，盡取其家財。

彥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當在京巡檢之時，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旗幟之上題曰「赤心爲主」，觀者無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山積。楚國夫人丁氏，卽少帝弟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立遣人載之而去，其負國欺君也如是。數日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卽出外斷其腰領焉。

彥澤與僞閣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季弟，暴屍於門外。及契丹帳泊於北郊，勳訴冤於戎王，時戎王已怒彥澤剽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彥澤罪惡宣示百官及

京城士庶，且云：「彥澤之罪，合誅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爭投狀，疏彥澤之罪，戎王知其衆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勳監決，斷腕出鎖，然後刑之。勳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其肉而食之。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五代史補：李濤常忿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

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爲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於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爲伶人詞曰：「太尉相恕，何不將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事滄州連帥劉守文，守文爲弟守光所害，遂事守光，署爲幽州軍校。及唐莊宗伐幽州，德鈞知其必敗，乃遁歸莊宗。莊宗善待之，賜姓名曰紹斌，累歷郡守，從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卽位，遂歸本姓，始改名德鈞。其子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

天成中，定州王都反，契丹遣惕隱領精騎五千來援都，至唐河，爲招討使王晏球所敗。

會霖雨相繼，所在泥淖，敗兵北走，人馬饑疲，德鈞於要路邀之，盡獲餘衆，擒惕隱已下首領數十人，獻於京師。明年，王都平，加兼侍中，頃之，加東北面招討使。

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又於閭溝築壘，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以備鈔寇。又於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爲形勝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案遼史：天贊六年，遣人以詔賜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七年，趙德鈞遣人進時果。蓋德鈞久在邊境，嘗與契丹通好也。（舊五代史考異）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封北平王。清泰三年夏，晉高祖起義於晉陽。九月，契丹敗張敬達之軍於太原城下，唐末帝詔德鈞以本軍由飛狐路出賊後邀之。時德鈞子延壽爲樞密使，唐末帝命帥軍屯上黨，德鈞乃以所部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至鎮州，率節度使華溫琪同赴征行，自吳兒峪路趨昭義，與延壽會於西唐店。十一月，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遣端明殿學士呂琦齎賜官告，兼令犒軍。琦從容言天子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於遼州，德鈞欲併其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唐末帝諭延光，疑其姦謀，不從。德鈞、延壽自潞州引軍至團柏谷，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度，末帝不悅，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朝廷繼馳書詔，促令進軍，德鈞持疑不果，乃遣使於契丹，厚齎金幣，求立以爲帝，仍許

晉祖長鎮太原，契丹主不之許。

及楊光遠以晉安寨降於契丹，德鈞父子自團柏谷南走潞州，一行兵士，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死者萬計。時德鈞有愛將時賽，率輕騎東還漁陽，其部曲尙千餘人，與散亡之卒俱集於潞州。是日，潞州節度使高行周亦自北還，及至府門，見德鈞父子在城闔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鄉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請大王速迎車駕，自圖安計，無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於馬前，高祖不禮之。時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於潞之西郊，遂鎖德鈞父子入蕃，及見國母述律氏，盡以一行財寶及幽州田宅籍而獻之，國母謂之曰：「汝父子自覓天子何耶？」德鈞俛首不能對。案通鑑云：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在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榆關〔二〕，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三〕？」德鈞俛首不能對。（舊五代史考異）又問：「田宅何在？」曰：「俱在幽州。」國母曰：「屬我矣，又何獻也？」至天福二年夏，德鈞卒於契丹。（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案契丹國志云：德鈞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國主釋延壽而用之。（舊五代史考異）



延壽，本姓劉氏。父曰祁，常山人也，常任舊令。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其邑，時德鈞爲偏將，獲延壽并其母种氏，遂養之爲子。延壽姿貌妍柔，稍涉書史，尤好賓客，亦能爲詩。案太平廣記引趙延壽傳云：延壽幼習武略，卽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爲意，嘗在北庭賦詩曰：「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聞者傳之。（舊五代史考異）及長，尙明宗女興平公主。初爲汴州司馬，

明宗卽位，授汝州刺史，歷河陽、宋州節度使，入爲上將軍，充宣徽使，遷樞密使，兼鎮徐州。及高祖起義於晉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伐。後高祖至潞州，延壽與父德鈞俱陷北庭。

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案遼史云：德鈞卒，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與薛史

同。契丹國志：會同六年，以延壽爲盧龍節度使。八年，南征，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

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案遼史云：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激昂圖報。會同初，帝幸其

第，加政事令。不言延壽爲樞密使。考契丹國志云：會同改元，參用蕃漢，以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與薛史同。（舊五

代史考異）

天福末，契丹既與少帝絕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導誘蕃戎，蠶食河朔。晉軍既降於中渡，戎王命延壽就寨安撫諸軍，仍賜龍鳳赭袍，使衣之而往。謂之曰：「漢兒兵士，皆爾有之，爾宜親自慰撫。」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已下皆迎謁於馬前。

及戎王入汴，時南北降軍數萬，皆野次於陳橋，戎王慮其有變，欲盡殺之。延壽聞之，遽請見於戎王，曰：「臣伏見今日已前，皇帝百戰千征，始收得晉國，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爲他人取之乎？」戎王變色曰：「爾何言之過也，朕以晉人負義，舉國南征，五年相殺，方得中原，豈不自要爲主，而爲他人耶？卿有何說，速奏朕來！」延壽曰：「皇帝嘗知吳、蜀與晉朝相殺否？」曰：「知。」延壽曰：「今中原南自安、申，西及秦、鳳，沿邊數千里，並是兩界守戍之所。將來皇帝歸國時，又漸及炎蒸，若吳、蜀二寇交侵中國，未知如許大世界，教甚兵馬禦捍？苟失隄防，豈非爲他人取也。」戎王曰：「我弗知也，爲之奈何？」延壽曰：「臣知上國之兵，當炎暑之時，沿吳、蜀之境，難爲用也。未若以陳橋所聚降軍團併，別作軍額，以備邊防。」戎王曰：「我念在壺關、陽城時（四），亦曾言議，未獲區分，致五年相殺，此時入手，如何更不翦除？」延壽曰：「晉軍見在之數，如今還似從前盡在河南，誠爲不可，臣請遷其軍，并其家口於鎮、定、雲、朔間以處之，每歲差伊分番，於河外沿邊防戍，斯上策也。」戎王忻然曰：「一取大王商量。」由是陳橋之衆獲免長平之禍焉。

延壽在汴久之，知戎王無踐言之意，乃遣李崧達語於戎王，求立以爲皇太子，崧不得已而言之。戎王曰：「我於燕王，無所愛惜，但我皮肉堪與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況他事！我聞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豈得爲之也！」因命與燕王加恩。時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

礪，擬延壽爲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燕王如故。案遼史云：會同七年正月己丑，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延壽本傳亦言其先封燕王，改封魏王，是延壽入汴時已爲魏王也。

薛史始終稱爲燕王，與遼史異。（舊五代史考異）

案：遼史載張礪擬狀，無「樞密使、燕王如故」七字。（孔本）戎王

覽擬狀，索筆塗却「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之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以其子匡贊爲河中節度使。

延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女爲繼室。先是，延州節度使周密爲其子廣娶焉，已納財畢，親迎有日矣，至是延壽奪取之。契丹主自汴迴至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下教於諸道，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是歲六月一日，爲永康王兀欲所鎖（五），籍其家財，分給諸部，尋以延壽入國，竟卒於契丹。案遼史世宗紀：天祿二年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薛史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起復其子贊，蓋傳聞之誤。

二年薨。考延壽謀自主，爲永康王所鎖，遼史爲之諱言，記傳皆不載。（孔本）

匡贊歷漢、周兩朝，累授節鎮及統軍使，仕皇朝，歷廬、延、邠、鄜等四鎮焉。永樂大典卷一

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張礪，字夢臣。案契丹國志云：礪，磁州滏陽人也。（孔本）幼嗜學，有文藻，唐同光初擢進士第，

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爲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禍奔逃，唯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服其高義。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十

三天成初，明宗知其名，授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於同僚，未有以對，礪卽托故歸於滏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論

情制宜，識者韙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百九十八。案：以下有闕文。礪爲戎王翰林學士。開運末，

與契丹居南松門之內，軒轡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胡用法如此」，豈能久處京師。」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屬僚。死之日，囊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六。

張礪，字夢臣，磁州滏陽人也。祖慶，父寶，世爲農。礪幼嗜學，有文藻，在布衣時，或覩民間爭競，必爲親詣公府，辨其曲直，其負氣也如此。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爲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禍奔逃，惟礪詣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皆服其高義。

及魏王班師，礪從副招討使任圜東歸。至利州，會康延孝叛，迴據漢州，圜奉魏王命，迴軍西討延孝。時礪獻謀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本

驍將也，任圜乃儒生也，延孝聞圜至，又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以擊之，延孝果敗，遂擒之以歸。是歲四月五日至鳳翔，內官向延嗣奉莊宗命，令誅延孝。監軍李延襲已聞洛中有變，故留延孝，且害任圜之功故也。圜未決，礪謂圜曰：「此賊構亂，遂致凱旋差晚，且明公血戰擒賊，安得違詔養禍，是破檻放虎，自貽其咎也。公若不決，余自殺此賊。」任圜不得已，遂誅延孝。

天成初，明宗知其名，召爲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僚，未有以對，礪卽託故歸于滏陽，閒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清泰中，復授尙書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學士。

高祖起于晉陽，唐末帝命趙延壽進討，又命翰林學士和凝與延壽偕行。礪素輕凝，慮不能集事，因自請行，唐末帝慰而許之。及唐軍敗于團柏谷，與延壽俱陷于契丹，契丹以舊職縻之，累官至吏部尙書。契丹入汴，授右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隨至鎮州。

會契丹主卒，永康王北去，蕭翰自東京過常山，乃引鐵騎圍其第。時礪有疾，方伏枕，翰見礪責之曰：「爾言于先帝，云不得任蕃人作節度使，如此則社稷不永矣；又先帝來

時，令我于汴州大內安下，爾言不可；又我爲汴州節度使，爾在中書，何故行帖與我？」礪抗聲而對，辭氣不屈，翰遂鎖礪而去。案遼史云：「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係，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舊五代史考異）鎮州節度使麻答尋解其鎖，是夜以疾卒，家人燼其骨，歸葬于滏陽。

礪素耿直，嗜酒無檢。始陷契丹時，曾背契丹南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怒曰：「爾何捨我而去？」礪曰：「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契丹主顧通事高唐英曰：「我常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輩。」因答唐英一百，其爲契丹主善待也如此。礪平生抱義憐才，急于獎拔，聞人之善，必攘袂以稱之，見人之貧，亦倒篋以濟之，故死之日，中朝士大夫亦皆嘆惜焉（七）。

蕭翰者，契丹諸部之酋長也。父曰阿鉢（八）。劉仁恭鎮幽州，阿鉢曾引衆寇平州，仁恭遣曉將劉鴈郎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守其州，阿鉢不知，爲郡人所紿，因赴牛酒之會，爲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其妹爲阿保機妻，則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於德光，故國人謂翰爲國舅。契丹入東京，以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以蕭爲姓，翰爲名，自是翰之一族皆稱姓蕭。契丹主北去，留翰以鎮河南。時

漢高祖已建號於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主，則衆皆爲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於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鞍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既立，不復爲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鎖之。翰歸本國，爲永康王兀欲所鎖，尋卒於本土。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二十五。案

遼史：翰後以謀反伏誅，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

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雍，累爲本郡諸邑令長。晞少以儒學稱於鄉里，嘗爲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於契丹，契丹以漢職縻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爲燕京留守，嘗於契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兵送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隨蕭翰北歸，遂留鎮州。漢初，與麻答同奔定州，後卒於北蕃。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案契丹國志：劉珂，晞之子也。尙世宗妹燕國公

注。（舊五代史考異）

崔廷勳，不知何許人也。

案：通鑑注引宋白曰：廷勳本河內人。（舊五代史考異）

形貌魁偉，美鬚髯。

幼陷契丹，歷僞命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契丹入汴，遷少帝於封禪寺，遣廷勳以兵防守，

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率軍趨河陽，廷勳爲行德所逐，乃與奚王拽刺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行德出戰，爲廷勳所敗。及契丹主死，遂歸鎮州。漢初，與麻答同奔定州，後沒於北蕃。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

史臣曰：帝王之尊，必由天命，雖韓信、彭越之勇，吳濞、淮南之勢，猶不可以妄冀，而況二安之庸昧，相輔爲亂，固宜其自取滅亡也。後之擁強兵蒞重鎮者，得不以爲鑒乎！彥澤狼子野心，盈貫而死，晚矣！德鈞諸人，與晉事相終始，故附見于茲焉〔九〕。

### 校勘記

〔一〕若引兵北向榆關 〔引〕原作「行」，據殿本、劉本、通鑑卷二八〇改。

〔二〕何面目復求生乎 原作「復面目求生乎」，據通鑑卷二八〇改。

〔三〕夜深生火折林梢 〔折〕原作「挂」，據太平廣記卷二〇〇改。殿本、劉本作「拆」。

〔四〕我念在壺關陽城時 盧本同。殿本、劉本作「我念在壺關失斷陽城時」。

〔五〕兀欲 原作「鄂約」，注云：「舊作兀欲，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

改，今恢復原文。殿本作烏裕。



〔六〕此胡用法如此「胡」原作「人」，據冊府卷七九六改。

〔七〕張礪……惜焉 八百三十八字原無，據殿本補，現低一格排。影庫本批校云：「張礪傳，永樂大典有全篇，校刊本補入。」傳中麻答原作滿達勒，殿本考證云：「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

〔八〕阿鉢 原作「阿巴」，注云：「舊作阿鉢，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

〔九〕史臣曰……茲焉 九十二字原無，據殿本補。影庫本批校云：「此後尚有史臣曰一段，校刊本補入。」

